
與你同行
Beside With You In 20 Years
陆芭 著
私秘档案倾诉凄美纯情
A dream from Heaven
Walking with you for 20 Years
A Dream From Heaven
两颗心灵 两个世纪 两方国度
與你同行
陆芭 著


陆芭 著
1992
1996
Accompanying With You
2006
2012
與你同行
超越时空 超越市俗 超越文本
31214641@QQ.com

与你同行

雨很碎，似有似无，可以不须在意。我仍撑着伞。在这种伞翼下，你很弱小，你感觉到一种宠爱。眼光闪了一下，对我的诡秘。你拧开黑皮质的小手袋，拈出折叠的地图，展开，纤手指在一角，黑发垂落又扬起。

“哦!我们在这儿。”

声调女孩般娇柔。是发问，是惊叹，也是一种激动，好像经历过一次探险。

其实生活平凡得无险可涉。若说险，我们眼前的山城够玄乎的，从这个角度看去尤其险峻，楼群如峰，危若累卵，真担心狭窄的半岛不胜重负。对着南岸我们长舒了一口气，至此才获得前所未有的松弛。也许，我们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涉险、一次灵魂的飞渡。早晨在宾馆里，大家此起彼伏地叫嚷，最后一天了，上街买东西去!你当然是被三番五次邀约的，你装出并不着急。他们从你的微笑里不会读不出内容，有的甚至为你的归属早定而绝望，仅仅是象征性的寒暄。走廊上渐趋安静。你站在窗前，这是最后的等待。美人儿!把你漫长的人生给一天属于我好吗?你没有许诺，却不曾失约。叫我怎不无限地感激。你穿着雅致的绿花丝绸套裙，唯一一次描了淡淡的眉。

“女为悦己者容。”在巴士站台，我说。

你噗哧笑了，弯下腰，又扬起秀发。“你好自信，非你莫属似的。”

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知道这句话的含意。那是在深山的一个地震监测站，黑夜的森林中秋虫啁啾，密集地包围着静谧。我和一位北京人聚精会神地对弈。其间来了位女郎，湿发飘散着芳香，她是从纺织厂摸黑来的，为了情人的幽会。我一声不吭，不管她“女为悦己者容”，也不管他“士为知己者死”，只管它“形为两眼者活”也。

“活了没沙?”你恰到好处地插了一句，这里面有说不出的幽默。

“平分秋色。也许是他方寸已乱。”

就这样边走边谈，很随意，也很讲究，吐出的几乎是书面语言，经过锤炼。城市的拥挤、城市的繁华、城市的形形色色在我们身边河水般流淌。

我们是从高高的索道飞越嘉陵江的，我们力求体验更多，时时经历新奇。谁也想不到，我们会撇开人群，走在江北僻静的下横街上，这使你终于放松了自己，显得自在多了，我们双双登上索道车厢像走进机舱，像身边的青年男女随便地站得很拢，更拢的是心灵的距离。我的手轻轻搭在你光滑的丝绸曲线上，贪婪地注视窗外，极愿意这时间定格成永恒。

云雾茫茫，江流滚滚，山城巍巍。短暂的滑行，像一只苍鹰掠过，像一阵风扫过。就在这一瞬间，我们怦然跳荡的心在共同呼唤。

此刻，当我们踏着江滩回头去看那跨江的索道，如同仰视美丽的彩虹。你仿佛还在彩虹之上，秀发飘拂，裙裾款款生风。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不下来呢?真傻。

2

这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如同我们生活的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这两条支流都发源于陕南，源头相距不远，却形成各不相同的品格。气质形象上嘉陵江酷肖长江，一样的雄浑，一样的汹涌，水色没有泾渭之分。也许是巧合，嘉陵江上游有个地名叫朝天镇，与下游入江口的朝天门遥相呼应。

朝天镇上面山势雄奇，关隘重重，有阳平关、棋盘关、龙门关。这是北上汉中秦川的传统要道，充满传奇色彩，古栈道遗址时隐时现。明月峡一带十分险峻，两峰夹峙，公路从绝壁上延伸，稍不留心车辆就可能跌入江流。此处之险比长江夔峡有过之而无不及，叫人惊心动魄，走出很远还心有余悸。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从书上听到过李白的惊叹。虽然现代公路的开辟减缓了行路之难，剑阁雄峰依然威风凛凛，“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是一片涌起的古海，石壁凝固了浪花的记忆；那是一次造山运动的遗迹，山谷堆满巨大的磐石。环崖走壁，深入群山万壑，将领略无限的奥秘。

从剑阁到梓潼，蜀道不再是想象中的凶险，而进入美妙绝伦的境界中。翠云廊!二百多里路上八千株古柏，闻所未闻的奇观。它由秦代、汉代、明代保存至今，长青的生命之树，成为千古蜀道真正的见证。一棵一棵巨大的柏树，苍老而矍铄，浓密的翠色把道路遮得严实，不见天日；清幽的香风袭来，浸透全身，令人倾倒。

跟你谈起川北，是让你更多地了解四川，认识这条河流，嘉陵江水系蔓连着多少雄奇的山川风物啊。那是一段孤独的旅行，风风雨雨中，一辆便车带我驰过泥泞的山道。你一定能够理解，这一趟旅行，有了你的伴随，我感到多么荣幸，多么珍惜这分分秒秒。

“不急于过江，再等一班船好吗?”

“我们总能想到一起。”

“没有那种被绑架或劫持的感觉?”

你又被逗笑了，掠了掠秀发，鞋尖向前踱去，不置可否。江滩很寂寞，只有一艘轮渡趸船、一只载煤的木船。嘉陵江二千多里的奔波奋斗，换来的竟是这么平淡的结局。我有点为之不平，进而担心我们的结局也会这么平淡。我们又一次谈到宽容，嘉陵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长江，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任何喧哗，有的只是它疲劳的喘息。许多事物结局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进程；只要我们真诚相处，这就足够了，结果怎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站在这里，我们两个人向长江和嘉陵江倾诉些什么?或许就这么站着便内涵丰富，不须置言。最好还是能寻找到什么，留作纪念。

你弯下身去，秀发垂落成瀑布。对一切都感到新奇，这是你充满青春活力的表现，你的眼睛一定会有所发现的。

“哦，太好了!太绝妙了!”你略显夸张地叫着，那么投入，那样地进入角色。

3

你的声声叫唤载满旅途。你随时在制造气氛，像电影里的女主人公沉浸在剧情里，自然地充当自己喜欢的角色，运用舞台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也许只有在风景胜地你才能有这种艺术表现。其实在每个群体中，各人的角色都是确定了的，不能改变，不可位移。一开始我们并没有留心这些。

宾馆的第一天早晨在清脆的鸟啼中醒来，半夜雨声密集，冲走了满天繁星，洗出了这清凉世界。我们的脑子和胸腹整个地被换过，充满宁馨的朝气。

早上好!姑娘。你穿着那件紫色偏蓝的高领长摆裙，从石阶上走来，足跟像啄木鸟奏出一种节奏。为着这清新的早晨圣洁的早晨你也许兴奋得一夜没睡，你的手上捧满了白色的栀子花，每一枝结实的花苞里都含着你的祝愿。

我没有接受你的馈赠，你把鲜花送给了每一位女士，而把诗意传导给了大家，连那缺牙的半老太太接过这花朵时也焕发出少女的微笑，空气随之变得芬芳而甜蜜。

序幕徐徐拉开。

后山笼罩在雨雾中，每座山岭都披挂着水柱，奔泻着瀑布。味江河塞满激流，一改昨日的娴静而变得狂暴。雨水在歌唱，而且是最卓越的歌唱家。

那雨只是让人感到湿润，并不滴落在身上，把雨伞撑开也行不撑开也行，都是一种风味。所行之处，小路栈道、沱潭涧溪、曲桥短亭、深林异石，无不以原始自然为美。大家在

金娃娃沱、龙隐峡栈道、五龙沟一线走走停停，举步徘徊；或惊叹不已，或议论不休，尽情品味，为之倾倒，欢乐的笑声不绝山谷。

在这移步换景层出不穷的境界中，我们忘却了遥远的城市，忘却了曾有过的忧虑和烦恼，觉得走在景物中的人都那么美好、纯洁。我往往喜欢走在最前面或掉在最后面，独自参悟，少受人声扰乱。因此，我没有注意你的去向，你大概也没在意我的行踪。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有时会自惭形秽。

来到世外桃源“又一村”，大家歇下来喝茶，偏偏是你坐在庭院里缝补着一位男士倒霉的裤子。你穿针引线，满脸正经，只差用歌剧《江姐》里“绣红旗”来伴唱。你缝啊缝，一直缝出孟郊“游子吟”诗意来你才善罢甘休。当时我在旁边纳闷，为什么你在哪里都唱主角，而别人只有作陪衬的份儿呢?

从五龙峰翻过去，山道既阻且长，我们开始不离左右，频繁接触。路上嫣红的浆果可爱地闪耀，天空自由的小鸟愉快地歌唱。眼前多少奇花异草，身在植被丰富的宝山我们目不识丁。我抓了几颗果子放进嘴里，对别人说，“这是草莓。”

你说，“哦，可能不是，它叫蛇信子什么的，不能吃。”“是草莓吧。”我有些犹豫。

“那就是野草莓，嘿嘿。”你野性地笑了。

几个人边走边谈，你时而喜鹊般叫着有新发现，时而羚羊般跳跃着去采摘。你看见一株长着紫色果子的藤蔓，宣称这儿还有葡萄。一位同行者谛视探究良久，摇摇头。我调侃道，“既非正宗，就称它为野葡萄吧。”于是你的手袋里收容了诸多称之野黄瓜、野豆角、野杏子之类的果实。

观音岩瀑布水从山缝清亮地流出。沿飞泉沟美丽的清涧下行，你被石上栖息的飞鸟、水里麇集的蝌蚪吸引，你极想在这儿自由地呆一下，去寻找几枚石子。忽然你又喊叫起来，远远指着一只横瞪眼睛的螃蟹：“喏，那只石头上。”我从路边跳下去，一脚把那小家伙踩住，用手逮着。你像小孩似的喜欢它，却不敢接，让我带回去。第一天出游，就小有所获。

这天的黄昏你又刮起旋风。饭后大家都在走廊上闲聊，你发现一只机灵的小鸟飞到桔树上，你要把它捉住。没发任何号令大家都帮你捉，一个个表现十分英勇。小鸟居然被俘获了，并且无可争议地属于你，有人还为你送来了鸟笼，配备了鸟食。你像位公主生活在大家的宠爱中。如果还抓来一条鱼，和螃蟹养在一起，你就俨然荣任海陆空三军司令了。小鸟并没有对你肃然起敬，它一个劲地叫唤着。这时又是你发现那黑瓦屋顶上有一只鸟在回应着叫唤。你说，“它的妈妈找它来了，太可怜了，把它放了吧。”眼里竟湿润着。

我没参与抓鸟，对你的良心发现表示赞赏。你充满歉意地开笼放鸟。两只鸟迅速地向味江河那边飞去，它们像白头翁，有人说是点水雀。

两只小鸟为什么是母子而不是夫妻呢?有人说这句玩笑话也许更有道理。大概是因为你联想到家中的孩子，动了慈母之心吧。你更多地表现出一副豆蔻年华的样子，谁相信你是一个年轻的母亲。

无独有偶，这天我也有所发现，在土坡上拾到一枚铁制古钱，没法考证它是不是北宋初年本地茶农王小波李顺起义政权发行的“应运通宝”。

现在想来宛如梦中。

4

那只白色的小鸟从你的手上飞向了哪里?周围都是青翠林色掩映的神秘深山，可惜不能去自由地踏勘。游览后山的第二天，上午安排去锅圈岩下的王小波李顺纪念馆，下午为休息娱乐时间。

“今天有什么安排?”早晨在石阶上相逢，我们一起看远处雨后游荡的白云，指点轮廓

极像卧佛的青城诸峰。记不得是你还是我向对方这么探询，无异于邀请。

当然是由我来安排了。我们悄悄离开安静的宾馆，走过湍急味江上的大桥，绕过一间古老的水车磨房，向烟雨蒙蒙的原始村落走去。我们那样年轻，像雨中清新的空气，你的红裙子在葱绿的川芎地上鲜艳而芬芳，给自然的山野点缀热烈的色调。

此地旧俗，媳妇定亲后就可住在夫家，待生了小娃再一起办酒，谓之“双喜临门”。前往的这家姓赵，正为新生的女儿办“红蛋酒”。我上午和昨天独自来过。

这是山里人的节日，也是方圆几里的喜庆。全村人都忙碌起来，院里、厢房、堂屋、厨房满处是人，至少有二十人在喜气洋洋地洗菜，切菜，烧火，掌勺，上甑，捣花椒；还有的洗碗，备桌椅，照应场面。人声嚷嚷，热气腾腾，就像王小波李顺义旗招展下的山寨正大行犒赏。你双手合掌，为这突如其来的宏大场面惊呆了，为我变戏法似地打开了一面民俗风情的画屏而叫好。你大开眼界，见识了什么是山里人的气魄。你显得颇为从容，像前来采访的记者小姐，微笑着向每个人贺喜，吸引了所有的目光，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黄柏木板壁上墨写的贺词洋溢成三月的桃云，大块的劈柴伴着愉快的裂响在灶膛熊熊燃烧，鸡蛋和大米充盈仓廪堆积如山，青色的篾笼装不下娘舅家送来的祝福，每只鸡都壮健而硕大，一只吉祥物“长命鸭”嘎嘎地叫唤，宣示着古老的生殖图腾。闪悠悠的扁担晃过了村头的黄桷树，一声叫好，众后生赶忙迎出柴门，接应贵宾登堂。两挑红白相间蛋米，一担花花绿绿衣裳。没有繁文缛节，只有喜上眉梢。宽阔的披厦搭好，粗放的桌椅摆开。吆喝声中，花生红果四道摆盘、五凉菜、五蒸菜、九炒菜、三汤菜依次摆上第一轮次二八一十六桌酒席，缺牙的红领巾和无牙的白头帕筷箸交错，桌子下黄狗也啃啮有声。按照惯例，酒席散后女家人将带走一只“回路鸡”，给外公兄弟们准备的红纸包好的“喜饭”里，装着尽是肥肉和感激。

这具有原始民族遗风的部落聚餐集中地宣泄了山里人的热情，表现了他们的勤劳、纯朴和宽宏大量。你为他们所感动，你职业的本能使你俨然如南丁•格尔，去产妇床边询问母女的健康状况。孩子是在家里娩出的，女人还没有恢复失血过多的虚弱，对你的关怀由衷而勉力地笑着。你被满屋的女人包围，而我只能退避出去。过了一会，你出来了，说主人央求我们给娃取个名字。

我们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郑重，离开喧闹走向黄桷树。我们对着雨中的青山思考，这个幼小的女孩长大之后，也许山里的闭塞落后会结束而走向现代文明，但她永远会葆其大山的天生丽质。我们的命名很快得到她们的同意，并呼我为娃的干爹，叫随我姓，还说干爹应该把钱。不愿冷了大家，我掏出钱来，众人都大声喝彩。

怕山里人把我们灌醉，我们再三告辞了。这是一场愉快的经历，踏着湿润的碎石山路，我们并肩而行。两把伞，一左一右，一红一黑，如开着寂然的花。

5

可是那天我还是醉了，醉在山里人豪情的渲染中，醉在自己固有的真诚愿望里。

我想在这次难得的旅行中率先创造出一种和谐而热烈的气氛，让大家亲密无间，互相友爱，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生活在与自然风景相和谐的美妙心境中。前几天的情况太平淡了，应该掀起一点波澜，请酒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狂放过了。最终我还是过量了，头有些发晕，举止有些失态。我醉倒在自己的渴望里，我四进四川，这一次也该醉了。

气氛很活跃，酒的气息在舞厅旋转，在每个房间飘荡。我仍然支持着，在别人陪同下摸黑到河那边的赵家去，为了实践对山里人的诺言，也为了看看晚间的场面……跌跌撞撞回来，院里只有鼾声与虫鸣伴奏了。

桌上摆着一碗醋、一张字条。

您好!阁下的尊容简直惨不忍睹，以致感发了吾辈仅存之善心，特送来食醋一碗，望笑纳!

古往今来，尽管醉汉的姿态各有千秋，可您仍超凡脱俗，独树一帜，空前绝后……

又及：别忘了睡前服下琼浆

阅后我忍不住大笑三声，一口吞之，吞下你最初的幽默和关照。我何醉之有，怎不明白你在入睡之前还担心着我，去厨房讨了这碗解酒的陈醋，这仅仅是你的职责吗?

没有料到第二天从灌县回来，你也请酒，这固然令我吃惊你超乎寻常的慷慨大度，也为你如此破费而惋惜。我坐在那里毫无酒兴。看你风度翩翩地主持酒宴，后来又以个人名义邀请大家参加你精心筹备的活动。这种联欢会具有浓厚的大学生色彩，猜谜、唱歌、读诗、知识问答等等。你的临场发挥和良苦用心都无可挑剔，你青春洋溢的姿态感染了别人。可惜人员的结构参差不齐，不可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几位尊贵的女性，你的光芒似乎灼伤了她们的自尊心，悄悄地走了，不肯捧场。这更加重了我的悲哀。

那天晚上我独自出门，在山道上走了一会。群山黛青，月轮昏黄，云的河谷横亘空中，夜色之美难以描绘，我怅然若失的心情也无从倾叙。每个孤独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即使在一群人中也难以找到一个知己。

归来时你又出现在我的房间，你刚从旋转的舞步中走来，是兴犹未尽还是惦记着什么。作为白衣天使，你有理由走遍每个房间问候平安，让大家都感觉自己是上帝的孩子。除了对你职责的赞赏和人格的倾慕，我们还能有什么非分之想?

哪曾料到，无论旅途的宿营地移向哪里，你都会像长庚星一样闪亮地如期出现。

6

你小小的手托着一颗小小的卵石，深褐色的，圆润闪光。你如此重视自己的发现，像端详着辉煌的钻石。我看不出卵石上隐藏着什么玄妙，你立刻成了我的启蒙老师，指着白色的纹路说，“喏，你瞧这不是一个个仙女?像敦煌的飞天。”

“哦，是的，不过比较抽象。”

我未必已读懂，却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为你的好感觉。

你娇嗔地说，“你很狡诈。”莞尔一笑，又束了束头发。这时有一对青年情侣走来，在滩上坐下，面朝对岸的雾重庆。

从地图上看，重庆半岛伸入两江交汇处，真像隶书“巴”字那最后的一笔，说得更形象些，它像一颗辣椒的尖端。这比喻差点没叫你打喷嚏，你说你最怕辣了。不吃辣椒，能说你到了四川吗?对四川的认识应该是整体的，全身心的，不仅要从视觉、听觉、嗅觉上，还要从味觉上。

轮渡呜呜地叫着，浮出水面的山城为之抖动，淡淡的薄雾中，山城像一组庞大的特混舰队，而朝天门是它劈波斩浪的船尖。

我们的说话淹没在嘈杂的川音和嘈杂的川水里。我们完整地体验重庆，走过隧道，飞过索道；现在又在它的轮渡线上，和市民一起拥挤着下船。

朝天门!我真想大声呼喊。人不能两次经过同一条河流，在这里，每走一步，每过一秒都是永远的结束，不可挽回，我们得到了一切同时也失去了一切。

许多人在摄影留念，背负满江激流。我们一步一步迈上石阶。鞋里扎进了点东西，你搀着我，让我踩住你的脚，拿出指甲钳把它夹出来。在旁人眼里，我们是何等恩爱。生活是不可逆转、不能假设的，我们设想过许多种“假如”：假如时光倒退，假如……却一个也没有说出口。

走出芭蕉园、东正街，上打铜街，我们闹中取静，去罗汉堂放松一下。尽管它被市廛拥挤得很少禅意，也不能冷落了它。一路经过多少寺，崇安寺、万年寺、报国寺……你每处都要施舍叩拜。你为一脉单传的夫家生了个儿子，相信是菩萨在保佑。善良的人是应该得到保佑，。神明知道我俩的心事，知道我们的真诚，只不肯说。我们相互坦然，非常愉快，各自还了一个共同的心愿。

这短暂的一天已经拥塞了太多的记忆，接下来该寻个桌面进行策划已久的内容了，这是今天的保留节目。

沿街的火锅店生意兴隆，五一路有家“老地方”饭馆，名字叫得别致，我们靠拢去。“就在这儿，好吗?”坐下后我说。

你含笑点头，显出绝对的夫唱妇随言听计从。你说，“有句格言，女人最不聪明的是在不需要表现聪明的时候表现了聪明。”

“谁的格言?”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的。”

我去点菜回来看你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望着血盆大口似的火锅，有种临战前的紧张，眼睛无助地湿润，像驯服的羊羔。

火锅架在天然气灶上，锅里有井字形格子，煮满目前刺激性最强的佐料，像液体的火焰在熊熊燃烧。

“重庆的火锅。”大战在即，我编个谜语，松弛松弛你的神经。

沉吟片刻，你一语双关，“拿(辣)我开心吧，嘿嘿。”道破天机似地朝我笑。

“很精彩。我想的是‘九州方圆’，打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

你我都笑了，很惬意。

九州方圆里分别放下鸭蹼、鸡肫、牛肝、豆皮、黄花、鳝鱼、血旺等。刚摆开架式，又来了三位四川人，两女一男，大模大样坐到方桌边来加盟。入乡随俗，不得不赶快迁都，把刚才放下去的拈起来，归并本土，互不侵犯。中间的天元要地，权作公海，谁都可以去打鱼捞虾。四川人见我俩如此坚壁清野，大大咧咧地笑了，摆出一副秋毫无犯的样子。“一起吃吧，没啥子关系。”

没关系?我俩交换了眼神，对这种吃法瞠目结舌。

五个人热火朝天地吃起来。原以为各据一方，相安无事，不料在我们节节败退的时候，他们竟攻城略池，任意下菜，战火四处蔓延。最后也分不出谁是谁非只顾欣赏他们吃得有条有理，谈得像川剧道白。

吃火锅不光是吃，重点是侃，是摆。那男的姓邝，旷达得很。两个女的都挂黄戴金，如花似玉。我说你们重庆女娃这么漂亮，凭啥子让涪陵的刘晓庆独占影坛上十年嘛。他们宽容地说，光漂亮不行，还要演技高啊。问她们青春多少，原来是妯娌，小娃都上学哒。你在一边窃窃地笑，用餐巾纸擦着额上的汗。

这顿火锅吃出了味道。打扫战场时，发现忘了吃鸭蹼，格子里不见踪影，恐怕早化为乌有了。四川人笑我们没经验，说多吃几回就会了；换一个星期的肠肚，才能习惯。

你恨不得逃之夭夭，被麻辣得死去活来，灵魂出窍，舌头早已不知去向，全身火辣辣地难受。

从今以后，你见到辣椒就会想起重庆的火锅，想起火锅就想起谁跟你在一起。这叫“火锅效应”。

“你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让我刻骨铭心。”在小巴车座里，你靠着我的肩，喃喃地说。

我们不是同年代的人，你没有经历过苦难，没有像我们那样在黑夜里哭泣过，在泥泞中摔打过。但我觉得你的人生经验很丰富，你的成熟缩短了我们间的心理年龄。尽管你可以和同行的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正如泰戈尔说的：我和每个相交的人都是同龄的。可你更愿意跟我待在一起，在自认为不年轻的我和青春焕发的你之间，你的引力更加强大，使我在整个旅途中倾向年轻。

前山之行也是非常惬意的，它超出了我的意料。同后山相比，它毕竟更具有仙风道骨，更具有名山的气魄。如果把前山后山分为孪生姐妹，后山有小家碧玉之野趣，前山有大家闺秀之高雅，她们共同构成了无与伦比的国色天香。青城天下幽，我们冥想的天国，我们憧憬的精神境界何尝不在这里。

“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从冷凝亭开始，走天师洞，穿投笔槽，上龙桥栈道，至祖师殿，过朝阳洞，直达上清宫。我们经历的是亿万年前造山运动中由海相变为陆相的沉积环境、白垩纪砾岩节理形成的奇特峡谷和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常绿林区的茂盛植被，还有凝结着历代工匠勤劳智慧的宗教人文景观。自然的天设地造、人为的巧夺天工，无不令人五体投地，咏叹不已。沿岸攀壁，亦步亦趋，我们如飒飒作响的绿色草木，一呼一吸着大山的精髓、天地的灵气，心胸如水过滤净化，剩不下半点尘埃。沉醉山林，目不暇接，专注这分分秒秒的感受，顾不上去留心人际。这一天我和谁也没甚交谈，离你也远，只是把路边小女孩手编的草蝈蝈送了一只你。你大概也不愿有人惊扰你心灵的宁静吧。

对这里的依依难舍之情随着时间的减少而剧增。最后一天我们恨不得张开翅膀飞遍那三十六峰，一百零八景。天气也一如往日，一夜雨声，天明即晴。我们利用自由活动，随心所欲去游玩，选择的路线正是你向往的寻仙沟。在我钻进沙坪镇上的一家小茶馆帮别人物色天麻时，没注意你竟沿山路走了很远，你的黄裙子远远地闪耀，像勇敢的旗帜，辉煌了我的期望。

那是一段未开垦的处女地，很少有人去过，这正迎合了你喜欢探险觅奇的心理。你稍稍有些为自己的单独冒进如此之远感到后怕，额上沁着细密的汗珠，转瞬为我们的会师而兴高采烈。快乐的笑声如流水淙淙，袅袅不绝。

“哦，太美了，太绝妙了!”那山谷回荡着你忘情的呼叫。你敏捷地在石径上跳跃，忽而惊飞一只山雀，时而惹醒一朵野花。有一块沉闷的何首乌没藏住，也没能逃过你的眼睛，你拾起山神的馈赠而喜形于色。

这是一条艺术的长廊，充满神秘的智慧，充满新奇的启迪。勤劳的山民就地采取红砂石，一块块铺成刻凿花纹的五彩路；一道道石桥护栏也凿出猴桃莲瓜来，造型朴拙，妙趣横生。更多的是木桥，皆以红杉树构造，留节带皮，保持自然本色，与山水浑然一体。桥面的直排横铺构思精致，绝无雷同，树枝余料也派上用场，拼结成菱形、方形、圆形的图案，变化奇妙。桥的扶栏以树根为饰物，如虬龙飞跃攀附，跟桥下溪涧相映成趣，形神兼备，叫人叹为观止，同时对开发者们肃然起敬。

人工创造与自然天成的景象在这条峡谷中伯仲难分。长长的石涧槽，白水顺崖冲下，如特意架设的渡槽；关门石品字形堆垒，从下钻过又复缘其上，像登临关隘城堞；尤其叫绝的是那面滴珠岩，一幅画屏，不以磅礴取胜，细腻秀美，为天然极品。左边水从青苔间慢慢渗透，如雨在骊马的背脊滚动，散成亮珠；右边细流飘逸，马尾凤翅尽可比拟，妙不可言。

“这是上帝创造的一天，我们将尽享其乐。”(圣经《诗篇》语)可以想象，我们在人迹罕至的绝景中何等地得意忘形、纵情恣肆，我们的辛劳得到巨大的报偿，我们的真诚也有了完美的见证。

真想就这样走下去，一直到云深不知处。路几乎没有了，被雨水冲下的稀泥掩没。被清脆的钢石相击的声音召引，我们循着陡坡，找到了神仙洞口。

几个小伙子在凿石掘土，想疏通洞口，完成这一景点的开发。洞口极窄，从里面不断喷散出冷气，凉飕飕的。你抱住胳臂，弱不禁风的样子，眼睛像被泉水洗涤过，闪着冷艳的光泽。

我们请戴矿灯的小伙子带路，也揿亮携带的手电筒，迎着凛冽的阴森，钻进洞去。我们不知哪来的胆魄，也许是相互激励的作用，一加一从来是大于二的。

洞实际上是封闭的峭壁夹缝，且作梯级状向上延伸，每级高低不等，让水流侵蚀成锅灶状石潭。隐约看去岩石呈黄色，光滑无苔，盛满清澈的地下水。水冰凉彻骨，开始还能垫着石块或木柱慢慢行走，后来水深且急，不能通过。向导在前面等待，你毫无退意。我脱掉鞋，咬牙踩进水里，将你驮在背上，手足并用，蜗牛般前行。在艰险恶劣的环境，在大山深暗的腹中，我感到那颗热烈的心不仅为自己也为你而搏动着，强有力地搏动。你以整个的绵厚温柔扑向我，扑向刚健的骨架，扑向真诚的信赖。

啊，这一刻我愿意同你凝固成雕塑，成不朽的化石，深埋在这儿，只让大山知道。

你挣扎着下来。前面是一道陡坎，哗哗的水流绳索般下垂。我攀援上去，回头拉你，你好紧密地握住我的手，爬了上来，没有出现可怕的担心；如果失手滑下去，那将夭折这一段旅途人生。

我好感慨，黑暗中看不清你，只听到你的娇喘。

“冷吗?”我说。

你没有回答，低下头，侧过身去。

剩下的只是沉默，大山深处的沉默，没有任何语言。

不知攀登了多久，你才同意回去。这奥秘实在没有穷尽，还是迷途知返吧。这时有一位僧人出现，神情魔鬼般坚定，只身穷进，不知所终，或许羽化成仙了。

向导领我们下山，走几乎被荒草掩没的石径，到地名叫“双磨”的山里人家。木屋黑瓦的吊脚楼，野蜂嗡嗡地飞来酿蜜，乌黑的火铳边张挂着松鼠皮，唯一的女人正在刷衣，她的整洁俊秀令人吃惊。我们在一张大方桌边坐下，听烧火做饭的男人说，此地女人难买，花一万元也不容易，光棍汉多。不知在洞口干活的那些后生都是不是光棍，他们随之下来吃饭，一个个呈褴褛之状。

顺坡下山，有狗吠和鸟鸣伴奏，有川芎和麦子相随。我们忘记了这是风景名胜区，而接近了野山野村的意趣。一路不知谈了什么，记忆最深的是你溪涧般顺山而下的笑声。连小土地庙里供奉的石像你也不忘记躬拜，那片被草木掩映的宋明古墓更引你兴趣。我们叩开挂着鲜红桃符的柴门，请一位老人带我们找到一间古墓，果然见识了这里传统文明的悠长深远。走出川芎地，你让我把你从高坡抱下来。

“山前山后溪水响，云内云外涧鸪啼。”寻仙沟之行，上山下山，我们领略了两条不同的路，充满新奇感，你十分满意。

晃荡在味江的铁索桥上，我仰身躺倒，久久不愿起来。让天上的白云、桥下的激流载走我吧。

你把那根竹竿扔进河里，任它漂去。你说，它一定会流到下游的家乡。

9

今夜，在山城的最后一夜，我多么希望和你在一起。不知道谁还有这份强烈的心愿。晚餐的时候，你消失于桌面上。人们非常敏感，就像达·芬奇的代表作《最后的晚餐》里，耶稣宣告自己被叛徒出卖而打破了晚餐的平静气氛，引起门徒们的骤然波动。只有我像犹大

一样心怀忐忑，知道你可能是被火锅折磨得五内俱伤。你去哪儿了呢？

我匆匆扒完饭，为你挑了几样菜，端着两只小碗离开座位。众目睽睽之下，这意味着什么？

旅行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看夜景。枇杷山公园的黄昏非常缠绵，人们像等待着出阁的新娘即将展现她的珠光宝气，焦急或耐心地散步，围聚于亭阁树丛间。晚风带着湿意清爽怡人，耐人品味，恍惚间忘记了这是在山城之巅，仿佛置身于阿尔卑斯山脉的瑞士或其他世界名胜。越是美好的记忆越充满遗憾，我一直默默地注视着你，期待着你。正如你说过的，因为你，我失去了对景物应有的观察和感受。这不足为惜，你是最美的风景!

星光升起来了，密集的、灿烂的灯海，像从极远处飘来又像从极近处飘远。闪闪烁烁，迷迷离离，像黄熟的枇杷，像晶莹的荔枝，绽放在满山遍野。我们被它吸引，向它飞渡，极欲沉浸进去，取次花丛，寻觅跳动的心灵、脉脉含情的眼睛。哪一颗是我，哪一双是你?

啊，山城之夜如果是一顶璀璨的皇冠，那一定是戴在你的头上的。

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有过短暂的对话。

我还想请你多站一会，你软绵绵地说不敢，又抿了抿溶化在夜色里的黑发。

无可奈何。

你的最后的良宵伫立在宾馆的台阶上，孤独无语。这时有位男士试探地邀请你到卡拉OK 厅去度过哪怕一刻钟的黄金时间，你巧妙地婉拒了。既然你给人温柔，也注定要给人冷酷。那一夜耿耿难眠，觉得夜像黑森林漫漫没有尽头。黑森林是你弥漫的秀发，是我挣脱不出的无边的网。早晨是梦幻的延伸，我梦游般推开你的门，如梦方醒的小白兔，哪能逃出窥伺一夜的激动和颤栗。

10

在旅游的全过程中人们都处于微妙的心情，像岷江上漂流的浮木被猛烈地冲激着，不能保持原有平静，只有相互撞击，有的搁浅在石滩，有的相携前行。江河横溢，各行其道，把一切纳入新的排列组合。

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就把我和你联系在一起，我们注定不能逃出大家的视线。不知道他们怎样看待我们，有默认有预感，当然不会有祝愿。客观上，我们别无选择，我需要你正如你需要我，没有你，我好孤独；没有我，你好失落。

我能够压抑自己，在你是大家的需要的时候，我可以退避三舍，但那是换一个角度，从远处注视你。你身边稍稍出现空当，我就会像优秀的自由中卫来迅速补位。我的压抑是一种坦然，给你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时间，最终的结局则听其自然了。因此，沿路行车我们没有坐在一起。但是，当汽车从成都出发开向峨眉，经过这最精彩的路段，我一定要与你同行。

昨夜一如既往，你敲门来到我的房间，见有旁人，看看我手上的“伤”便走了。我一夜多梦，几次想给你写点什么，都被理智克制住。所以，把我俩的行包一起放在座位上居然是我酝酿了一夜的计划。

天空晴朗，正好远行。大客车镀上阳光，窗外吹来平原的风。岷江流域河道纵横，土地富庶，且有高山环峙，民族交流，必定会产生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智慧的人民使这片土地充满神奇，视野尽是崭新的景象，流淌在我们共同的目光里。

经过双流县白家时，路边有一道站牌上写着：“今天借你一碗水，明天还你一桶油。”这句话直接取自司机的口头语言，含有为人处世的精辟。由此我们一路谈起宽容的话题。四川本来就是一片博大包容的古海，形成盆地后便具有兼收并蓄的气度。正是这种像新津县的五津汇流的宽容，才会在彭山县诞生心宽体健的彭祖——中国传说中最老的寿星，才可能在孕奇蓄秀的眉山的土地上养育出文史儒理的集大成者苏氏父子。

三苏祠到了，就像即将会见我们崇敬的一代宗师，轻轻踏过深重的门槛，心情顿时有几分庄严、几分肃穆。这座在苏家故宅上延续的眉山书院保存良好。古木修竹、绿水荷塘、楼台亭榭、层檐叠瓦，蜀中特色的园林布局叫人赏心悦目。你更着意于那楹联匾额的翰墨书香，时时停下来，掠一掠墨汁般浓黑的秀发，对着它们沉吟再三。“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尤其是作为词家的苏轼才华横溢、潇洒豪迈，能够在他的故居感受他的学养道德真是三生有幸。

草坪上那尊东坡雕塑，诗人气度很浓，可也未免老态了一点。他三十三岁才离开这座庭院，走出四川，风流天下。豪放的苏东坡也有过爱情的忧伤，那位十六岁的少女王弗曾经在故乡的河流边陪伴过他。王弗美丽贤淑，“敏而静也”，可能被移植于传说中的苏小妹身上。可惜王弗二十七岁病逝，留给苏轼最深的印象是那“小轩窗，正梳妆”的倩影，以及“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无尽悲哀。在车上你给我背诵了那首回肠荡气的《江城子》，你特别记得它，也许是这位才女与你同姓并有着同属于十六岁的初恋吧。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至乐山就进入文章的高潮了，它也是我们这天的情绪高潮。“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站在凌云山上看去，大渡河和岷江愉快地拥抱，构成长江的最初一段峥嵘岁月；过往船只深长地呼叫；乐山城如漂浮的排筏逐浪而来；巴山蜀水都在唱和着纤夫船工们的川调，只有博大的胸襟才能展现这样壮阔的情怀。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它的无比伟大，使我们看到了平凡，平凡一如四川的劳动大众，他们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自身。大佛周围的栈道钻过我们的身影，像渺小的蚂蚁爬过如椽大树。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大概透彻地悟到人生，即与人无所不容，凡事付之一笑了。人生大旅行，旅行小人生。不是么?

下午五时许，我们进入峨眉山下古朴的县正街，结束了内容丰富的一天游览，无限满足。分配住房时，我随便口占一句上联：作家画家美食家都是旅行家。你被分到了我的对门，放下行包即来应对：眉山乐山峨眉山皆为锦绣山。足见你思维的敏捷、心情的愉快。

11

峨眉山的第一天印象被掩没在雨雾中。万年寺滴落的雨点映衬古寺的神秘，还能觉出雨行的韵致。而山顶的风雨迷雾，即所谓法雨宗风、银色世界，使人忘记这是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峰，以为自己在海底。索道缆车像潜水艇巡游水中，树林像珊瑚草移动，我们睁大眼睛俯看，恍若梦境。金顶在几年前的火灾废墟上重建，仙气荡然无存；至于佛光，恐怕也是子虚乌有的事。

好在第二天的旅行，峨眉山才真正展现它的自然本色。那是玩得最尽兴的一天。

巴山蜀水，是对四川的统而言之，却概括了巴蜀两地相对不同的特色。以岷江、沱江和都江堰为网络的川西地区，确实是以水为主旋律。雨后的峨眉山更是水的世界。

从两河口登山，一直行走在水的绝唱中。碧绿的水挟带着满山的浓荫，从藤蔓丛生的渠道奔涌，从宽阔洁白的石滩翻滚，从每一道山岩每一棵树梢飞流直下。争雄怒搏的白龙江和黑龙江，一起汇聚于清音阁牛心石，逼出金石丝竹的混响，清音不绝。一线天栈道也悬在峡急势束的涧水上。到万源桥，水声震荡空谷，间或传来一阵阵蛙鸣，山蛙奏出奇特的琴韵，比昨日在万年寺听的更响亮、更密集。猴子在路边恭候多时，树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灵性。瞪着炯炯的目光，发出吱吱的叫声。那些幼小的猴子特别逗人怜爱，它们倒挂树枝上从你手上取食，你像幼儿园阿姨对它们拍手。那一刻，我从你的眼睛发现了在孩子面前才有的母性的慈爱，你秀发覆盖下的微笑，温柔如鸟语花香。

一支四川民歌一直在我们周围回荡：

“走过一山罗儿，又一山哦——郎罗

这山去了郎郎扯，光扯，

那山来哦——郎罗——”

这天你穿着网鞋、棕色的踩裤和白底黑点的 T 恤，你孩子似地欢叫着跳跃在山道上，露出久违的天真烂漫。我们不能梦游得太远，时间永远是无形的枷锁。只有在这旅途的终点，以满山的翠绿为背景，摄下最后的记忆。

下山路上与成群结队的香客不期而遇。他们的一支据说是从遥远的荣县走来，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胸前别着黄布黑字的标签。

我说，“是你们村来的，你家奶奶说不定也在里面。”

你看到那标签上果然写的是“王村”，忍不住笑了。“哦，他们也有组织的呀?像你们的作家协会什么的，是吗?”

我想擂你一拳，为你故作正经的挖苦。你从来不放弃表现你的机智。

水好，山好，树好，人好。我们放慢节奏，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感受更多。

我们双双站在日本友人建造的诗碑前，阅读一个神奇的故事。

一八二五年冬，一根篆刻着“峨眉山下桥”的桥桩，流程六千多公里，通过对马海峡，由日本海激浪卷进能登半岛，漂流到日本赵后宫川浜。桥桩是长八尺七、粗二尺九的古型巨木，一端清晰地刻有人头雕刻。越后名僧良宽为此作了题为“题峨眉山下桥桩”的诗。在这经历了长久艰险旅程的桥桩上，良宽看到了飘然若仙的诗人李白形象。他在方志《北越雪谱》的诗篇里融汇了李白的《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一代诗魂，长在四川；一代名僧，魂落四川。我曾经在川北江油的李白故里漫游，寻访诗仙的足踪。钻过天宝山麓李月圆墓前的竹林，摘过陇西院粉竹楼下的木槿花，走过磨针溪上的启知桥，还踏着黄昏的夕照去太白祠，以一瓶白酒与他相邀。或许是诗仙看我太俗，没有理睬。当夜，一盏灯光、一把盐花生，我把那瓶酒一饮而尽，独自倒在青莲旅店，让跳蚤咬个全身疙瘩也浑然不觉。第二天我又登上窦团山，却始终只能望其项背，闻其跫音，而不知李白之去向。

此刻，站在良宽的崇拜者们运来的诗碑面前，站在仿照古制建成的这座峨眉山下桥上，我们怦然心动。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里深深沉浸。木征石还，山水相连，心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又那么接近。我和你，是不是像那根桥桩，分隔了一千六百多年又重新相识了呢?我们的心，像李白吟唱的那半轮峨眉山秋月，影入真诚的河流，什么时候，才能圆圆地、圆圆地升出胸怀?

三时差五秒，我们大步跨上等待的客车。人们心悦诚服，说我们比《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英国绅士弗格和印度少妇爱欧达还要准时。我们的确感觉自己游历了整个世界。

12

在芭蕉园十二码头上船。船上出现一阵兵荒马乱，拥挤的四等舱再也找不到青山绿水熏陶过的情绪，人们迅速地回到现实，焦急地等待轮船启航并尽快到达终点，与家人团聚。

我未能免俗。我分在七室，又在三室换了张下铺，开辟个单独的空间，让你暂时去躲躲嘈杂。你起初害怕这样会太显眼，遭人议论，后来悟出了其中的妙处，你又冲着我笑了。我决定逗逗你，一本正经地说，还是回归原位吧，这样都好。

“不，”你开始耍赖，“你要换也不能了。”

“它的所有权是我的。”

“但它的使用权是我的。”

这样，我们可以自由地来往于两个房间，进退自如，分合因依。

水上路程将十分漫长，必须寻找到一种最佳生活方式。安定下来之后，大家聚在甲板上，都有一种松弛感。你对我努力创造的这种环境气氛很满意，你原有的顾虑突然消失了，毫无拘束地靠着我身边，温驯得像只小猫，大大超出了我的意料。习习江风中，我们的谈吐洗练而惬意，那是一种开朗胸怀的智慧表达，与岸边美不胜收的风景相谐调。

你又穿上在火车上穿过的那套朴素的衣裳，恢复出发时的状态，想重新回到起点上去，完成一个圆的轨迹。你说过，如果与一伙人长时间相处，倒不必一开始就把自己打扮得艳丽，要逐渐变化，渐入佳境。这是一种充分自信的表现。大概是契诃夫说过的，人不是因美丽而可爱，而是因可爱而美丽。在我的眼中，你无论怎样都是美丽的，浓妆淡抹总相宜。由光彩照人到不尚矫饰，这是不是我们预先达到的默契?

一切又归入平淡。所有的艳丽和芬芳，所有的欢乐和激动，都将结束了，都将汇入江水滔滔东流。

剩下的只有我们自己。就是看我们在对方的心目中究竟有多大的位置，能不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要么把此路不通的禁牌一再前置，要么把它无限推后。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并非我不希望发展我们的友谊，而是更遵从现实，尤其不愿你为此而蒙受痛苦。各自的运行轨道是不能改变的，相互的引力只是那精神的闪光。

“我们只有这条长江，是吗?”我说。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确实是这样。有一篇文章里说，甲板上的爱情以下一个港口为终点。”你苦涩地笑着，绾绾秀发。

船在迅速地航行，望着越来越远的重庆，我依着船舷把栏干拍遍：四川!我们得到了什么?

13

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困扰简直是与生俱来的，它曾经痛苦地折磨着我们，使我们感到人生的悲哀。

歧路多亡羊，重庆的街道本来就很复杂，更兼有云遮雾障。第一天晚上，你迈下宾馆的台阶，我像克格勃跟上你。这正是你所希望的，可你却说，“你跟来干什么?”

我说，“奉了国家珍稀濒危动物保护委员会的指令。”

你掩嘴一笑，“还把我当盼盼呀，这儿早已不是自然保护区了。”

“是的，一到城市你就失去了天性，我就失业。”

“我想找个地方做做头发。”你又甩甩那黑色的瀑布。

“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真想从形象上拉大我们的差距?”

“你真坏。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夜间的大坪很冷清，在某间屋檐下我们有过短暂的停留。谈话不太投机，你要我迅速地回到人民中去，跟革命群众打成一片，那语调就像沦陷时期大后方的有志青年在力劝沉湎爱情的男朋友去投奔抗战前线。我说你自己可能很容易做到，我却不能，除非一开始就没有你。人为什么要勉强自己，作茧自缚，自我折磨，自我损伤，不随心所欲呢?

接下来的南温泉之游把这种自寻的烦恼暂时忘诸脑后。幽深的花溪、玲珑的岩石、壮观的飞泉，还有竹林扶疏、柴扉曲廊，都是精美的景致。那林间的画眉清脆地叫唤，嘤嘤其鸣，但求友声。我们哪能抗拒相互的吸引，仍旧形影不离。下午人们尚在午睡，我俩又相约来到市中区。走过白象街，沿着江边拥挤的民居体验传统的重庆。在小得可怜的游园憩息，对诗词艺术的精彩交谈，我们的心扉又敞开到新的层阁。

可是，如同雨雾始终伴随行踪，我们摆脱不掉内心的阴影。两天的大足之行，把我掷入情感的最低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样痛苦。

大足实在值得一去。大足是重庆附近的粮食产区，大丰则大足于巴郡。经济的繁荣必然促进文化的发达，石窟集中建造于此是历史的必然。我去过洛阳龙门、大同云岗、天水麦积山石窟，它们的神圣恢宏使人可敬可畏。而大足石刻给人的感觉是可亲可近。它的鲜明的民族化和世俗化的特色，既是宗教艺术让位于世俗艺术的发展趋势所致，也有四川人民聪明机智务实变通的原因。

“上朝峨眉，下朝宝顶。”宝顶山石窟既有佛教宗家道场的庄严肃穆，又充满民俗民风的情趣。我们看大佛湾浮雕，正像看一本连环画。那《父母恩重经变相》历历展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成长为人的全过程，其中“推干就湿恩”图景特别令人心颤情动。孩子半夜尿床，母亲惊醒，忙将孩子挪到床沿干处，自己卧于湿处，仍搂着孩子让他继续撒尿。多儿多女的母亲曾度过多少这样的不眠之夜。尽管世上“知恩者少，负恩者多”，母亲仍然无怨无悔，爱的奉献永远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动力，也是人生境界的崇高主题。

站在这里，我联想到自己苦难的母亲，也想到初为人母的你。我想跟你交谈，你不在身边。在来回往返的路上，包括第二天去参观北山石窟，我们都没有什么接触。

晚饭以后，你归心已动，突然大开杀戒，想着需要带些见面礼回家。物产富庶的大足，偏偏以菜刀为特产，足锋牌为正宗。大家早已纷纷采购，个个两肋插刀，威风凛凛。你站在柜台前一扫往日的温文尔雅，鉴湖女侠似地挑灯看剑，雪亮的眼光与寒冷的刀锋交相辉映，豪气四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我真担心那锐利的刀锋会把我们之间那根脆弱的红丝线割断。

晚间独居一室，一边捧读《大足石窟艺术》一书，一边等待你轻盈地来临。这几乎成了习惯，就像病人等待医生查房，一句问候，一瞥眼神即能给他以抚慰、以安宁。我很疲倦，仍顽强地支撑着，期待你送我入梦乡。每一阵风都是你的足音，每一阵雨都是你的话声。风风雨雨响了一夜，朦胧中起床，记下这一段话：

你害得我好苦，每天你都来到我的房间。唯独昨夜没来。灯亮着，门掩着，心等着。半夜起来，已是夜深人静。此后再难入睡，梦绕大足，听巴山夜雨，敲打着窗外的梧桐树……

把纸条塞进你的门缝，我失魂落魄似地在寂静的县城转悠。晨雾在城南的无名河上消散，雨后的河水浊黄地奔流，河对岸的芦苇边有一只鸭子嘎嘎地叫唤。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来回吟哦，感到无穷的孤独。

14

船过涪陵，乌江与长江拥抱的城市，著名的榨菜之乡。季节不到，岸边连绵的晾晒架空着，据说秋天将是一片榨菜堆塑的立体画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有称誉于世的物产，自给自足有余还要兼济天下。天府之国输往外界的物质文明就流淌在这条黄金水道上，巴蜀文化也是沿着这条河流发展的。

世界那么大。我们多么微不足道，已知者有限，未知者无穷。看着两岸层出不尽的景色，我们舍不得归舱，真希望人生处在永远的游荡中，然而我们的心太累了，应该休息一下，像受伤的孩子需要守护。

三室十六床不是我们精心营造的小巢，而是上帝的特意安排。它使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我们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它使我们逃脱所有熟识的眼睛，像从拥挤的城市跑到别开生面的乡野。周围全是陌生全是友好的礼貌或漠不关心，他们不抱任何成见不作任何窥测，有的只是羡慕，以为我们在作蜜月旅行。

并坐在床榻上，你东张西望，好像不相信自己真的钻进了一座山洞以为是做梦。流光溢

彩的眼睛似乎叫喊着，太绝妙了!我们终于有了一片小小的天地，像坐在一条阿拉伯魔毯上自由地翱翔于精神的王国，在一起相处三天两夜。它不狭小，充分容纳我们的世界；它不短暂，永久延续我们的人生。

在共同的时空中，我们心心相印。舱顶仿佛悬崖，江涛仿佛山泉；你的秀发是悬崖上披拂的茑萝，你的话语是山泉里跳动的水花。我们的情绪很好，忘掉了本身的社会角色，忘掉了两人之外的一切，在空旷无人的原野亲密交谈，窃窃私语。

我说，在动物界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只狼或者一只狐狸从它的种群中走出来，沾染了另一种群的气味密码，不可能再回到原有的种群中去，否则就会被活活咬死。

真的?你天真得像听兔妈妈讲狼的故事，待我还在一本正经地为这种编造暗暗得意时，你扭过头去偷偷地笑了。我说你笑什么，这是真的。

你笑得山花烂漫，“你不觉得你是在哄小孩吗?”

我也忍不住笑了，为自己的伎俩。

“不过我再不会回去了，打死我也不到那边去。”

“你不怪我打扰你了吗?”

你歉意地笑了笑，声调软了八度，眼里倾诉的全是柔情：“你再怎么打扰，我也是高兴的。”

我要你躺一下。你听话地躺下了，黑发散开，一只手枕在脑后，一只手无所适从，似等待着我的抚摸。我为你掖好线毯，摆正枕头。然后我们的眼睛胶合在一起，默默对视，很久也不离开。只觉得全神贯注中消耗着全身的精魂，释放了所有的生物电。

还是你打破这亘古沉默。

“你会宠坏我的。”

我没有出声，手轻轻地搭在你身上。那一刻，身心交瘁。

忍受不了这样的对视，你无力地说，“你也睡一下，好吗?”

我多想躺下去，躺在女神身边。可是不能。

我说，“一上船就进入读秒阶段了，哪还兴睡觉呢?”

“那么，我们谈点什么呢?谈谈我十六岁的初恋好吗?”

我听着，更感受着。那初春的花蕾，那拂晓的红霞，那神秘而朦胧的朝雾啊。

你只有淡淡的哀思，那毕竟属于幼稚，而你现在已经成熟，全方位地成熟。

“你现在还是年方二八呀。”我指着铺壁上的“十六”床号，“只是没有了初恋。”

你笑了，露出酒窝，露出不太整齐却流行的小虎牙。“哦，真巧，这是我第一次坐船。”

后来，担心声音影响别人，你提出笔谈，在纸上写出一段段文字。我在阅读时，你便忍不住笑。你有永远的十六岁。可惜这张纸条也让你丢到长江里了。

15

我从七室来，见你睡着了。

你的睡态很像法国画家普吕东笔下的希腊女神波赛琪，一手微抬于额际，一手稍曲于胸前。你睡得安详，真想知道你梦见了什么。

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金蔷薇》里有这样一段描述，我想它是为你写的。

“谁没体味过因浓睡着的年轻女人的隐约可闻的气息而感到的激动，那他就不懂得什么叫温柔。她的双唇，比湿润的花瓣更鲜艳，她的睫毛因缀着夜来的眼泪而晶莹。”

默默注视了一会，我悄悄离去。

躺在自己的床上，我在想，这是上帝的恩赐还是上帝的惩罚?难道一切只能解释为缘分?

我们开始并不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这次旅行，我有好几条理由不来，可经不住天府之国

的诱惑和喜欢飘荡的心的驱使。你也是极偶然地来了，你不可能寻找机会，是机会找上了你。

一夜的颠簸，大家都憔悴了许多。天亮是一支兴奋剂，我们随着窗外的原野一起苏醒，振作起来。

你静静地坐在那边的角落，正好与我同处在长方形车厢单元的对角。

列车蜿蜒地行经武当山脉、汉水谷地，大的范围是大巴山系的崇山峻岭。

这时你站起来了，对着山谷间的一条绿色的河问道："那是什么?"

你看上去不很起眼，衣着很朴素，似乎甘于在现代服装大潮中激流勇退，似乎刚刚走出乡村的闺门，对外边的世界一无所知，连那浅浅的酒窝也盛满羞涩。你似乎没有直接去问谁，只是睁着新奇的眼睛，抑制不住自己的感动。

"那是汉水，汉水!"

我本来也犯不着遥远地回答，实在是为你憋得难受。你偏偏问的是我们的母亲河，是把我们的故乡隔成两岸的河。我把随身携带的地图册递过去。这样，这本地图册就一直伴着你。你常常翻阅它，像蝴蝶在花瓣上久久停留。

就这样平淡地接触了，平淡得使我觉得一路上好寂寞。其间我还给过你书，包括自己的著作，你没有回应我的交流的愿望。对一个初出远门的乡下女孩来说就得处处提防，你爸爸是不是这么叮嘱过你?我嘲笑地望过你，转而专心于独自的思考，一如既往。

旅途没故事。

有的只是十万大山，只是接连不断的隧道，只是在群山中曲折挣扎的河流以及在狭窄的土地上贫困生息的山民。有的只是由鄂入陕、由陕入川的列车进行曲前奏，以及那些堆砌重叠着的印象和感觉。这是一次集体旅行，习惯于单枪匹马的我对于同行者的期望值不高，不愿多交谈。我像躲在坑道里的列兵，蓄足精神准备出击，在真山真水中大显身手。

列车走得很慢但时间过得很快。中午从陕西毛坝关进入四川，傍晚车过达县，站台上飘着一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歌曲："如果在节日里，有几个好朋友，和我们欢聚在一起，让我们回忆起珍贵的一切，唱起那愉快的歌。"这是我们在知青时期常唱的歌，它唤起了我插队下放时的回忆，我想找个人倾述。当时你靠着椅背，不知是假寐，还是在闭目思考。睡得没有现在这么甜蜜。

三时到丰都名山，船要停靠两个小时。

离开地面很久似的，大家都要上岸去散散步，活动活动。码头上早等满了摊点，找这拨子人要买路钱。走过跳板踏上石阶就钻进了密集高亢的吆喝声中，这里面有很浓的川东情调，可我没多去体会，我身边有你。

你跟着我，或者我跟着你，反正都一样，我们无拘无束理所当然地一起走。别人也兴冲冲地相随同行。

名山以不名之为名，独耸县城东北，山峻木秀，泉清石奇，合当造个洞天福地。但幽冥世界应该夜游才是，朗朗乾坤之下，哪见半点神秘。我们一路谈笑，明知道是活见鬼，尽力走完全程，少留遗憾。奈何桥，我们没有一起走过；黄泉路，也没有互相等待。你去了钟馗殿，我去了望乡台。俯瞰长江温柔如带，飘绕向遥远的故乡。告别人间时的感觉也是这样美吧?

不愿走回头路，我一个人从十二殿下行，过阴阳界。这条路很僻静，与李商隐来游时意境相似："雨气燕先觉，叶阴蝉遽知。"林茂草盛，绿意沁人，我后悔没邀上你。走着走着，正担心误了船，忽然看见鲜明的你，你在哼哈祠侧边不知在找什么，慌慌张张的像只梅花鹿。

"真巧，怎么在这儿碰上你?"像我们阔别多时似的，你喜出望外。

“真是撞了鬼。”我说。

于是我们一起下山，你不停地说，不停地笑，就这样愉快地作一次阴曹地府之行。以后，在我展开地图回想丰都的时候，会永远看到一个跳跃的身影，那是一位美丽的长发女巫向我招魂。

你躺在床上看我的书。过了一会，你去了三室那间“别墅”。我去时，见你在《西北花儿》这篇的结尾一段，用笔划了一道道横线：

“火辣的阳光下迸射着浓烈的情感，表白和宣泄多么坦然酣畅!花儿的尕连手们，这些小亲人或情人们都能实现爱情的结合吗?不，他们并没有忘却生活的艰难，大佛爷高高在上，命运不可抗拒!他们热切表达的是生命的向往，青春的烈焰纵情燃烧一次也就够了，至于结局怎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花儿是不死的!它永恒的魅力在于震撼人心的悲壮。”

你说它写得好，你看了再也坐不住，心里好难受。我一路上没让你看这些沉重的篇章，是怕影响了你的好心绪。现在，内心深处的波澜，借了酒性，可能冲出河床，汇入你的溪谷。谈至正酣，有人叫你。他们不容分说地要求你到船尾那间狭小的舞厅去，随着江潮和心潮颠簸一会，你不能仅仅属于我。但你还是回过头，像婚宴上被从洞房扯走的新娘，向我眷恋地笑。

“你去吧，去吧。”我显出惊人的大度，同时感到一片空旷。

你没等曲终就回来了。那拥挤的舞厅热得令人窒息，人们疯狂地发泄旅途的寂寞，无论熟识或陌生的都拥抱着，以打发多得发愁的时间。

你怕我一个人等得焦急。

其时，我在散发着你的馨香的铺上躺着，回想那一路的旅程。

17

还记得成渝公路上那半边月亮吗?

从成都到重庆，路漫漫且“修”远兮，这里修路，那里挖坑，东堵西塞，走走停停。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状况历历在目。不怕远征难，只怕心沮丧，调度全车人情绪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我们身上。

路边有一壮实老汉，背后背一斑斓的鸡毛掸子，左右皆披挂，大摇大摆地走。当时想若能下车去抢拍一张，定是不错的艺术摄影。

“你看，‘浑身是胆(掸)雄赳赳’。”我指着窗外，脱口而出。

你听了为之叫绝，认为也很幽默。一个好的题目可以救活一张照片。我再接再厉打个歇后语考你猜，邻座也跟着使劲猜。当然也有晓得谜底的，看你想得死去活来，就忍不住告诉了你：“电线杆上绑鸡毛——好大的胆(掸)子。”叫你好一阵笑。

你对古典诗词、民间传说、灯谜、楹联很感兴趣，但对下里巴人中活跃的丰富多彩的歇后语、俏皮话、俗语、方言、地名等等知之不多。你有求知的欲望，车上也没事可混，大家就纷纷给你献谜。沿途还现编一些新鲜的谜语营养你，出现了好几个“系列”。信手拈来，即兴发挥，十分出色，风趣极了。

大凡幽默风趣，必然存在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离开了当时当地环境气氛中天衣无缝恰到好处的烘托、铺垫、捧哏，幽默就不成其为幽默，风趣也谈不上风趣。还有，正如成都的茶馆和重庆的火锅不能简单地位移，那四川的幽默在四川才是正宗的幽默、高级的幽默。因此，我们记忆中的那半边月亮，也就是落在四川的那半边月亮了。

汽车黄昏才近内江。沿途沱江伴流，时见舟帆、火轮。坡地上包谷吐穗，耸着无数个黄“米”字。若此走马观花，当然看不出更多的川中特色。驰入黑夜之后，路上车辆仍不见减

少，车灯闪耀，首尾相接。沿路的餐馆、加油站均为夜行车通宵服务。印象中荣昌县安富镇是条老街，夜生活的人不少。黑暗中偶然停车，踏上土地，伸展手脚。例行方便也是男左女右。晚风吹来庄稼的气息，蟋蟀和蛙鸣格外动听，富于四川情调。

夜半过后，大家都昏寐过去，作出各种宁死不屈的姿态。东倒西歪，亲密无间。车厢黑暗，只偶而被迎面或后面的灯光射穿。意识到我们毕生唯一能并肩度过一个通宵，我毫无倦意。

半轮月华或被云遮或被山挡，在路边跳跃闪耀。

“看见了吗?月亮。”我小声说。

你无声地点头。

“真想这辆车能永远行驰下去，没有终点。”我的手胆怯地伸过去，在黑暗中寻求你。你躲避了一下，终于让我们的小指头钩在一起。

你轻轻地捉住我，那温暖湿润的手，能传达多少语言。短暂的时间里，我们越过千山万壑，连起了心灵的彩虹。

18

重重叠叠的万县灯火，璀璨如满山珠宝，迷离如美女的睡眼。船笛一声，灯火与江上的倒影随之摇曳多姿。

船将在码头上彻夜拴缆，岸上的夜市也将灯火通明直至拂晓。舱内的人几乎全部上岸，一睹川东门户的夜景。我留下看护，你也陪我继续谈话，等有人下来才最后离开这艘船。

灯光斜照，高高的阶梯上波浪般折叠我们的身影，你步态袅娜，迈出一种节奏；神情柔顺，把你带到任何地方你都会紧紧相随。

你对夜市所陈列的地方土特产不感兴趣，你只希望走一走，在这陌生的地方。欧洲有条谚语，住过一辈子的地方无甚可说，去过一次的地方却要说一辈子。有时旅行的意义仅在于参与，踏过这块地方留作谈资而已。

我把你带到哪里去呢?万县腹地也有街道、公园，但深沉的夜色使我们本能地畏葸不前。一幢在通商口岸时期留下的洋楼上时钟指向十一点。这钟楼温柔的光芒在不同角度出现，蓝色的夜空伫立着异域情调。我们梦游般相携在江边，就像一对迷失归途依偎交喙的鸥鸟，倾听着心律的共同跳荡。幸福的人生获取啊，满山的灯火像成熟的桔林闪烁，流淌着甜蜜。

今宵难忘，此夜难眠，我们不知可曾合眼。夜的长江从身下无尽流过，江潮带雨晨来急，群山重新伸起脊背，夔门那金字塔式的庞然隐约出现，三峡雄奇的帷幕正徐徐拉开。

你长发飘舞，站在船尾甲板上，与刚刚升起的国旗一起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我们早早地眺望，专诚地期待，我们宗教徒一般崇拜真诚，相信那个古老的传说。我或许是船上最权威的导游，十年前的徒步考察，我是从悬崖的栈道走过的，那里飞翔着我的身影。白鸽背信号台、大溪镇、大宁河口、巫山、碚石……我清楚地知道神女将在什么地方出现。第一次见到她我为之号哭；第二次见到她我有些漠然；这一次我急迫不安地想见到她，像去赶赴初恋的约会。

船上出现高潮，有一千双　望的眼睛，就有一千个神女峰。各人心目中的偶像不同，在我的眼里，它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人不能失去这样的偶像，它支柱着整个人生，人生总要以悲剧结束，它就是那悲剧的化身。作为女人的你呢?你为她从一而终的坚贞惋惜吗?如果有人终生向你注目，你会颓然倒下吗?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山的云远远地飘绕着，没有人生的季节之分，也没有地域的界限之别，一直伴随旅途。过信陵、过归州，香溪的绿水，又把一个美丽的王昭君送上船头，巫山的云随着她哀怨的琵琶飘向遥远的塞外荒漠。“又是一个姓王的不幸者。”

我说。

“男人的不幸是暂时的不幸，女人的不幸是终生的不幸。”你叹息道。

船行驶很快，时间流失更快。情绪在总体的悲壮感中一落千丈。没有心思去注意岸边一一掠过的风景，决定我们命运的最后的一个黑夜来临了。

我们比谁都透彻地知道我们面临的一切。我们为此而深深悲哀。记忆不能抹掉，情感不会泯灭。那是刻在石上的历史，那是烙在心上的文字。作为高尚的人，我们拥有理智的人格，能够深藏这份幸福也能够深藏这份痛苦。让情感的河流消失于现实生活的海洋，只要我们真诚地相处过，任何结局都无怨无悔。感谢你的尊重和理解，感谢你最后的祝福。

你喃喃着，双手合十，为之祈祷，几张纸条在手中停留良久，慢慢张开，让凛冽的江风把它们掷向黑暗的深渊。

那一刻，岸在移动，过了沙市。

19

多么想重新开始这一段旅途人生，多么想重新度过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

回顾历程，万水千山总是情。我们相看两不厌，你有山的妩媚、水的柔美。我无法遗忘与你并肩走过的每一条山径、每一道水流，也不能遗忘我们身边流过的每一个夜晚、每一个早晨。二十二天，时间并不短暂，一季庄稼应该成熟，一度花期应该盛开。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二天?这样的机会对谁也不多，也许终生只有一次。

在神女峰下，你曾经问过我，“如果你经历的人生岁月是一部交响乐，我在里面只是多长的音符?”

我说，“你是一段最高潮。”

也许我把你看得太完美。

你可以不去全然相信，但你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吃惊地发现，我们之间那样和谐，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相似的感觉，不谋而合。

那巴山夜雨还滴答在伞面上，我陪你护送一位同行去医院，很晚才回来，没有谁会想到这一点。我的直觉告诉你，你需要我。同样在峨眉山市，我在金顶穿着单薄，偶染微恙，你调皮地教训我，昨天充英雄，今天装狗熊，然后实行人道主义的看护。临走的那天，我还在洗脸间，你来我的房间整理东西，你的直觉也在告诉你，我需要你。

此行我只带了一本书，打算送给最值得送的人，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你。成都的花市多么鲜艳，我真想买一束花送给你，被你制止了。是的，买一束花是容易的，男人们都可能做到，我不过是向你表示感激：三年前我来成都孤身一人，这次有你相随，整座城市都因此而容光焕发。

那是一个清爽的早晨，我们在东顺城街一幢教堂停留，与等待做礼拜的教众坐在一起，也有着善男信女的虔诚。后来我们乘上电车到城南的九眼桥，沿着南河走到望江楼。那是我俩第一次走在一个城市，愉快的心情不言而喻。

望江楼是清代名胜，公园以竹林称誉。恰是星期天，游玩的人很多。茶馆坐满了，茶文化代代相传。他们把所有的事都抛开，在这儿心安理得、百无牵挂地“坐”上一天，真见功夫，真是一种大超脱、大宽容。以一种非常沉得住气的闲适，超然于物外，哪怕身上仅仅只有这六七角钱茶钱，也要显出万贯家财来。我们能有这种心境吗?我想和你坐下来，泡一天茶馆，你一直在犹豫。你并不固执，如果我再劝说几句，你就会改变主意。但我充分地尊重你，不让你有丝毫勉强。也许你的考虑比我更周全。

时间卡得很准，我叫一辆三轮车直奔“龙抄手”。城市从身边流过，这新旧交替大起大落的城市这精致典雅花香四溢的城市啊，为什么不能更长久地属于我们。你似乎很难承受这

种逍遥，一言不发，兴奋得有些害怕，让车篷遮住市人的眼光。至繁华的“龙抄手”餐馆门口，你挽起裙摆，皮鞋踏地下车。

在二楼中档消费厅，我们享受了一应俱全的优质服务，品尝了说不清名目的风味小吃。你举起美国蓝带啤酒，跟我碰杯。“来吧，为我们的相识。”

我喝下去的是全部的感激。你不会不觉得，我们的相处从没有半点轻佻。也许我表面过于矜持，内心真想狂放一次。

极负责任地送你去赶车，你很难受，向我凝视，嘱咐我早点回家。我独自踯躅街头，当我醉倒时，没有人扶起我。那天下午我去逛古币市场、新华书店，还去了棋社对弈。

近八时回去，你很快来到我的房间，你一直等待着我。你把我晾晒的衣裳一件件叠得整整齐齐，然后含笑离去。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20

天还没亮，你早早地来到七室，瘦得只剩下一双眼睛。

共同的旅程到了最后一天。昨夜去餐厅，我说这是最后的晚餐，你心情沉重，小猫似地咀嚼，吞咽那滋味。在共同的目光里，我们精魂耗尽，像郭沫若诗中的“炉中煤”:“为你燃到这等模样”；像柳永词里的“蝶恋花”:“为伊消得人憔悴”。

还是在那面悬崖下，我们喁喁而谈，耳鬓厮磨，此情绵绵无绝期。我们忘掉了早餐的时间，你吃掉最后的水果。一路上你有时像小妹妹在我这个大哥哥面前，娇态十足。我喜欢你对我的这种信赖。遗憾的只是在灌县，我们有两个多小时的阔别。在都江堰景区优美的徘徊中，你不在我身边。无论是在安澜索桥还是在雕梁画栋的南桥，都没有你的记忆。在城内华光寺街的罐罐鸡餐馆偶然相遇，你坐在人堆里却孤立无助。干渴极了的样子，要我手上的桃，你不会对别人这样随便。我知道这是我唯一一次失策，没有照料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船过宜昌之后，江面渐觉宽阔。河道开始向南拐去，进入长江最曲折的荆江一段，九曲回肠。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曲折，它使与你同行的尾声更缠绵缱绻。

曙色中露出湖南的土地，唯一一次靠岸，岳阳城陵矶。我们周围有洞庭波涌连天雪，有斑竹一枝千滴泪。踏上码头你又变成了潇湘之女。轻轻地散步，一切都说过了，一切都不用说。我们心中交织着相知的愉悦，淡淡的哀伤像微微的小雨。

江边有一堆巨大的花岗石料，古城堡废墟似地堆垒着，没经雕琢，朴拙自然，不知要用来构筑怎样的大厦。我们不敢奢望，只要有一间宁静的草屋容下你我，就行了。是吗?

但是我们依然崇拜磐石般的坚强，向往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的精神宫殿。我们生活在自己制造的氛围中，像蜘蛛编织的网。婚姻，使我们不再能拥有爱情。然而，作为大自然的既定秩序，作为生命的永恒法则，我们能够抗拒吗?我们经历的一切已经作出了结论。对于你的心灵，我将为之苦恼怅惘，始终找不到它不可破译的谜底。

你把我的手放在唇上，我把你的发捧在手中，千言万语，滔滔江流。

想通了，想透了。从这蜜月般的理想中回到现实中去吧，让生活任意地冲激我们，改变我们，创造我们或扼制我们。不管往后怎样，爱是不能忘记的。

接下来的长江进行曲我们随波逐流，跟大家一起玩乐、谈笑。你看上去比我轻松，我心沉如铅。

江堤、石壁、芦苇、柳林，都一一过了，江上往来的船只，载不动那许多愁。

天气阴沉，早早就有向晚近黄昏的情调。你去船舷边，身旁的位置是留给我的。我们共同阅读了夏日的平原景色，也看到了江上河豚起伏的奇观，连跨江飞越的小鸟也为我们啼叫过几声。大自然如此恩惠我们，我们要好好生活。因为你，我的生活有了全新的意义。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轻轻吟唱着，为这精彩而无奈的世界。
江城越来越近了，江风撩起你的黑发，扇在我的脸上，柔情地抚慰我。你侧过头来，抿了抿秀发，向我最后地注目。那是一泓深潭，我将终生为之淹没。
大桥出现了，轮船很快驰过这凯旋门。

二十岁见证二十年

• 小它

The first day 第一天

我捧着安妮宝贝的《莲花》去寻找一个人，在未知的远方。
一念之间，似是仓促决定，心底早已百转千回。
车窗外的景，从灰色阴沉到暮色四合。这夜注定无眠，心事重重，如天际变换。
从学校进忻州城里再到太原，然后挤上南下的列车，一路狂奔。我成了一个不知疲倦不知饥饿的人，多小时也没有喝水。这似乎更像一次叛逃，只是向老师请假说要参加一次文学活动，其实自己也不相信这流亡的理由。
“伯伯，您好！对这次旅行计划的决定，我很遗憾。今天您的电话让我再也不能压抑心底最初的想法，我知道您也对我没坚持自己感到遗憾，如果您的旅行计划还没有开始，可不可以给我 3 天时间。我不想在地狱里后悔。这或许是一年内我出行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这不是一时冲动。如果可以，您就把离您最近的大火车站告诉我。 8：46 5 月 30 日”
我的食指在飞快地按动，如弹琴键，向遥远的地方发出信息，心情像黄河一泄千里。几乎没有等到回复，我就在网上订购了车票。当然是硬座，正如上次从侯马到平遥那样。省会是必经之地，从晋南到晋北。真正踏进这古称中的并州，其实只有一次，然而正是这次缔结了我们的机缘，前世或今生。
二十岁过了还不发生一点故事那此生就太苍白了。于是我在大二的寒假选择了一次远游，用我打工挣来的银两。本是无心插柳，因着向往一个人的行走，凭着对晋商的敬仰，带着身为晋人却不知其二的歉疚，要去往平遥、祁县、榆次一线，穿越百年前的晋地辉煌。
也许是心情的影响，那种历史厚重感和对晋商风骨缺失的失落感让我匆匆路过乔家院落的大红灯笼时，像一个被遗弃的丫头不愿意拿不值钱的耳环去当铺换得卸掉古城带来的累赘，以便去下一个落脚点。
我需要换一种呼吸。究其实还是囊中羞涩。榆次老城留着，下一次再带着足够的盘缠和勇气去。离开学还有十来天，可以至少在餐馆洗盘子挣到一个月的生活费。听说太原的薪水全省最高，至少我想增加在省城“北漂”的阅历。于是——却不想这一念转换，有了此番不曾预料的际遇。
那一天，是面试后等待老板通知的前一天，也是从家中出发时的雾气蒙蒙，午后的阳光瑟缩成黄色光斑悬在阴霾里。我带着虔诚去寻一尊佛似的山或一尊山似的佛。许是禅心不起，景遇因缘，我们际会佛前。一路攀谈，互道际遇，拜佛参悟。

“此刻，我想象山道上走来了巩俐，可惜她遇到的不是张艺谋。”伯伯友善地笑着，我被他睿智而浪漫的幽默吸引。心想，张艺谋未出现，巩俐安在？我心里怅然若失。

伯伯在后来的博客里这样描述：

“跨过流水潺潺，小心翼翼地掠过布满足迹的冰面，就在抬头的那一刻，大佛现身了，而同时也见到一位女孩的身影。我是透过她的发际仰视大佛的，或者大佛掠过她的面容俯瞰了我们。春天还没有以草木之绿装点大佛，它的袈裟如山石，衣皱如岩缝，而整个面容似被雪洗过由风吹干，显得冷峻，差那么一点阳光点染的红润……”

我的出现和佛的出现一样在他的心目中云横九派、绵延升腾——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

似是冥冥注定，对文字的痴迷热爱，是与伯伯蒙山别后漫漫时光里唯一的牵连，空间无法隔断。如此，笔尖记录，心底留念。

我们互通短信、QQ，还有他传来的电邮和寄来的书。心灵里早已参与了这场文学工程。原以为是佛前的一别不再，互通的心意抑或闲闲散散地勾连着我们。偏偏一个有一意孤行的苦行曾经，一个有独行世间的渴念现行——似没有代沟。

我选择一个整天读完伯伯所著的《与你同行》。

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时代。可是，读完它，还是深受震撼。那是不同于我所在时空里的故事。20 年前的青城山上，有一段美丽。那一年，栀子花开，很白很白的花朵，大自然以它美好的绿色迎接着发生在身边的一切，似是精心准备，以便这个故事可以深深铭刻，彼此难忘。今年的蒙山上，又一次简单的邂逅，我得幸遇见这个故事。

与你同行。一直不愿意它只是个故事，还有延续。若可以，愿所有的诚挚之心多一些安慰，少一点遗憾。

“樱花开了，你能来吗？”这是伯伯最具诱惑的八字真言。我眼前弥漫村头的杏花灿灿，白若香雪，涌动心扉。

终是抵不过对《与你同行》中那至纯至美境界的想往。一念执著，万无遗憾。此番我将义无反顾。

翻开《莲花》，在善生和内河的世界里，观照两个不同的自己。善生是流经家乡的那段黄河，安静得恍若不曾流动，看不到鱼跃龙门的气势，内里却暗流汹涌。内河就像远方城市里流过的长江，身临江滩，无时无刻不感受着它的奔涌与不安分，甚或整个城市都在随波晃动。

抬头窗外，不知何时雨下得这样大，打在窗户上，又顺着流下来，前仆后继，像我一往无前的旅程。就在此刻，因为某种莫名的情愫，我无法抑制地满脸泪水。是对未知的恐惧？还是忆起无根的身世和童年无数次的夜间哭泣？抑或是对善良和美好的渴望与追求？

群山在隆隆车声中黑压压地后退，此行，我又将收获什么？是上次独行偶遇时他所给予无限关爱的延续？还是可以于“与你同行”中有幸见证一个未知世界的开始?安妮宝贝的封面语说：生是过客，跋涉虚无之境。我充满了好奇与期待……不禁迷迷蒙蒙，进入了梦乡。梦中，啼声清脆，雨声淅沥，依稀青城后山喜筵的人群中，伯伯阿姨共同取名的那个女孩，而那女孩像是我呼喊着，在压抑的痛苦中搜寻。

对于完全陌生的城市，弱不禁风的我似有点瑟瑟发抖。

The second day 第二天

车到终点，也是起点。

江南的天空毕竟不是黄土高原。空气的湿润似乎能拧出水来，或许有过的尘埃早被雨水洗涤。初阳闪耀，澄澈的蓝天漂浮着晶莹的白云，与一条大河水天相接，大气磅礴。我的江城之旅开始于洁净与清新，跟雾蒙蒙的蒙山之行天壤有别。

这座城市太大了，大得有点让我审美疲劳。我仍不敢让自己打盹，怕坐过了站，那个“莲花湖”在等待着我，湖边的一个身影是伯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

是巧合吗？手捧《莲花》，在莲花湖相逢。我宁愿相信这样的安排是莲花座前际遇的还愿。

下车，在足未触地的刹那，已经被一只手不差分毫地扶住，一把扶住阻止了我可能的跌撞，那么有力，让我胳膊生疼。心格登一跳，虽然只有一次相见，时隔四五月，伯伯还是一眼将我认出。茫茫人海中，早已出现在他期待的目光，雕塑般地等候在车站。

无需多言，我已经有些明白为什么在这个从未抵达过的城市没有一点陌生感，仿佛是出行归来的游子回到家人身边。

见面的第一句话竟是：快吃掉它。伯伯伸过来一只香蕉，用不容质疑的口吻，同时接过我手中所有行李，不让我有任何的负重。他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并以这种方式代替所有的寒暄式语言。我有点迫不及待地张口就吃，好像辘辘饥民。咀嚼浓郁的南国香甜，我的舌尖醉了，睇了伯伯一眼，从他有点严肃的表情中感受到父爱的温情。

数月不见，伯伯竟比上次显得年轻，反倒是我自觉苍老。那是严寒中的风尘仆仆，这是春季里的养尊处优。人在异地和不在异地是大不一样的，心理上的优劣会反应到容貌上，面目全非。或许这次是伯伯已经见过阿姨的缘故，我宁愿相信爱情的力量。这时，多想一起迎接我的还有被伯伯在游历者美文中歌颂的女人——那位传说中的阿姨呀。

我边走边吃着香蕉，只差蹦蹦跳跳地走进了伯伯居住的小区。

一扇门推开了。到家了。是的，我用了“家”这个美好的字眼。虽然这并不是我的家，却是我理想中的所在。怀着太多意外的感动，我轻缓地步过红木地板，简朴的风格，文人的气息，进入伯伯的家，在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中驻足。可以看出伯伯精巧简约的生活与喜好。但也许是先入为主地知道他的境况吧，我嗅觉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孤单。没有人的房子和没有女人的房子，都是可以从气息中辨别的。

是先洗澡还是先吃饭？伯伯的言语似很随意，其实饱含着对我的尊重。让我尽快进入回家一样的随心所欲。先吃饭吧。我饿了，也不想让伯伯因为等我而饿着。

一个男人的心可以像女人那样细腻，甚至过之而无不及。饭后就洗澡。进卫生间后，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递进来一张板凳，也没说什么，可能要我抵住门吧。毕竟是女孩子，跟他只见过一面，也许应该有所戒备，可是这次自然得就像不是第一次来。如同放假回家，我没有一丝不自在。沐浴将我一路的劳顿清除，好爽朗呀。

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伯伯在客厅沙发上沉睡。有点怜惜他的劳累——比我父亲还年长的人，便拿张线毯轻轻地盖上。

不料他惊醒，翻身坐起。你赶紧休息吧，是睡主卧还是客房？

客房。我是客人，别无选择。

进入客房。环境的舒适，总之是摆满了我所有的愿望，就像走进了自己的梦想中的闺房。 在清净舒适中，我躺下便睡，没有任何过渡阶段，全程无压力，仿佛从来没有这样安心舒服地甜美睡去。这一觉山南海北，醒来已沉沉暮色。餐厅碗箸摆好。真不好意思，我睡了多长时间呀，从没这样过。

彼时，我已在伯伯的书房里。

来，坐下。 伯伯将我瘦弱的肩头按到电脑椅上。从现在起，这个书房就是你的了。走到门口，他回头与我的目光对视，带着某种期待。

惊喜地发现，书桌上赫然摆着的是我的相片，在蒙山拍的，我被端庄地嵌在镜框里。那时的我还冬衣束裹，满是风尘。不曾想过伯伯竟会如此珍惜地托人将它洗出来，在这个电子数码时代，又有多少人这样将相片洗出，何况是对我这样长相并不出众也仅一面之缘的女孩。

“这个女孩是青涩的。她的如袈上衣黄褐如土，整个打扮朴实无华，惟有胸前的线织围巾赭红如旌，跃动着鲜活，映衬着青春的脸庞。如帘的黑发下，那眼睛清纯而坦诚。很多时候，她如佛一样‘清心守拙，淡然浅笑’。偶然也莞尔，露出一颗小虎牙。”——我第一次被作家这样描述。

抚摸着精致的相框，看着自己那个冬天皴裂的面庞，我的眼角湿润。一直以为，自己是上天的弃儿，生活从不会给我任何眷顾。而如今，在我一直寻觅的远方，竟有人将我的形象如此修饰、珍藏。摆放在这里，像他的女儿或许情人？

蒙山虔诚的我望着如今依然懵懂的自己，心里充满感恩和诗意。两个小它，互相交换着赞许的目光。我为自己的一意孤行而慰藉，并暗暗叫好。如果上次是为心目中的佛，这次却是为心目中的人，都要把自己释放到纯净的境界。

书桌上摆放的是《与你同行》以及二十年来所有时光碎片，伴随着两颗心灵的交流而铺展，沧桑字迹里的酸甜苦辣真实得仿佛可以触摸。一本相互赠与的书、一封浸润着无限思念的书信、一张祝福的卡片、甚至一张白纸上他或她写下的一行字，都成为陪伴一生的收藏。

翻开的是随着岁月推移的泛黄纸页，而他们纯真的情感在我青春的感动中越发清晰。

二十年前，我刚刚出生。伯伯和阿姨于旅途相遇。一切安排悄然展开。

我抚摸着它们，就像一页页翻开自己二十岁的历史。

The third day 第三天

芳香四溢的书房。看书、写作、思考人生，这样的环境几乎是我不曾想象过的完美。我甚至想，如果 20 年前，我就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是否更多一些书香气息，多一些清新灵性。

我是在书房中度过子夜的，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字的美好和情感的凄婉中。

遇见，是一场花事。没有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一切都简单得耐人寻味。所以，一开始，它并不是一个故事。

旅行中的遇见，是一场偶然。其花期渺渺。可转瞬，让它成为一次艳遇。若要用一生的思念比附一场花开，世间少有。

所不同的是：与你同行。遇见，真是一场天府遗梦。

"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多年前，汤显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该如何解释这种感觉？若是缘分，太过轻浮；是注定，彼此已然各自成家。突然很羡慕这样的一往情深，甚或嫉妒。如是这般美好，若不得，只能是奢望。

此情只道是寻常，既是寻常，也是难得。最无奈的是眼前天涯相隔，天河难度，像时间不能倒置。沧桑岁月，思念穿越时空，斑驳了海蓝与天蓝交割间的时光，以书信诉说的形式隔空对接。你的悲欢，我的酸甜，20 年，此岸，彼岸。

伯伯递进来一杯 White Coffee(南洋老街香浓白咖啡)。来，喝杯咖啡吧，这是我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

雪白剔透的杯子飘渺着腾腾的热气，浓香满室，振我精神。他也坐到临窗的藤椅上，品着一杯浓酽。

如水的晨光，异域的咖啡，两人的世界。这是在梦中吗？眼前的一切都完美得不真实？

伯伯与我会心一笑，说，想不想跟阿姨通个电话？

可以吗？我心底的期待又强烈起来。无数次想象过她的样子，安静，优雅，从容，清澈如深潭的眼睛，透着聪慧。

伯伯先打通，汇报了我来的情况，并把话筒给我。

听到阿姨的声音我就沦陷了。脑海里只有一个词：莺歌燕语。我甚至可以想象到她说话时温柔的神情。

——坐在梳妆台前，镜子中坐着一个年华已逝的女人，不能忽视的线条刻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不再那么清澈，但眼光还是那么柔和，还是那么柔情似水。这份柔情让她的脸看上去那么宁静，那么温暖，似乎还带着那么一点点少女般的羞涩。……

阿姨在文章中的自述，直觉告诉我她就是我所想象的样子。我坐下来回味阿姨的声音，并琢磨她的叮咛。

回到从前。让伯伯在《与你同行》中津津乐道的是山里人的"双喜临门"，我反复读着。想到弄瓦之喜的火热场面，那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襁褓女婴，我的脸颊不知不觉地爬着热泪。

那被阿姨和伯伯抱过的是我吗？"我们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郑重，离开喧闹走向黄桷树。我们对着雨中的青山思考，这个幼小的女孩长大之后，也许山里的闭塞落后会结束而走向现代文明，但她永远会葆其大山的天生丽质。"时隔二十年，伯伯和阿姨为之取名的那个山里女孩一定长成跟我一样高挑了，模样比我更美好吧。

此刻，品啜着的咖啡，有着仿佛童年的苦涩。

矛盾的是性格里深植的悲观因子。不知是不苟言笑还是眼神流露，从小大家都说我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因为农村的落后，重男轻女的思想一时难以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像解除裹脚恶俗一样摒弃。母亲在姐姐出生后便受到冷遇。而我的啼哭证实了性别之后，所有人的眉头都皱成一个死结。接着一桶凉水被提进来，一

双略显苍老的手从肋下举起还不曾适应这个世界的婴儿，面无表情地走向水桶——空气在十一月的冷风中凝结，像是一场庄严的法会。我脑海里无数次回放这个画面，即使它是臆想的，即使我已经健康长大。我不知道如果外婆没有及时进来将那双要溺婴手拦下，母亲此后的苦难会不会少很多。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因为我的出生母亲无法抚养两个孩子而把姐姐送往外婆，以致长大后她与父母产生隔阂难以消除……此后的三女儿啊，不曾被母亲多看一眼就遣送到继续轮回；四女儿生生离开亲生母亲，成为陌路。我一直有个梦想，想找到这个失散的妹妹，想象她若长大成人，也会寻找我们亲人吧。

我的整个童年不知父爱为何物，母亲也把更多的精力投到晚生的弟弟身上。现在想来，我们人生相伴的不仅是贫穷，还有冷漠，缺乏最基本的情爱。

我该感谢这样的童年，以为这样的家庭让我在以后的成长里遇到困难不可以依赖谁，一旦依赖上便无法自拔。如《莲花》中的苏内河，对家庭的绝望衍生出一种扭曲的希望，让她在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爱这个世界，一次次寻找自我。她只是爱自己。这样的性格，无可奈何。

伏案到九时许，我请假似地说要独自出去走走。

这时的我好像对长江很亲近了，也不对夜色有任何畏惧，恨不得融化其中。我在江滩给家中母亲和学校同学打了几个电话，几次要他们听听长江的涛声，心潮激荡。

今天的月亮很好。我站在岸边突出长江的宽阔平台上，江风徐徐，天上一轮圆月，想着伯伯和阿姨的一路同行，想着我的寻觅，摊开手掌，向着江心，想要放飞这一刻的真实，突然理解了喜悦衍生出无人分享的落寞。原来人在快乐的时候最渴望分享，失意的时候倒愿意独处。

江边芦苇从突然传来歌声，有男孩正对着长江大声唱着《老男孩》：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任岁月变迁都抵不过一句“你变了”，凉薄至此，我们还能找回最初的自己吗？起身，走开。

寻觅自我与实现自我之间，还有更长的路。《莲花》里有一句话，一个完成了自我终结的人，将清除干净所有他对万事万物的眷恋之心。我不是山水路上全身匍匐重复跪拜的转经人，只是用内心的谦卑，愿意成为一个苦行者。

那天，圆月，江风，歌声，我，还有夜晚。

The forth day 第四天

一如既往的早晨，空气中却有不寻常的味道。带着奶味的香甜逐渐浓烈。是花香。如此陌生，没有槐花甜甜的稳妥，不是月季的水木平常。睁开眼，枕边一束白花，带着清晨的露珠，静静散发着香味。

他是什么时候轻轻地推开我的闺房？门是一直没上闩的，我的心并不设防。让他看到我熟睡的样子，猫一样静卧，把一束宁馨放到枕边，然后回头看看，轻轻地关上门？

氤氲的香味，连带这一天都变得美妙起来。

我捧着花幸福地走进书房。借花献佛，把那束洁白递给伯伯。说好香啊，充满幸福和感激。

早上好。埋头伏案的伯伯抬起头。然后拿出如这花一下洁白的纸，认真地写

下三个字：栀子花。

噢，这是 20 年前的那个雨后，清新的早晨圣洁的早晨，从石阶上缓缓走来的她双手捧满的花儿吗？ 这芬芳花儿啊，你丰满而洁白，承载了多少甜蜜的回忆？我噙着的泪啊，如同露珠在栀子花上晶莹地闪烁。

继续工作。桌子上是我的相片，栀子花是洁白的守护者。伯伯拿来《天府遗梦》的样书。这里收录了他与阿姨 20 年的点滴。翻开书，重新看这差不多与我同时出生的故事，突然感到有种宿命的味道。

20 年，他们倾情相依，天涯并没有隔断这份精神之恋，却似乎让两个心灵相通的人因为这份得不到而愈加珍惜。

我指尖如风，倾诉此刻心里所有的想法。不想评价，从相遇到相知相思的二十年，也不想如果——如果他们早一点遇见，君未娶妾未嫁，是否一切又都不同。只是寻觅，从他们的故事到他们的现实。寻觅一场心灵法事。

他们的人生，我的人生，谁料得到，这一番机遇，不是你，不是我，恰恰是我们。

我呱呱坠地，生死关头，他们正向着彼此靠近，只是迷雾眼前，不知有路。小女初长，呀呀学语，带给家人一重惊喜也是负担的时候，他们已然讶异对方的存在竟像是镜子里的另一个自己。

时光在岁月的轻轨上一路驰骋，夹带的风有轻轻的呜咽。这一路坎坷与欢畅，二十年前伯伯与阿姨一起命名的那位女孩，这份机缘本应属于她，我没有抢夺，似乎我们都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人生。它从一开始就有既定的轨道，得与失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所以，从不抱怨，也没有理由。一个生命的诞生，总是要经过重重关隘。被选择的生命一旦开始成长，便会有一种使命。所有看似有无意义的行动，无不为着这个使命在努力。这个使命，我一直将它当作信念。当它慢慢浮现清晰时，我似乎应该感谢成长路上给过我鼓励或白眼的一切人与事。

这一路，我没有经历许多苦难，可是却见证过亲人之间的折磨。安妮宝贝的故事里，内河从未见过她的父亲，幻想可以找到一个感情角色来代替这种缺失。与美术老师私奔，她以为找到了。她说，所有的人都以我为耻。我犯罪了吗？我让他们觉得被羞辱了吗？

不是想说家庭的残缺让内河的人生变得缺失。她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着，太过真实。因为残缺，她爱自己，自私地爱。美术老师被辞退，家庭破裂，差点自杀。内河从此不再相信爱，四处漂泊，跌跌撞撞，如飞蛾扑火。

该缺失的永远无法弥补。只是我们该清醒的知道，自己的人生，你将如何生活。

感觉伯伯和阿姨之间的遗憾，反而是一种美丽，一种圆满。有几个人的生命里，会遇见这样的心有灵犀。远离的思念之苦，相恋却责任煎熬的爱而不能，在其他人看来，也许是可遇不可求的幸福。

与你同行。这绝不是一般的游记散文，正如文章中所说，疏忽对大自然的领略与观察不足为惜，你已是最美的风景。再美的风景皆因眼中的你退化成为故事的背景。更何况，这花开了 20 年之久，并且不曾衰败，也不会衰败。

眼前的栀子花香让我兴奋，想起席慕容的那首诗：

其实我所盼望的
也不过就只是那一瞬

我从没要求过你给我
你的一生

如果能在开满了栀子花的山坡上
与你相遇
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
再别离

那么再长久的一生
不也就只是
就只是
回首时
那短短的一瞬

以前会单纯地喜欢最后一小节，这一生浓缩的一瞬该是怎样的美好。翻阅这眼前一封封沧桑的信件，二十年的光阴忽长忽短。他们用纸张轻薄的稿纸诉说各自生活的喜怒哀乐以及对这段封藏感情的检讨，质疑，痛苦以及一种近乎折磨的相思的喜悦。

这一切多像恋人间的喜悦苦恼，可是责任心让他们为这样普通不过的感情承受的更多，没有经历的我无法感同身受他们为保持纯粹的情感做出怎样心痛的分离。

不知道是哪个可爱的邮递员叔叔将这些情意送达。他的脚步一定或轻松或沉重，因着背包里的喜悦与痛苦。

记得第一次看完《与你同行》后，我以为这样的故事是一个秘密，现在伯伯将要公开它，我很是惋惜。内心深处，我有与阿姨相同的想法，也许是女性特有的心理：我和你的美好，只有两个去处。一是心田最深处，一是坟墓。毕竟这是个崇尚物质的社会，这般美好的曾经，不是被议论，就是被遗忘。两者都是不被看好的结果。

可是又会不甘心，这个世界太需要一个人站出来呐喊一声来唤醒一种曾经我们并不陌生而今渐行渐远的浪漫情怀。至情至性，至真至纯，这些美好的词我们会经常说，因为向往。可是经常说不代表熟悉，相反，可能是因为太缺乏。

栀子花香依旧缱绻，如同与你同行的意犹未尽。

The fifth day 第五天

这几天睡眠出奇地好，睡时睡，醒时醒，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始生活。

我照例去书房问早。伯伯抬起头，说，谢谢你。让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很有灵气，我没有看错。这句话让我倍受鼓舞，是本性里渴望被证明的快乐。原来，他征得我同意看过我已写的文字，对我充满感激。

我可以抱抱你吗？

可以。为什么要问我，为了尊重吗？有什么比拥抱更能表达相互情感？在这个美丽的早上。伯伯很是激动，他的力量清楚地传达此刻心情。但是，却轻轻地耳语了声谢谢，双臂很快就松开了，不到两三秒。 我的心有点落寞。人有时候真的很容易满足。我只是在做想做的事。他也只是在完成想要或者必须做完的事。

回到书房开始工作，这次是两人共同，一米方圆之内，我用笔记本，他用台

式。两人在敲打，两情在挥洒，有点红袖添香的味道。突然感觉有些异常。扭头看伯伯竟然哭了，泪眼婆娑地盯着电脑屏幕。好像刚刚向网上发出了某种呼吁。

伯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我把手平摊着伸向他。

他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像是汲取力量。又很快松开，淡淡地说，没事，跟你没有关系，以后会告诉你的。

那一刻，我有一种心碎的疼痛。我害怕眼泪，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充满着欢乐。即使眼泪，只应为感动而流

桌旁的栀子花已渐趋枯萎，我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将它插在水瓶中，可终究无法阻止它的衰落。世间的所有仿佛都是这样，就像时间，割不断，留不住。我能做的就是把它已经掉落的两片花瓣夹入书页中，翻开书便花香扑鼻，有一天它的香味也会渐渐消失，可是它曾经给过的感觉，却可以刻骨铭心。因为初闻花香，心便明了，怎样的生活才是不违心意的。

“与你同行”其实仅有一次，无数次的是独行。他遇到过数不清的磨难甚至危险，可是这一次却足以感恩前行的每一步。如同那善生跋涉高原高山，徒步看望多年不见的内河。前行是一种形式，他们是彼此内心唯一的朋友。内河看到善生生命里的缺失，“你不爱自己。”她说。善生知道内河宿命里的漂泊。“你只爱你自己。”他说。

伯伯曾让我设想他与阿姨重逢的场面。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心中的设想，我的眼前就是这样一幅画面。仿若初见，又却曾相知。时光倒流，我们都还是最初的样子，却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老去。从未离开，天涯咫尺。不曾相见，何如，思念漫漫。

正如善生，他不过是一个在虚妄欲望和幻觉中起伏的中年男子。某一天他看到自己的万念俱灰，决定去墨脱看望她，在她去世近两年的时候。他不过是遇到生命里可以倾心相对无言相契却无可奈何的失意苦行人。一直想做点事去珍惜已经不再年轻的自己，在他们相遇二十年的时候。

他们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相似点。他们在同一时段出现在我面前，在我开始自己想法的行动时，无一例外地给了我前行的勇气，甚至给了我更多。

橙黄午后，与伯伯坐在公交车上。我想起这样一句话：日落以后、天黑以前，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段。如同成年之后、老去之前遇到的我们。

走神于窗外，行至闹市，内外嘈杂。伯伯说这是城市最繁华的街道，闻名四方。并不断指给我看两旁的建筑，多半是民国时期的。用途与以前也大多不同。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也许每时各地都在上演。你看，许多房地产商拆迁历史文物，合不合民意，只为了利益。这是大城市的大悲哀。

伯伯是带我出来看看这些建筑吗？ 停下来时，他像公布谜底一样没有玄虚地说，“这是一家一流的老字号店，你去配副合适的眼镜。”

原来，伯伯还惦记着我那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近视的双眼。说话间，已经到一家百年眼镜店了。我卸下隐形，至少要休息二十分钟才能查验视力。因此伯伯乘隙拉我出去，逛逛全市著名的步行街并购物。300 度近视，我不得不被伯伯牵着，他成了我的拐杖、我明亮的双眼、我心灵的依藉。我不喜欢逛街，更不谙购物，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被冲刷出光怪陆离的意象。

天色已经全部暗下。拎着满载的欣喜，与伯伯沿街漫步，周围不乏形色匆匆之人，亦不乏约会的情侣。灯光闪烁，建筑繁华，我想我还是适合安静的小城，夜色中可以隐藏心事只属于月光的清凉小城，不习惯这样从人到物都如此暴露在灯光下，无可消遁。不是不能适应地想要逃离，只是对环境本能的挑剔。可是长江边的几天小住，却使我产生一种依恋，似婴儿对摇篮的依恋。一座城市可以有这样相反的两面，也让澄澈的人明确自己的需求。一直都想知道，我想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在干什么。

在著名的标志性建筑海关大楼下等车的时候，我想过，目前尚在此城省亲的阿姨不曾如我这般幸福吧。他们只是共同领略了 20 年前的山水美景，而没有在今天共享春宵一刻，包括江边的繁华绚丽——此事古难全。

返回到莲花湖畔，我们停留过一会。以为伯伯会跟我谈谈文章的构思，不知何故他又匆匆离开，可能有哪里不舒服。只说你以后可以独自来，带着《莲花》，也许有更多灵感。我其实当时就像想留下，但面对茫茫黑夜，没有他在身边，我不敢。

回家后，我继续敲打文字。这样的感觉真好。这几天，头脑清晰，随时都会有写字的心情。我无法解释，环境，也是心境。也许，我已获得内心深处的密码，随时出入自己的心灵，只是如果环境使然，我必将面临跌回迷失的轮回。

我想，这样的深夜，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挣扎的事，无法动弹。

推开门，看他熟睡的模样，不禁倍感孤单，为他。无数个这样寂静的夜晚，空无一人的屋子，他是怎样在思念和忧伤中入眠？

The sixth day 第六天

我来的第 N 天，星期一。

神思恍惚，越来越觉得原来生活的环境像是一场梦。也许，现在才是在梦里呢。回想这几天，江滩，大桥，轮船，这个书房，还有与你同行，甚至自己的文字。

我该出去看看这里的阳光。喜欢看阳光穿透云层的线条明朗，可惜这里水汽太重，雾气总散不开，在房间里总会以为将会下雨，白云千载空悠悠是难得之景。所要去的是一所“中国最美的大学”，那里有位高中同学。当然，接待是伯伯的一位朋友，就是给我制作这张桌上玉照的摄影老师阿林。

我有点迫不及待要出门，但伯伯认为上午是出活的最佳时间，另外原因是安排的饭菜要我参与才能消耗完成；再则，上午别人也都很忙。于是，我在书房里照例“办公”，却有些心不在焉，不知在想什么。

无数次在窗前望江，想象着江南的校园和想见的人。同学 H 的电话是我昨天好不容易才打听到的，他现在是何等模样呢，也许他看我与我看他一样模糊。

老实说，迄今为止的二十青春，我没有过初恋，没有暗恋，连一个印象很好的男生也没有。并非好高骛远，根本原因是我认为自己不会给人好印象，以己度人，也就从不朝那方面浪漫过。我的记忆有一种功能，过滤掉所有的不幸，把它们深藏以致忘却。

我曾经有过一点自信吗？ 丑小鸭能够变成白天鹅吗？我不曾想过。

有一次，就是去年在运城一家旅店做服务员的时候，一个小男人居然要搂抱我并说要我跟他结婚，简直太荒唐了。从恼怒中平复心情之后，我从他渴望的眼

神中隐隐感到一点自我安慰——我居然是可以嫁得出去的。

真正的自信获得还是今年从伯伯这里。“2012 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这首歌稍改年号就可以让我吟唱不已。正是蒙山给我的自信，让我不失冒昧地跑到千里之外，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从自己的内心到他人的内心，开拓了一趟属于青春梦想的文学之旅。外界的影响力是如此奇妙，经过这几天的耳濡目染，我觉得自己成长了，有了一副新的打量世界的眼睛（眼镜）。尽管没有任何成果，但我有勇气去面对别人，包括这位昔日同学。

像没有老师在场监督时的自习课那样，我无数次打野。临窗眺望，长江在崭新的镜片里清晰了，奔腾着，把我的心绪一起连接到白云悠悠。我想我能够面对一切，甚至于从未萌生过的爱情。今天，在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心境下我要忘我地投入一次，像江上帆影顺水推舟，直到八百里洞庭。“我们周围有洞庭波涌连天雪，有斑竹一枝千滴泪。”

还是阿姨版的《与你同行》文字更让我倾心，我几乎能够背诵下来：

——真希望这条船一直飘下去，飘向大海，永远没有尽头。相拥着，你在我鬓边耳语。

如果把你的一生比作一部交响曲，我在里面算是多长的一段音符？我喃喃地问道。

你是最高潮。你动情地说。低下头，探寻着。双唇终于胶着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情感就像那决堤的江水，奔流倾泄。这一刻，我们愿凝固成雕塑。

我的航船在哪里？谁将与我同行？那将是永远航行中的“泰特尼克”。

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you are here in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

中饭后收拾停当，我穿上昨天新买的一身，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样式简单的粉色短袖衬衫，花式丰富饱满的七分裤，还有绵软舒适的帆布鞋，我穿上了从未有过的青春与活力。愉快而自信，像雨水洗涤之后湛蓝天空下欢快的鸟儿，我迫不及待地飞向翠绿清新的树林，想吸引整个世界观赏我的美丽。

等一等。看着正准备开门的我，伯伯想起了什么，转身走进他的房间。

面含微笑，一如他每天的慈爱。伯伯竟从一只首饰盒中拈出一条项链，闪烁着蓝色的宝石。

一切都静止了。眼光晕眩中，伯伯把项链戴上我的颈项，低头俯就的那会，我听到他心跳怦怦，好像一位父亲在为远嫁的女儿送行，心怀祈愿，万般慈爱。顿时觉得自己全身发软，想跪下身来，感谢亲恩……

一切都在我内心，点点滴滴。

快去吧。来不及听我一声谢谢，伯伯就要我赶路，一种放鸟归林的感觉。

从莲花湖上了公交车后，感到自己与初来时天差地别，虽说不上光彩照人，却也与周围女孩几无差别。物质的拥有、外貌的改变就这样容易吗？精神内心上

呢？谁能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难道去见男生，就要这么慎重、这么华贵吗？伯伯要从形象上给我自信，让我从来没有过地美丽。

美丽的江城，你让我的青春绽放出花朵，如栀，如莲。

过桥看江，是将长江拦腰截断的角度。俯视江面，烟波江上使人愁。不怨水是愁的代名词，那流动的波纹不就是因愁未展的眉心吗？

终于，那绿树掩映中的美丽大学到了。小雨过后，浅浅的阳光隔着密密的树射下来。南方与北方的第一不同就是绿意。这里的路边树可以密到看不到土地，就这么一路绿，满眼绿，看得多了，眼里都像盛着一汪水。

不知道走了多远，过了多少个分岔路，每一条路都像没有尽头，暗处让人压抑，明亮使人迷茫。我感觉很累，想要休息。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静静地呆一会。不远处是面临毕业的博士生穿着博士服拍毕业照。穿着上世纪的学生装，乍一看，真像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年代。还是会有落寞，这场景永远都不会属于我。

有那么一瞬间特别想给一个人打电话，给那个可以一起疯一起“二”的海绵宝宝，或者流年里的一段美好相遇，或者一直支持我远行的小米绿豆粥。最想的是给伯伯打个电话，终是没有摁下拨号键，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今日我却不知是喜是悲。

The seventh day 第七天

昨天的黄昏、深夜及至今天的大半天，我经历了太多，见到了同学，颇感隔膜，他竟学的是政治系；在阿林老师的带领下吃了肯德基，第一次看了 3D 电影，到过这座城市最为骄傲的几处景点，还第一次摆弄相机拍摄风光。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好，这么紧凑。我快乐着，但也很累很累。游玩是需要体力的，也是需要精神消化的。感觉自己在精神的盛宴中生吞活剥，食古不化，只是按伯伯的要求匆匆地记过几笔，但所有行踪和印象都在脑子里照片般存留。

一切倒是尽兴而罢。宾馆里的夜半被不知名电话惊醒之后便无法入睡。隔窗看夜空，空洞洞的黑，似乎我与这个世界无关。认真地想，这一个人的旅程，关于寻觅，关于未知，关于靠近。

久石让的音乐空灵流动，像极了这个夜晚的宁谧思绪，想起一句话：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

这座城市惟一跟我有关的那个人，其实还是在江北莲花湖边的伯伯。

他的今天怎么度过？一定在为明天的活动作精心准备。或者，没有我，伯伯可以更轻松地跟阿姨见面吧。

我们下午四点在图书馆见面，这也是事先约定的。一日不见，真如隔三秋啊。伯伯精神矍铄地走来，我欣喜如初地迎去，像在蒙山一样亲昵地挽着他，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意。这毕竟不是蒙山，不是江滩，人多眼杂的场合，伯伯有点不好意思地婉拒我。

打的回家。车上的我昏昏欲睡。回家躺到床上，想着伯伯神采飞扬的样子，也许是完成了期盼以久的会见，心里着实为之高兴。我出门来，对伯伯说睡不着。他笑笑，叫我洗澡进餐。

晚上扎在书房里，整理心中的千头万绪。栀子花有些凋谢了，我却不知哪来的亢奋。以为我精力不济，伯伯又冲泡一杯 White Coffee 进来，并没说什么。再进来时，九点多钟了，但心我太累，伯伯问：是继续写作还是江滩走走？我说，走走吧。

伯伯转向去拿来她女儿的一件蓝底碎花裙裤让我换上试试。

我在卫生间去穿起轻柔的吊带裙裤，在镜前闪耀的灯光下，突然发现自己竟多了几分青春的靓丽。曾几何时，无论在任何场合，我都是丑小鸭，从小伴随我的，只有自卑。从未像今天这样发现，其实我也可以让自己这样美。在镜前、在不属于我却给着我温暖的家中，我第一次有勇气对着自己甜甜地笑，有什么比一个处于妙龄时期的女孩儿找回失去已久的自信更让人欣喜呢？是什么让我寻觅到 20 年来从未有过的自信？

我要以最美的姿态去面对伯伯，以回馈他让我感受到的种种美好。至此更加坚定，这一程，我将满载美好。

我从客房再出现时可谓闪亮登场，一件衣服的改变竟如此神奇，我一下成为城里女孩，精神风貌整个改变，也变换出一种心情，轻快舒适。

当我要去换下蓝花吊带短裙裤时，伯伯说，就这样出门。我颇有赧色，说从来没有这样穿过。他说城里女孩都是这样的。想到有夜色遮掩，我恭敬不如从命。

这样，我们踏上人迹寥寥的深夜江滩，共沐晚风，仰望江上那轮圆月。时当端午，说了些盐蛋粽子之类的话。我几次想问伯伯的今天是怎么度过的，欲言又止。

澄澈如水的月光洒在窸窣摇曳着的树叶上，阵阵清风，摇曳着树影如水的灵动。对岸江面各种现代建筑大厦上装饰的五彩灯光，透过蓊郁的树叶间缝隙，闪烁着缤纷撩人的舞姿，有各种虫鸣的欢快声轻轻伴奏。

我喜欢长江，它是波动的。也许是江上轮船的缘故，它是亲切的，连拍打岸边的力度都那么柔和。岸边芦苇丛丛，随着江水的波动而摇摆，清香散发。它不似家乡黄河的安静，内里却汹涌着漩涡，可望而不可及。对黄河，我们崇敬，对长江，可以撒娇。

闭上眼，这座城都是晃动的。如同摇篮的婴儿，我兴奋地望着江涛。朋友说过，在江边，我的声音都是清亮的。这也许身在异域的心底声音总会不同吧。我真想告诉远方亲人我在天堂，真不想离开这与黄土高原迥异的美妙江滩。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样的夜，这样的江景，若是情人如鱼得水，如胶似漆。我们却不能。这是何等的悲哀。我真想让自己幻化成海外归来的阿姨，扑到他的怀抱里，像舒婷的那首《神女峰》中写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与其在海外眺望多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伯伯望着明月发了会呆，突然对我说，明天，明天你一切都明白了。

明天一定是个盛大的节日，明天一定非常美好。我相信。几天来，我们相处的所有细节都如此美好，似乎在为文学营造诗意的氛围，为明天的到来作好铺垫。那么，明天，一定会上演优美的剧情，进入文学之旅的高潮。

笔记本电脑是没有关上的。回来后我仍要伏案。伯伯忙了一会后发现书房灯还亮着，就来劝我休息。也许他要利用书房和网络做些事，我回到客房。伯伯接着进来，似乎要安慰我几句。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他的眼神有些异样，似乎有句话要鼓着勇气说出来，冲击我的心理底线。我有恻隐之心，怜悯他的身心交瘁，也劝他早点休息。

伯伯回到主卧，可能寤寐思服。等到我把灯熄了，暗夜中感觉他进了书房（而不是我的闺房）。第二天他让我看信，说明他读了我的未完初稿，为文章的修改和构思，直到凌晨。

The eighth day 第八天

我曾在邮件中写道："看完（与你同行）两篇文章后，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二十年以后，你们是否可以再次共游那年还未开发的'寻仙沟'，或许还可以看到那年一起起名的山里女孩，也许她已是美好的模样……如若可以，我愿陪伴二老身旁作尽职的看护人员，顺便见证这段美好的完美终结。也希望可以顺便遇见属于我的美丽。"

梦想中的早晨来了，我感到不一样的气息。

"来，帮我剪剪。" 窗外细雨浸润，室内的温柔中，我和他近距离。

原来伯伯要我操刀剔除他嫌芜杂的鬓角，想以最佳的面貌出现。我有点笨拙地修剪几根白发时，不禁有点黯然神伤，青丝邂逅，白发相见，这是怎样的剧情。

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谛视，他今天格外年轻，眉宇间散发着青春的朝气。我说，伯伯，你一点也不老，依然帅气哩。

他笑笑，你好好收拾一下吧，马上出发。

啊，原来就在今天——她要来了，从茫茫地大洋彼岸走来，从他 20 年的魂牵梦绕中走来。

与伯伯短短几日的接触，便让我收获到几世的真情，那他心中的这位女神，20 年来与他同行的她，又会给我怎样的期待？无数次想象着她的模样，无数次期盼着她的到来。

她还会如少女般披着垂落瀑布的秀发而来吗？ 她还会穿着那袭雅致的绿色丝绸裙而来吗？20 年的无情岁月啊，是否早已改变她年轻的模样、姣好的面容？

我的心情，就像遍寻而得的妹妹要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打的前往，突然想到那条绿石项链，让它点缀在自己的颈项。

——以上 15000 余字，下面的约 5000 字，将写完第八天与阿姨的会见；第九天，我的离开以及对此次文学之旅的感慨。

下面杂乱文字仅供你参考。

（

闭上眼睛，一切依然是那么清晰。你的眼神，你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记忆犹新，仿佛那个故事就发生在昨天……

他们的相见约定于幽静的山脚，如20年前细雨飘渺的青城山下。

茫茫雾气笼罩，山峰黛青而朦胧，湖波纯清而淡雅，我与他伫立于悠荡水上的风雨桥头。期待着她的出现，心儿随着湖面轻轻荡漾。

终于，桥头那边，青山为背景，淡黄的碎花雨伞为点缀，我看到一位风姿绰约的阿姨一袭青衣，柔柔地迈着步子，缓缓向我们走过来。

似看到我们俩的等待，阿姨突然一手举着伞，一手欢快着挥舞着招手，由一位端庄高贵的成熟女性瞬间变成了青春活泼的少女。

"她来了！伯伯您看。"我比伯伯先看见，而他便透过朦胧的雾色望过去，满脸欣喜，"终于来了"。

啊,"终于来了",这一声欣喜的感叹道出了多年来如这流水般绵绵的思念啊。

而我则像一位离家太久后见到自己母亲的孩子，冲出伯伯的雨伞，欢快地跑过去投入母亲的怀抱。对面的阿姨也放下雨伞，任这绵绵的细雨飘渺，张开双臂迎接着我的到来。噢，一切都那么陌生又熟悉，这是我梦中的情景吗？

"好久不见。"含蓄中透露着欣喜，她的声音格外清雅，如静静流淌的小溪。

"好久不见。"深沉中掩藏不住激动，他的声音有些浑厚，像山谷回音。

两句简单而清晰的"好久不见"啊，相互回荡着交融着谱出了这山中最悦耳的曲。

20年的重逢啊，手抚桥栏，相视无语。水势茫茫，心事茫茫，都在他与她的心间，层层荡漾。

他撑起了伞，她幸福地依偎在他的伞翼之下。

——"雨很碎，似有似无，可以无须在意。我仍撑着伞。在这种伞翼下，你很弱小，你感觉到一种宠爱。眼光闪了一下，对我的诡秘。你拧开黑皮质的小手袋，拈出折叠的地图，展开，纤手指在一角，黑发垂落又扬起"

一切都是20年前的再现，他和她总是这样充满着神秘。零星的雨滴，给他们的撑伞漫步点缀诗意。

伯伯曾让我设想他与阿姨重逢的场面。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心中的设想，我的眼前就是这样一幅画面。仿若初见，又却曾相知。时光倒流，我们都还是最初的样子，却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老去。从未离开，天涯咫尺。不曾相见，何如，思念漫漫。

"我们不管你了哟。"忽然想起了20年后，在他们身边的我，他回过头，对着正幸福地望着他们相亲相爱的背影的我说。言语中仍不失活泼和亲切，亲切中带着我不曾见过他拥有的幸福。也许，只有在20年前，他才这般过，也只有在她面前，他才会这般真正的幸福、甜蜜。

我放慢了脚步，我同时希望放慢的啊，是时间。

多希望时间永远停止于这一刻，希望他们就这样幸福地融入苍茫的绿色中，融入最终都要归依的自然。

望着他们依偎着渐渐远去的背影，心儿不禁微微地凉，泛起淡淡的忧伤。我曾经也如这般纯真而朦胧的爱情啊，因为我的不懂和胆怯失去了原本的模样。

如果再让我走过，我一定不会因为不相信而错过，错过如眼前这般，应属于我一生的美丽。

天色渐渐暗去，伯伯牵着我们来到吧厅，就像牵引着他的妻女，浪漫而充满柔情。

"看，阿姨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一如那天电话那边的莺歌燕语，她的声音

清雅而温柔。像是早早地知道我的到来，毫不陌生，阿姨亲切的从他典雅的包里拿出一块秀丽的手绢，慢慢打开。

我感到无限的惊喜也充满期待，有什么比收到礼物的那一刻更幸福的呢？她像一位母亲把自己世代传流的某件饰品一样，现在要小心翼翼的传给她的女儿。打开来，我几乎要惊叹出来，一条淡黄色的晶莹剔透闪闪发光的项链，和伯伯送给我的那一条似乎是一对。她轻轻地将它戴到我的脖子上，眼神中充满着和伯伯一样的慈爱，那一瞬，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儿，一次简单的邂逅，让我成为了一段坚守了 20 年的纯真爱情的见证者，并且在冥冥中得到了如此真挚的双重宠爱。

而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二位事先并没有共同商量赠项链与我。我甚至不能相信，冥冥之中竟会有这样的心灵相通。

伯伯的一位朋友过来要给我们拍“全家福”，伯伯和阿姨慈爱地将我拥在他们的中间，我们幸福的对着相机。当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我后退一步踩上台阶，张开双臂，因为，不在中间做阻隔，我要将他们拥入我的怀中，感受到我可以给他们带来的无限温暖。

那一刻，我们流泪了。

那一瞬，一辈子。）

The ninth day　第九天

一个年轻女人的美丽已被岁月残忍地磨蚀了，都变了，一切的一切…… 唯一不变的是你在我心中的永恒。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心灵深处，我寄存着你。那本是一块无人涉足的荒地啊，你却把它开垦得花红叶茂。

你现在好吗？你快乐吗？你能感觉到我的思恋吗？我灵魂的朋友。我相信你能感觉得到，因为你能把你送入我的梦中。你知道吗？你是这一生中唯一让我产生了心灵感应的人，而且似乎成了永远的唯一。

The tenth day　第十天

桌旁的栀子花已渐趋枯萎，我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将它插在水瓶中，可终究还是无法阻止它的衰落。世间的所有仿佛都是这样，就像时间，割不断，留不住。我能做的就是把它已经掉落的两片花瓣夹入书页中，翻开书便花香扑鼻，有一天它的香味也会渐渐消失，可是它曾经给过的感觉，却可以刻骨铭心。因为初闻花香，心便明了，怎样的生活才是不违心意的。

早早醒来，清晨窗外朦胧，神思恍惚，越来越觉得原来生活的环境像是一场梦。也许，现在才是在梦里呢。回想这几天，江滩，大桥，轮船，书房，还有与你同行，甚至自己的文字。

这一段路途已经完结，我却还未抵达。回头看走过的路，写下的文字，如同镜中花月、水中影事。我知道，再次起程，它不会自我终结，因为一直有牵念。

拍下的照片，每一张，我细细回忆。无论谁看过，无论怎样评价，这是属于

我的漫长寻觅。在某个细微的时刻，我会发现表情里细微的刻画，暴露出镜像前不完美的自己，小小的心动，如同喜欢上自己。

江雾弥漫，心情迷茫，却总在最后内心厚重。

六月，是烟花季节，就像童年，美好而短暂。

六月初，春末夏初，莲花开而未绽，是睡莲的时光。记得高中语文考题中有选国花的说法，要求写出理由。我写了这样一句：牡丹太胖，梅花太瘦，莲花总相宜。代表国民与国家的花，大气固然重要，规矩太过了，富贵也是呆板的。冷气太重显得骨气傲，怕是盛气凌人。不若清雅可宜人，端庄不可亵渎。

我快速摁下快门，转眼拍了好几张，将这些遗世独立定格。

南洋老街的白咖啡，本色的苦味带着伯伯冲泡的香甜

六月，是烟花季节，就像童年，美好而短暂。也如此行，终有离去的无可奈何。

来时雨，去时雨，心空何时晴？

我们坐在高层巴士的第一排，伯伯为我送行，一直送我去火车站。俯瞰着雨中蒙蒙的街市，我握着伯伯的手，泪眼模糊。

喜欢独行的我，一直以为自己习惯了启程，习惯了漂泊，不会在一处有过久的停留，更也不会有过多的留恋。而此刻，原本习以为常的离别竟成了我最害怕面对的现实。

“你是我们二十年情缘所诞生的结晶，是我们 20 年相爱一场的孩子啊”，临行时，他流涕的话语啊，成为我永远无法割舍的牵连.......

这一程，我满载而归，莲花纯洁般，世间的美好......,..

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窗外在下雨。已是凌晨，透过绿色纱窗，我可以看到绿色植物的宜人清爽，我戴着百年老店的眼镜，想象着几百公里外的伯伯正熟睡着，不知是不是如那晚进入他卧室阳台搭衣服时的疲惫。他确是累了。我只是想尽所能，帮他洗了两件衣服，悄悄地怕惊扰他的沉睡，却无意知晓了他的脆弱，连睡梦都让人感觉到疲乏，真正是心累。

这夜， 圆月，江风，歌声，天光微凉。想象着与你同行，20 年前他们欢笑着的年轻模样，眼前淡淡的 20 年时光轮转，一如那信纸上经年的沧桑。

“老男孩”：“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

梦想遥不可及吗？为何江中那样泛着搏浪江水逆流而上的点点星光？

“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模样/”

生活是无情刻刀吗？可是为何 20 年岁月沧桑，不曾切断他和她绵绵的红丝线，不曾改变他和她年轻的摸样？

年轻的我，面对着即使在暮年，也要倾情生命的泳者，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追求触手可及的梦想？面对着这样漫漫 20 年的坚守，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追求本属于自己纯真的爱情？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依然可以随时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摸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依然还会有人在那里游荡........”

消散了《老男孩》，我更喜欢这样清新的歌声，在江风中，飘荡，人来人往.......远方，静谧中，闪耀着点点星光。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依然爱着你........”

“休息一下，看看长江。”伯伯似乎要摆脱某种尴尬，说完便转身掩上门。

我沉浸在传说故事中，无法醒转，眼睛酸痛亦不自觉。抬眼看窗外的长江，水雾蒙蒙，再次想起那句流传千古的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也唯有这样的水孕育的人才会有这般诗情，送友送出一番浪漫，隔断千年，衍生出这样一段奇缘。

这天晚上又是深夜不眠，桌上的咖啡已经凉透。说什么，只用文字记录。太多的话已经无从说起。搁笔至此，也许我能说能做的真的不多。一直都觉得我长大到足以照顾别人，可是在有些时候有些人眼里身边都只是小孩子，从思想到行为，长不大。比如吃饭。伯伯总是说，你吃饭的样子真让人心疼。总是只吃一点点。这一句话竟让我明白为什么母亲总是为我吃饭而生气，她不是生气，是心疼。我却从未为她想过，还想着这是小题大作。

你看，早上的鱼吃得还不错。中午伯伯专为我炖的乌鸡汤，我却是有负他的心意。晚上又是。我愿意将你无微不至的照顾，可是却承受不住你虽无意却是不接受的那份失落。也许太多的失望源自我给的你接受不了。

此刻是另一个深夜，我看不到窗外的天空，只是隐约看到那天的自己，电脑前敲打文字的自己，就像此刻，心无干扰，全是身受至深福德的感恩。

层层的江水卷来，大桥坚毅的躯体横贯于滔滔江面，对岸灯火辉煌的开始晃动。这座城都是晃动的。如同摇篮的婴儿，我兴奋地望向母亲长江。

这样温馨的江边，全身心的舒展，让澄澈如玉的月光笼罩着全身，让习习清凉的江风亲吻每一寸肌肤，刘墉的《夜之族》“夜，总是最软的，适合用手来行走，用皮肤来呼吸，用耳朵来观看……”在这样柔软的夜里，我不再是我，我已与自然相容。

将头轻轻倚靠在伯伯的腿上，在微凉的长石凳上，闭上眼，听江水滚滚，没有任何不安，只有甜甜的羞涩，因为想象着那懵懂的爱情。

我静坐在桌旁，洁白的栀子花依然弥漫着它的芳香，抚摸着这本厚重的《天府遗梦》，“与你同行二十年祭”，噢，这是散文《与你同行》的珍藏版本。原来，所有的美丽都来源于此，所有的真情都聚集于此，捧着这本汇集了 20 年真实的文本，不觉双手沉淀。

20 年，他们倾情相依，天涯并没有隔断这份精神的爱恋，却似乎让两个心灵相通的人因为这份得不到而愈加珍惜。

他们的人生，我的人生，谁料得到，这一番机遇，不是你，不是我，恰恰是我们。

我呱呱坠地，生死关头，他们正向着彼此靠近，只是迷雾眼前，不知有路。

更何况，这花开了 20 年之久，并且不曾衰败，也不会衰败。让我想起那首诗：

以前会单纯的喜欢最后一小节，这一生浓缩的一瞬该是怎样的美好。“就只是”的简单重复让回首时的短短一瞬定格，挥之不去。

相思相知二十年 • 代跋

上篇

1

2011 年 8 月 8 日，久久盼望的包裹终于收到了。

这天离我们的初识整整 19 年加 2 个月，离我们相知 20 周年还有整整 10 个月。

我的心终于放下了。

“对于我的灵魂，这个愉快的纪念日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它像有一丝灵感，我只需信笔写来，笔下的文字完全是它授意而成。这就是对爱应有的永生的感觉，就是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灵魂神圣的忠诚的激情，就是对我们光明前途的预知。有一天，当我们展开心灵的翅翼，飞翔在天空时，我们将看到身后是我们相爱过的大地，前方是我们将相爱的天国。在爱情里，这种光阴如此令人赞美。大地和天国将混为一体。”法国作家雨果每年 2 月 17 日要在纪念册上写一段话，纪念与朱丽叶特相爱的初夜，表达对她的眷恋之情，这是他 1867 年 2 月 16—17 日写的一段。

每年“六八”（即 6 月 8 日），就是我们两颗心一起博动的日子。那天，她说要寄东西来，因为加拿大罢工而延宕，后来终于是寄出来了，路上要走多久？从来没感到的遥远。一个月过后，我就担心它会在哪个环节丢失，那将是巨大的损失。现在总算到了，天可怜见，给我们最后以结局，是句号而不是省略号。

但是我并没有急于打开它，探囊取物，操之何急。不免有疑惧和担忧，里面是否有决绝，是否有勒令？是否有我并不想看到的东西？事实总是不能回避的，我不过是想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心情打开它，便于品读并写下感受。

两天过去，时间和心情并非最佳，也不可能最佳，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它。

包裹是白色的，是北美的白美——冰川那种颜色，to（收件）栏上竟只有地址没有名字，这是她第一次使用的地址，可能是最后使用的地址，名字是忘了写还是懒得写？还是要感谢邮政工作者，他们终会尽职，并且一路流程畅通，没有遇上动车追尾类似事件。

盒子里装着几本书，一本竟是《天下趣联三百笑》，我压根忘了，还有这样一本赠她的书？扉页上白纸黑字：“1992 • 10 • 8 于崇阳”，哦，那是参加笔会时所购，投其所好，表达过最初的牵挂。一本是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廊桥遗梦》，这好像是我在宜昌时送给她的；与之挨着的是她在美国买的英文原版《廊桥遗梦》（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是我完全看不懂的。第四本是我的《xxxx》精装本，有点泛黄，扉页写的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1999 • 7 • 28”，它是我托一个朋友送往加拿大的，保存完好，好像没有翻动过。

同样感到意外的是两本“手抄本”，一本是我的“与你同行——给朋友 XY”手稿复印件，工工整整地誊抄在稿纸上，共 103 页，并作了装订以白皮包装；一本是她的电子打印稿，首栏是“《与你同行》于 2004—07—18　09：11：49”，应该是她刚写完后的制作，抑或是

我打印好寄给她的？

真感谢她保留着我都没有的手稿，这是我们心灵的“镇宅之宝”，由它开始了一切。它与上述其他文本，引发了我对过去岁月的漫漫回忆。但这些似乎不应该退还给我，若此，她将拿什么回忆？这是否意味着她甩下包袱，不愿意再为之所苦？

因此，感动之余，我的心理是失落的，有点类似期待的婚事被“退彩礼”的感觉。

我现在知道了，她在出国之前整理行装时是何等的踌躇和纠结，这些东西被她决定带上，相伴一生，此举本身就胜过千言万语。现在寄来，其意如何？

包裹里没有更多。那两张在青城山和峨嵋山时的照片。最为精彩的是一枚装在盒子里的印章，它上端是狮子座像，四面微雕依次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李白的诗“玉阶生白露”及画和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从题款上知道，1992 年 7 月，也就是在那次美丽的旅行刚刚结束之后，我就委托朋友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工程。上面的诗词，不知是我还是那位朋友的精心挑选，都是我们最为喜爱的。就凭着这一件事，就说明我有多么地投入，她怎么会不感动？

与之同样堪称经典的还有那枚小小的黑底白纹卵石，二十年过去，谁还记得这颗比蚕豆大不了多少的石头呢，然而她竟保留下来了！曾在网上邮件里说，“还记得那块我在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口的沙滩上捡到的存有飞天仙女的石头吗?(当然，你曾对仙女之说不以为然）我还保留着那块小石头。”此刻反复摩挲，光洁晶莹的石啊，上面是飞天的仙女？还是她？为什么会是她发现了它呢？千万年磨砺的精灵，被她的纤手从水中托起，被她的心灵在圣坛上祭拜。不难想象，不知多少次，她捧着这小心肝！万般珍惜着这江河交汇你我相知的见证物。

睹物思人，仅从这一点，就说明她是何等的不俗、可爱。我为她感动，也为自己感动，还为我们主演的这场“20 集电视连续剧”的精彩而感动。

“情人永远不会错。”（巴尔扎克语）我终于理解，她没有让我难堪，而是又一次经历了痛苦的割舍，委托我保存这一切，对我仍是充分的信任。

但是，我将怎样把这些保存呢？

2

20 年的交往和心心相印，保存在我们的生命里，保存在灵魂深处。

那是 1992 年 6 月 6 日周六，我突然接到可以到青城山疗养的通知，是临时顶替别人。当时我并不想去，但酷爱旅游的我仍排除困难，迅速准备，料理家务，于第三天出发了。“8 •50 集合，9 • 00 开车。40 号人赴武昌南站。坐 4 号车厢。76 次特快，赴成都。”

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旅行开始了。

那时的我正当年华，喜欢结交，很快成为这群人的中心。35 个小时，“车上消耗了一只鸡、4 枚咸蛋、8 只粽子。喝了无数的水。”当然也说了无数的话，不然坐在车厢里如何打发？

她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日记中是到青城山的第三天。“饭后 x 大夫同行，本欲去圣母洞，料定一般化，不如带她去开开眼界。”这是一次“自选动作”，旅途中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没有料到的是，从此，她之于我正如我之于她，注定不可磨灭，成为终生的知己。

“青城山幽子规啼，异乡亲情不舍离。”这幅赠联前半句为张爱萍将军句，后半句为我等当场凑句，竟为此行留下永恒的箴言。

我的心态几乎每时都在变化，最开始当然是欢娱，尽情享受山水人情。对她而生的最初爱慕，也只能压抑在心。“一夜多梦。五时许起床，昨有写信动机，但若此年龄的人，更多是理智了。”然而，两情相悦，若如磁石一般，无时不刻会在一起。“如果昨日是刻意追求，

今日是听其自然。下午是老天安排。明天就不必了。还是以松散为佳，尽管这种相处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山好，水好，树好，人好。”“一路与 x 谈笑不止。”这些记录言简意赅，却隐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峨眉山上秋月朗照，“晚在院内转转，与 x 数次接谈，真有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味道。”花重锦官城，我们抓住一天自由支配时间，乘三轮直奔“龙抄手”。“难得有此潇洒。更难得有她在。”那天，我后来一人在成都街头，“游走时，有‘梦游天府吟留别’的散文构思。当力争完成。”长途奔赴重庆的前夜，“半轮月华在路两边跳跃。四川的蟋蟀与蛙鸣声调亦有不同。此景难忘，此情难忘。”

“爱得越是热烈和纯洁，爱便越是嫉妒，越容易折磨自己，我就常有这种体验。”（雨果）当时我“觉得很累，似有不甘。晚间曾随 x 短暂散步。不能随心所欲，以种种顾忌去行事，自我折磨，也便损伤了自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是我的心情写照。“x 给我看写的诗句。谈吐投机实在难得。人生多一知己是好事，但不能看得太重了，要是把精神的契合去现实化，那就太俗气了。”“继续的航线上江面开阔，夜深如海，灯光闪烁。船尾销魂动魄的别离，坦率真诚的祝福，长久的记忆。再见吧，大海。痛苦的诀别中显出我们理智的人格。感谢相互的尊重和理解，使这场人生之旅充满意义。伊双手合什，郑重让纸片飞去。”……

认识一个似乎期待很久的人，因她而唤起沉沉内心的觉醒——这大概是天府之行的最大收获。我，并非没有爱过别人，而真正被别人所爱，似乎还是第一次。因此，这样的觉醒是革命性的，它给我有生以来的惊异——我还能被人所爱？从而裂变出从未有过的自信，焕发对人生的更多希望。6 月过去了，7 月将到来，我在这两页的交接处写道：“沉甸甸的心情中回家，起点到终点，完成一个圆圈，然我心已非昨日。失魂落魄归来。”“家庭生活的开始，会一时放下伊的位置，原以为，但事实并非如此，仍时时出现。默默的呼唤，心的距离。”

事实上，我的人生的新的一页，就在二十年前的那个夏日翻开了。

“让我们永远记着 1835 年 9 月 24 日这场可怕的暴雨。对于我们，它充满了神圣的意义。……在这为时一点半钟的雷雨中，我们没说一句爱情以外的话。你真是迷人。我对你的爱没有任何言语可以表述。我的朱丽叶特，我们身外，是多么可怕的喧嚣；我们心内，是多么美妙的和谐！但愿这一天是留给我们余下的所有日子的珍贵纪念。”（1835 年 12 月 31 日雨果致朱丽叶特）

3

现在翻看日记，发现我们回到现实后的交往还是较多的，距真正“结束”有一段长时间的“软着陆”。我们相约永别，但心理上很难扼制情感、割舍对方。

巴尔扎克与波兰贵族遗孀韩斯卡夫人通信多年，最终结合在一起。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从没想到我竟会如此地依恋你。自从你生活的情景出现在我跟前后，我在工作时，几乎每过十分钟它京浮现在我眼前；自从它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就在那里寻得了我们灵魂的深处各自寻求的一切。”

已经 42 岁的我，重新有了 24 岁时的恋情，并不亚于昔日炽热。“四点半赶到……等待。她下班来了，黄裙子，送了一大盒药，想得周到。短暂的对话，深情的望眼。好难受的滋味。”百忙之中一次又一次拿起电话，并在周末有了一次又一次约会：“晚饭后，8：00 多出门，作了精心准备，买了鲜荔枝。九时许方见款款迈来，着精心制作的长裙，亦想往此时之一刻。寂静的公园，微微的夜风，灿烂的星空。此夜销魂，不知时之倏忽。”“又为之设制了一条裙子，也有类似之再见念头。也就是力求淡化，如夏之热烈中盼望秋的平淡。尽管如此，暂短的相处是宝贵的。黄昏前刮起的风使气温骤降。江边凉爽宜人，草木给人梦幻的色彩。幸福的沉醉，深情的感谢。分手时惆怅无比。看又在一辆摩托上远去。”

不知当时何以不加掩饰地写下这些，实在是按捺不住，也实在是觉醒后的冲动使然。“我们为家庭付出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不能有一份精神的空地去自由的休憩。”“人们需要在现实的物质的生活中消磨，也需要在理想的精神的境界里追求。”有人说，中年是人生的双抢季节，工作和家庭的两副担子压在肩上，都很沉重，都有极强的责任感。然而，内心深处不会失去期待，那是最大的精神抚慰。约会是欢乐的节日，印象中有我曾住过的铁路山，“湖边荷花清香，天中半月微光。”“今日是农历十五？月亮很圆，湖边仍美不可言，仿佛如坐水中，鱼声唼唼，荷塘蒙蒙，醉不思归。这是最后一次？也许。”还有在公园附近的楠姆庙，“八点会于影院，似无心看拙劣的‘孤注一掷’。出去。上楠姆山。前夜那月磨蚀了一些，仍那么皎洁，在高大的黑森林之上。月光如水，心纯如水。该分手了。”……最清晰的是江堤上那个夏夜的倾听，她以医生的口吻说，你的心脏很年轻。这是嘉许，也是鼓励，意谓我还有更多的精彩人生。

是的，30 岁时我觉得自己已十分衰老，40 多岁了却没有这种感觉，这是国家的整个局面所致。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已经像一头脱缰的马不可驾驭了。尤其是情感上的开放，很多有条件的人心猿意马，没有多少陈旧的传统观念能够束缚。我当时开始写的随笔，表露出对情感或对人性的充分尊重。“约会的情人原则上是未婚者，而事实上从黄昏开始的夏夜约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已婚者的身影。爱情，如保加利亚伦理学家基里尔·瓦西列夫所说，就是像一道看不见的强劲电弧一样在男女之间产生那种精神和肉体的倾慕之情。它是不是会随着家庭的建立而结束呢？也就是说，人一旦结婚就意味着永远与约会告别吗？……时代在变，许多观念更新在变，家庭会永远不理睬开放社会的骚动和诱惑吗？‘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从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讲，保持情人式的心绪，对中老年人尤其宝贵，可以使他们充满美好希望充满青春的活力，加倍热爱生命和生活。”（拙文《人约黄昏后》）这样的观点公然诉之于报端，其实是暴露了隐情，说明了我的当时状态。

《美国悲剧》作家德莱塞说过，最难处、最痛苦的情景，莫过于正当两情融洽的时候而忽遭一种全无关系的外力无端来冲破。毫无疑问，严酷的现实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暂时摆脱一下，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对大家有益。人不仅要享受人生，更要创造人生。”“我在反复思考着该不该去拨个电话。怎么说呢？仅仅是问个平安吧。一直我们只能这样做也够满意的。我们的交往本来也可以淡散一些，我们都应该创造人生而还不足以享受人生。人生要面对许多，人生也很悲哀，它注定有所得必有所失，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淡散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阔别，那应该是陈酿的酒，更加醇厚。……”（本人 10 月 12 日的信）

我利用难得的创作假，践诺完成心愿，写《与你同行》。真正动起手来是很不容易的，数易其稿，特别是开头。这篇不朽的文章若有一个环节出事就不复存在，她或者她撕掉或烧毁它就万劫不覆。因为我不可能重写一篇，那将找不到感觉。所以，我还是要感谢她们的理解。从“1992·11·2 夜于家中”的信来看，我曾“对你什么要求呢？能不能抄一遍回赠我，或者……”事实上可能是她曾把原稿璧还给了我，而留下一份复印稿。

金秋时节我有点惭愧地向她交出了功课。这样，我们又有了约会，是个白天，“近十点见，兴致很高，谈稿，笑声不断，认为是最好的礼物。相思很苦。至一点多。”正如雨果在致阿黛尔的信中所写：“我多么想让你洞察我内心的一切啊，让你的精神渗入我的精神，就像你的微笑渗进我的心田一样。我们哪怕只一小时的短暂会面，阿黛尔啊！你都会看到我将不断向你诉苦：光有被你爱恋的信念，还不足以使我获得最大的幸福和最甜蜜的安慰。”

记录我们情感经历的这篇散文，以各执一份的方式保存下来，成为两人共同的珍藏。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同时，以它画个句号，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再谋划见面。藉以安慰并共勉的似乎是秦观的那句名言：“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如果没有生活的改变，我们会沉溺于二人世界里多久呢？

一次伟大的十字军似的远征拯救了我，1993 年，是如同雨果的《九三年》一样可以形成一部巨著的。这次远征使我继续扮演着令人崇敬的角色，延续了在她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临行前我当然想壮士断腕式地见她一面，让她为我哭泣。但是太忙碌了，只是在三天前发出一封信，“临行颇忙，心绪杂乱。匆作此复。事情就是这样巧，6 • 8 出发。”实际上这个日子是我确定的，我说六月八日出发，可见在团中的地位。那天的报纸还破例发出预告性新闻，即报道见报当天发生的事。这也是破了先例的。后来，团长知道了我为什么选择这一天出发，明白我把这个日子看得何等重要。

不知道她是否关心我的行程。但她无疑是我汇报行踪最多的人。行色匆忙中，更多的是寄明信片，告诉她我到了哪里，有些地方是故地重游，如青城山，我们又住进了疗养院，并且巧遇熟识的人——同姓的文学青年，发生了一些花絮。惟一的书信是写在普陀山，那是最后的总结式的，此番结束，内心深处带着不知何去何从的惶惑。

最终我调离了原单位，脱离了一种环境。结缘宜昌，并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三四年。虽然家仍在原处，但工作和生活圈子跳出了原来，境界更为广阔，同时也与过去有所解脱。这是有的人不愿看到的，她却或许会为我叫好。我们被生活的激流冲得七零八落，不再有更多的联系。那二三年时间，我的日记中找不到有关她的记载。书信还是有的，也许是距离产生美，也许是情不该绝，这段时期，她写给我的信更多，远距离似乎更便于交流，从难离难舍的“情人”到心心相印的朋友，反倒在精神上有所提升。情，当断则断，不过这种藕断仍有丝连，在另一种空间延续。

“我的阿黛尔，你的小字条让我沐浴在难以描述的欢乐之中。像今天这样，好久不见你时，我便怏怏不乐，心情沮丧，对一切无动于衷，对一切感到厌烦。可现在只要再看看这张可爱的字条（我已把它背诵下来），我便差不多觉得幸福了。是的，我心爱的阿黛尔，既然你向我提出了保证，我相信你是像我爱你一样爱我的，你不会骗我，也不会自己骗自己。”（雨果 1821 年 10 月 26 日的信）

“这世界还终究有人的脉博在同我跳动。我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痛苦也就一样深邃。我感谢你们，不可征服的女人们。正是你的拒绝，才封存了那份宝贵的情意：以后它还将会因为远离而更加醇厚。”（本人 1995 年 12 月 28 日的信）

1995 年，那本美国畅销书《廊桥遗梦》在中国掀起波澜。“现实，被惊醒的廊桥遗梦”，“一座桥引出的情感话题”，“我看廊桥亦有梦”，“爱是不能忘记的”……围绕它的热门话题是属于中年人的讨论，我们当然会热烈响应。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廊桥遗梦”，我也算记者但不搞摄影；她不是农夫之妻还比较年轻，我们的相处不是四天而是二十多天。然而和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都是面临着爱情和家庭的抉择，而这种抉择终究因为生活的改变而斩钉截铁。我的《廊桥絮语》这样写道：

“一个与我下放之地琅桥谐音的‘廊桥’出现了。读完它，从中寻觅到相似于我们的心理历程和精神震荡，有些语句确叫人铭心。不过我没有像不少人那样为之落泪，因为我们的经历比金凯和弗朗西丝卡更为缠绵动人，那无奈的结局早把我折磨得近于冷漠。从惊心动魄的邂逅急流勇退到天荒地劳的相思，当真正的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却不能继续下去。如她所说：我的矜持，我对你的疏远，源于我做人的原则，源于我对家庭的责任，也源于我始终不能忘记嫂子的存在。我自信自己是一个有良知的女人，我不愿因了自己的私念而伤害善良的人。这是理智，不是明智，更不是胆怯。《廊桥遗梦》所歌颂的正是这样高尚的境界和情操，但它意味着以终生的痛苦为代价，不愿意向社会诉说，让感情世界的悲戚和无奈永远埋在淡泊的心里。‘廊桥’是什么？是经典的爱情故事，是风靡的畅销小说，抑或是一篇美丽的祭文。此廊桥非彼琅桥，爱情，不是被懵懂地遗误而是在清醒中扼制。那么，把这永不

会再现的温馨和遗憾藏起吧，像信守诺言一样保持缄默，让记忆的风激情的潮把我们放逐到那心灵流浪的家园。”

1996 年 4 月 21 日我的日记中这样写：“从电话里传来哭泣。在即将赴加拿大定居之时，一部《廊桥遗梦》令她悲痛。电影上映了，人生的悲剧是永远也演不完的。”过了几天，出外归来的我突然从门缝里看到一个纸条：“你好！你不在，我没太多的时间等待，只好走了。96·4·26”原来，她来宜昌的亲戚家，也来看望我。那天我本来要去长阳采访，因故返回，得以与她相见。“晚饭后去滨江公园散步。XY 陪步，此为别中国之前，怅然若失，似为永别。”我一个人去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源的乐园乡采访，岭上开遍映山红。（可惜她没有与我同行）回来后，“XY 前来稍坐，挽留不住，听凭自然。”5 月 1 日这天，我们一起度过了劳动节，到解放电影院看 2 时 30 分的电影。影院里人很多，其中 27 排 10 号和 12 号坐着两个诀别的人。随着剧情的发展，她哭倚在我的胸前；弗朗西丝卡泪眼模糊地看着雨中的金凯，我也在这一情节怦然心动，欲哭无泪。“下午 XY 来，同去看《廊桥遗梦》。演技非常细腻，一段真情化为永别确摧人魂魄。伊此番长去加国，最割舍不下一人。同去江峡垒石下，听涛声，诉衷情。黄昏而别。”我们在滨江公园有了第一次正式的合影——在 4 年前同船经过的峡江口。

第二天，我到火车站送过她，“举手长劳劳，挥兹别依依。”情景绝不只日记中的这十个字简略，托尔斯泰《复活》中马斯洛娃在车站寻找聂赫留道夫的场景再现了——看着她和孩子被亲友送进站台，我凝然不动，向她顾盼，作绝望痛苦状。她也看到了我，似要走过来，在我的示意下停下脚步……四目相视，无语凝睇。车开了，我举起的手，停滞在宜昌的夜空。

5 月底，就收到她的特快专递，“不忍拆看。”我“上午阅信，写信，发信。去彩扩、购物”，为她寄去包裹。最后的日子到了，“言其 6·17 飞赴多伦多，诀别中国。” 6 月 8 日，我们相识 4 周年的日子，“这是一个敏感的日子，晚接电话，道再见，噙热泪。其去取邮件了，最后一次到原单位。”那几天，我正在烈日之下学驾车，倒桩移库，焦头烂额，根本没想到赴汉送别，只在日记里写下：“有人赴大洋彼岸，今成永诀。”

一个时期结束了——我以为，心里五味杂陈：为什么古往今来爱情总要以悲剧作结？

5、

“它寻找着什么？在遥远的异地；它抛弃了什么？在自己的故乡。”（莱蒙托夫）

我对她的生活其实了解并不多。她为什么离开？她在国内的最后几年是怎么度过的？这只能有待于她来写一篇回忆录了。

我曾在一个悲痛的时刻赠送给她一本枣红色的“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活页日记本，可惜的是她辜负了我，没有坚持写日记，只在上面留下寥寥数则：

由我开头，想抛砖引玉，于 1996 年 2 月 11 日写下：“人类最伟大的母亲去世！”15 日，“晚去江边买灵堂香炉，忽从‘麻木’上看见一人，停车追寻不见，莫非是梦幻？”她在后面续写道：“不，不是梦幻。这一天我真的在江边闪现过，想你是错过了。这是不是预示着我们的缘分已尽了？”

以后她写道：2 月 26 日，“中午十时许，远远地看见收发员送来一扎邮件，直觉告诉我，那用牛皮纸包着的邮件一定是我的，果不其然。好感动！拆开邮封，方知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你却沉浸在极度痛苦之中。在你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我甚至没有送去一声问候，却还接受你的关怀，真的好惭愧。请别对我这么细致，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回报你。”

27 日，“今天是丈夫虚 36 岁生日。湖北风俗称 36 岁是男人的一个坎，庆贺一番能去邪免灾，使其日后前途畅达，事业有成。依着这吉祥之意，瞒着丈夫请他的同事一起热闹热闹，一来应了风俗，二来给他一个惊喜。这本是一位妻子份内的事儿，他的同事却为这举动感动

得不得了，还引发了去年为他过生日的感叹。我甚感疑惑：难道这些先生们的妻子都不给丈夫过生日吗？不，或许她们每年都为丈夫过生日，只是缺乏浪漫的情调，不能让人激动。是啊，在偌大的中国，又有多少人知道或愿意制造浪漫的氛围呢？我的丈夫也不大懂啊！”

3 月 2 日，我预先在那一天写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她写道：“早上，在你的电话提示下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前天都记得的，今天反倒忘了，都怪昨晚（不，是今晨）睡得太晚。谢谢你，谢谢你的生日祝福。还要感谢我的丈夫，难为他也记得我的生日，这是少有的事儿，或许是被我的行为感染了。今生今世已经不能忘记了，唯有千里共婵娟。”

4 日，“天上月圆，人间月半，年年月圆逢月半。华灯初上，花车，花灯。人影把街上挤得异常狭窄，走在喧闹的街上，心却孤寂无援。你在哪里，有人为你做元宵吗？”

5 日，“今天开完公司三八妇女节表彰大会后看了新拍摄的‘天涯歌女’，仍为女主人翁的悲惨命运泪流满面。自古红颜多薄命啊。”

7 日，“在院工会组织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座谈会上，主持人及工会主席口口声声强调女职工在医院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并感谢女职工之友（各科主任、男士）对女职工工作的大力支持。本应是一个平等的人群，却偏要把妇女提出来评价，给人的感觉是男人才是这医院的主人，妇女不过是帮工而已。有些女士为自己的节日感到自豪，我却感到悲哀。殊不知有节日的人都是属于最底层的人。”

8 日，“真正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竟然平静得出奇。”

她的日记最后一天是 4 月 19 日：“日子在平凡的忙碌中悄悄流逝，不知不觉。”以后就再没下文，以至最终把日记本退还给了我。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我一直认为，就文学性表现来说，她决不会逊色于一些当红美女作家，而她在这方面的过于矜持，只能是自我埋没。我还认为，我们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文学上有共鸣，其次是对现实的态度有同感。从这些断章里不难看出她对现行生活的厌倦，对于新生活的渴望就不言而喻的了。她那么年轻，应该有很多机会。

那个年代，国家和我们个人都处在上升期，有许多机会，就看你是否意识到并能把握住。我在供职的编辑部仍然任劳任怨，但自天府之行之后，我明显感到“一览众山小”，继续呆下去觉得憋屈。激愤中曾写道：“如此庸常之辈，毁灭了几年的好光阴，实在毫无了兴趣。”当然，我还不是主动去寻求改变，是机会找到了我，为我开拓了别一世界。

1992 年的 10 月下旬，我第一次随记者一起到了宜昌，参加三峡艺术节和龙舟拉力赛。记者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1985 年某报创刊时我曾经去干过，且也算得心应手。不过那时的心态还不成熟，竟自动退出，颇有些后悔。如今又有了机会，虽仍不会刻意争取，但无论是对三峡这片热土还是对记者这份行当也算心向往之，觉得这是自己所希望的更为精彩的生活。我的变故也许不会有蝴蝶效应，她和家人的出国肯定酝酿很久，不过很突然地告诉了我，因为难离难舍。在那最后的岁月，她经历的情感风暴还关涉那本《廊桥遗梦》。这本书好像是她介绍给我的，我向她寄过盗版的《廊桥遗梦》，还寄过《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和《风流一代》上关于它的整版文章和故事梗概。她显然比我更沉溺，因为我们的故事比虚构的小说更打动人心。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她终于是走了，去了大洋彼岸的枫叶之国。“别君去兮何时还”？她的心里不会没有我们之间的“梦游天姥吟留别”。

6

罗曼·罗兰与比他年长许多的歌德的孙女梅森堡有深厚的情谊，彼此不断以书信交流对人生、艺术的感受以及相互倾慕。他说：“亲爱的，我生怕你对我的爱还不像我对你的爱那样深，尽管你对我温情备至……”她回答：“现在我们之间一切都清楚了，什么都不能再

分离我们，打扰我们了，甚至即将到来的离别也不可能，因为我将在心里把你带走，而我也将留在你的心里。”

半年多以后的一天早晨，我的梦被惊醒，原来是她打来的电话，这天是我的 46 岁生日。

我们的交往还在继续，进入了越洋电话和国际通邮阶段。圣诞节这天，“果然是感应。上午收到加国信函，祝贺生日，主要谈到目前的失落与徘徊，坦率而真诚。浪漫的激情离你很遥远。一针见血。”

其实我并非也不可能没有浪漫的激情，就生日这天来说，“晚与之去桃花岭饭店用餐。圣诞气氛很浓，毕竟是平安夜。”我还收到不少电话，并见到神农架“野人”等。生活丰富多彩，此生此世，能够体验到的我都体验到了。只是这些我都没有体现在文学作品上，让别人看不到《与你同行》里的才情四溢，而只有新闻稿件的照本宣科。这种无奈，美其名曰熊掌和鱼不可得兼，实际却是才能有限，主要是新闻操作不能驾轻就熟。表面风光无限，内心里却越来越感到难以为继，正如 1997 年 2 月 13 日我第一次开车到宜昌那天所写：“曾经想往的境界，到来之时却觉得平淡。”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生活大开大合，有许多新鲜出现，在内心撞击波澜之后总是归于平淡。在记者站接触的人很多，面临着又一轮无奈，情感之痛绝不亚于以往。忍受不住精神的折磨，也想逃避应付不了的生活，这年春天我有回归之意，与其说是厌倦不如说是要自拔。5 月 16 日的日记竟这样写道：“加拿大来的信竟被放在居委会好久，总算收到了。她有了自己的女儿，并称我是唯一她愿倾叙心情的人。欲哭无泪。打算回去，却有牵挂。……赶 7：10 的车……”无数次来往颠簸，忙于生活，急于感受，却把我俩的真情搁置，没有自己所期望的文字建树。

又一个“六八”来临，“值得纪念的日子，但今天的境况却是如此糟糕，没有一丝轻松。……设计报道规划，不得要领。”7 月 14 日这天，我驰回武汉，“到部里得知，决定调我回来当机动记者……顺其自然，既然也想回，可惜的是未到截流时。”还有更多可惜。7 月 27 日，“很早将行装送到车上，最好这样悄无声息，没有人送行。……独自驱车，想唱，想叫，无与人诉。终觉疲乏。”了结在宜昌的生活，完整的驻宜日记也在本月结束。

年底的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我又回返宜昌，看到三峡历时四年的最后巨变。整个宜昌的生活，只有零碎的报道可作佐证。最后的文学表述，就是那篇“李娜的青藏高原和我的长江三峡”：

“别离三个多月后，这次重返三峡，心境如秋天般空阔且沉郁。我带来了一盒李娜的磁带，这是她的影视歌曲精选，但我只反复地听青藏高原，边听边唱，有如醍醐灌顶，心灵和音乐奇妙地融合了。只有这样的词曲配器，这样的辽阔高远，才是长江三峡的天籁。

长江三峡，是画廊，是诗峡，是不语的雕塑群，是情感的百宝箱。因为离不开你，我承受了寂寞的煎熬；因为拥有过你，我沉浸着欢乐的洗礼。能够领略的美丽，能够达到的极致，岂仅仅滴打着巴山夜雨，岂仅仅闪烁在西窗烛光。无边落木，不尽长江，大自然周而复始，人活着并死去，谈何容易，而最不能忘怀的还是那份挚情，无可言说。

……从黄牛岩俯视，三峡工程其实很小，不过蕞尔山丘，却足以反衬人的决心和力量的伟大。呀啦嗦，黑黑的、憨憨的、母性的李娜哦，唱出了远方的高原——长江源头的永恒之魂，宗教般的魅力穿越时空，那寥廓之声、极地之声，贯通长江，并顺着三峡不止地宣泄。哦，借你一副身板，借你一腔情愫，把你的青藏高原作我的长江三峡之歌哭。

拜谒三峡，在一块独处的地方，将灵魂置于日月祭坛，渺小的我能倾吐什么?所悲所怨，所思所爱，都化作一声长啸、一片白云。”

“想念你是一种神圣，走近你是一次亵渎，离开你是一番痛悔——诺日朗！”这段话写在我 1996 年 8 月参加“生态环保行”到九寨沟之后，既是对景、对人，更是对世间美好事物的感慨，可能是达到一定人生境界后的大彻大悟。

调回没有了她的城市，渐渐化解沉痛，进入我的第四个本命年。

漂泊后的着陆，担任副刊编辑可能是最佳选择，重要的是，我又回到了文学，也许是命中注定。这只“老”虎尚能发一声长啸吗？事实上我是很努力的，为他人做嫁衣也算诚心诚意。借这个平台，我与省内外作家圈子建立了许多联系，也恢复到文学的状态和感觉。

本命年的标志性事件是《与你同行》的发表。“不愿诉说，让感情世界的悲戚和无奈永远埋在淡泊的心里。以这段隐秘写成的《与你同行》我们相约各人保持一份，作为永久的纪念。后来，社会逐渐开明，加之她已去了国外，不可能产生什么负作用，我才把文章发表公之于世。”

这篇散文因为太长，1998 年第 9 期的《xx》变通作中篇小说发表了，这样也好，可以更隐蔽，还可以让读者误以为我虚构水平的高超。其实生活的真实永远比文学的虚构更精彩，而私人档案可能是最好的读本，它一旦公示影响很大。有了它作底气，我于这年开始考虑编辑第二部散文集，当然以它为压卷之作。出版后，很多人对这本“游历者美文”发表评论，可以用“好评如潮”来形容。鲍尔吉·原野说过，“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的书之一。……我另一个惊讶在于，你的语言如清风白水，如果我比较一下的话，在孙犁、沈从文之后，尚很少有人把汉语写得如此美丽。”

也算凑巧，那年 7 月，刚好有个朋友要去加拿大，我得以在第一时间把这本带着油墨香的书送给她，以遂心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我题写在扉页的笔迹，在加拿大的月光下品读这本很中国的书，不知她作何感想。初识时她曾获赠我的《xxxx》，而今非昔比，这本书是跟她相关的，开头的“作者漫游年表”明确写道：“1992 年春，云游天府之国，受巴山蜀水之洗礼，有 H 等同行。”曾有人不无妒意地说过，一个女人被作家写进书里真是终生幸运的事。毫无疑问，这是异国他乡的她收获的最好的礼物，从中既阅读自己的一段情怀，还感受根深蒂固之母语，纵然云山万里仍所恋所倚，心驰神往。可以想象的是，这本书如同董婉、王弗的闺密私房，她会隐秘地保存，得暇时像操持女红那样捧读，心灵幽会于婉约的李清照词意：“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与你同行》得到了最好的归属。这是我在上世纪末为迎接新千年而精心完成的工程。至于她，举家出国既在我意外，举步维艰却不在我意中。比较突然的是，这段时期，她竟进入书信的高峰期，来信的次数比我要多，其中最长的一封达 2·2 万字，篇幅是我所有信件的总和。一个女人把你作为最大的受诉者，毫无忌讳，点点滴滴，和盘托出；让你因她之忧而忧，因她之乐而乐，这绝非简单也是罕见的事。说明两人是何等的心心相印，超凡脱俗。

所有的苦难和所有的幸福，都由她亲历身受，我爱莫能助。同时，每在关键时候和时间节点她总会出现，给我抚慰，让我感到地球上彼端的牵挂。20 世纪最后的一封信是她写来的：“你好！现在是除夕。加拿大的除夕没有故乡的喧闹，有的只是游子的思念。要打的电话都打了，孩子们也进入梦乡。夜静悄悄的……

“不，非物质的爱永世长存，因为感受这爱的生命是不朽的。是我们的灵魂在相爱，而不是肉体。”——雨果的话语为我们作了注释。

始于文学之旅，再上心灵之途，我们就是这样结束了上个世纪，在新的世纪继续“与你同行”。

8

2000 年 50 岁生日前一天，我在北京机场哭成泪人，草就了一首“泪水淹没海关”。作

为父亲，我以为自己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送女儿出国。其实让自己承受了更多的相思之苦，写过多篇“度日如年”类的心情记录。孩子上大学之后，许多家庭面临抉择。完成了任务的我要开始新的生活，那就是自由：“只是想随心所欲，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人过五十，朝前看是老了，可自己并不怎么觉得。朝后看还挺年轻的。按雨果的划分，正所谓从‘青春的晚年’到‘晚年的青春’吧。青春易逝，已经失去了一次，不能再失去了。朝霞过去是白天，晚霞过去，就只剩黑夜了。”（拙作《人过五十》）

痛感青春虚掷的我，是想开始一番新生活的，实际上新的生活已经迎接了我，让我在情感中沉醉，在现实中觉醒。

已经是 21 世纪了，我们不再仅靠书信联系。夜深人静时的江边常常有“小夜曲”，她给独居的我打电话过来很方便。我们于谈笑风生中近在咫尺，并有耳鬓厮磨的感觉。电话总是由她打来，可能那边收费很低，而我既不便打过去也不会操作。同属北半球，她的早晨是我的黑夜，总是有遥远的朝气注入到我中年的身心，给我带来越洋电话的现代享受，还有一种优越感：在国外有红颜知己。这是我们的节日，我们之间几乎没有物质层面的需求，纯粹是精神上的欢聚。我真正地理解，我是她在祖国除了亲戚之外惟一的倾诉者，是她能表达母语的地方；如果断了这个渠道，她不仅情感的渲泄受阻，语言的使用也会减少以致功能退化。对她来说，打电话好像是为了进入熟悉的语境中，让口舌发挥一阵，享受一番汉语言的乐趣。由此，我们时常能回到一种过去的情怀里，重温年轻美好的岁月；并且交流现实的情感，传递喜讯让对方分享，也分担对方的困境和哀愁。我们是否情人并不重要，而事实上也不可能，但绝对是最想交谈的人，知己的意义超越了情人本身。期待的铃声响起，电话里的交谈总是愉悦的，尽管有时聆听的是她的哭泣。我们的口语表达不逊于文学作品，可惜的是没有文字如实记载。

电脑成为生活中的必须。有一段时间，或许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打字能力，抑或是为了以后将它直接变成作品，我竟在电脑里写“独居者日记”。岂料一次机械故障就毁掉了这些记录，现在留下的仅有 2001 年的一万多字。其中有关她的只言片语显得无比珍贵：6 月 8 日，“这是容易回忆的日子。早开始打‘六月’，想写点新东西。一直等待那边天亮。晚十点差一刻，加电来，谈一个小时。共同回忆九年前。开心地笑。回来纳入议程。”14 日，“10 时许，加来电，谈全家到密西西比河边，找到了武汉的感觉。语言不如原来流畅，夹英语。将我作为很好的聊天伙伴。还时时挂念。难得。”29 日，“九时半接加电，言钥匙丢了。保存这么多年的有三峡活动徽章的钥匙，我已经记不得了。”7 月 9 日，“河边游泳的人极多，武汉一大景观。到家刚洗完澡加电来，云特意起个早床想跟我聊天。可能最近要回。问对其印象如何等。共三次来电，可谓愉快。”

被人爱被人关注，这是一种很好的人生。“在得到了你的回答以后，我的阿黛尔啊！我有了雄狮般的勇气，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在你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我觉得生命更充实了，我在人世间至少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你爱我。”（雨果）

9、

有一种相思叫关注，有一种关注是鼓舞。远在彼岸的她似乎时常为我叫好加油，希望我不要失去文学——这正是她对我的好感所在。而我不愿让她失望并争取让她为我自豪，乐于保持文学的状态，一有感悟就跟她交流，一有收获就向她汇报。那是北方的灯塔，冥冥中总让我遥望，校正人生的航向。

网络时代早就到来了，我们要慢了半拍。“我一直认为 E—mail 是一种不冷不热的通讯手段，它远不及书信与电话亲切。我不愿把它作为我们之间的主要交往方式。我甚至认为只有书信才最能传递我们之间的情感。”接到我用五笔字型打出的信时，她有些反感，认为没

有手书的那种温度和感觉。但是“在这快速旋转的世界中，似乎只有 E—mail 地址相对稳定”，而且传输便捷，尽管我们为书信交流的传统式微感到惋惜，不久也适应了这种潮流。我们成为网友，有共用的邮箱和密码（密码仅改过一次），在 hotmail 生根就没有挪窝，时常在那里幽会——大约从 2004 年开始，我们进入了网络年代。

动荡的现实不断诱发我文学的冲动，抑制不住的血性要为日益沦丧的城市传统文化呼号。 有一种念头始终支撑着我，那就是要跟作为弱势群体作传，要记下一段消亡的历史文脉，要在一个日渐淡漠城市个性的时代发出不同的声音。长篇出版之后，我接连在网上发表杂感，借这个平台自我造势，就像好不容易弄出个儿子，要让满世界都知道。杂感的之六、之七，她的名字出现了。这是我们阔别十年后的见面，恰在我的书出版一周之时，我以收获的喜悦和自信迎接她，好像等她专程从国外回来为我剪彩。

当时的情况有两篇杂感和邮件可见。在此补充的是，百忙之中她安排了两次见面。第一次是公众活动，参观了小说的故事发源地和土公山的黎元洪墓，接着车驰郊外。让一位来自国外的皇家夫人下来考察中国农村的一穷二白，这种安排好像欠妥。她显得逆来顺受，报之以笑，并没有对感觉中的巨大反差表示惊诧，似乎回到少女时代的乡下。沿途经过一棵古树，我们牵手合影，瞬间回到多年前的青城山。在一个农家休闲地晚餐之前，我们漫步林间，短暂地进入二人世界。十年了，我们都老了、陌生了，熟悉的还是微笑和对视的眼神。身边的板栗树在炸荚，不约而同的自然拥抱，像被强大磁力吸引，紧紧地集聚身心的拥有和表达。黄昏时的道观河旁，湖面没有星光，道路不知何方，我们没有迷茫。轻轻地说，回去吧——跟以前的每次幽会一样。在车上，我们似对某个问题不便说话，就用写在纸上的文字交流。

珍惜难得的机会，第二次见面是几天之后，她来到刚建成的江滩，我没有要她进家门，不愿有任何难堪和勉强，这是尊重她们，也是追求精神的完美。那时的龙王庙有座美林阁龙宫，是以退役轮船承载的水上酒店，我还从没去过。她对我的安排从来是信赖的，一起作处女航，踏上长长的红地毯，竟遇上别人的婚礼，就像在青城山碰上的农家满月喜庆。她又掩嘴而笑，真巧啊，跟着你总有奇遇。我说，这是江城特意为我们安排的，今夜良宵千万不能错过，以 Bell 干杯吧，尽管它不是成都时的“蓝带”。

我们是在船舷的左边对坐着的，里面是欢乐的典礼，外面是掀腾的长江。我那时是自由之身，但仍然如当初结束天府之行时的无奈，“甲板上的爱情以下一港口为终点”，而友情却能继续远航，朋友间的精神相投可以超越爱情。俗念已然抛去，最可贵者，就在于从热烈的爱情延续到持恒的友情，从这点来说，她对我和我对她都是惟一，无可替代。爱情以婚姻为最好的结局，但婚姻并不能保证持续的爱情，而友情可以贯穿整个人生。

“爱是永恒的星辰，不能在银河中坠落。”此时的她更具国际视野，而我因工作和兴趣关系而更具城市情怀，对故乡的了解日益加深。这汉水和长江的交汇之处，是江城的心脏所在、原点所在、魅力所在。我有幸定居在它约一公里的地方，并经常带领或推荐别人来感受。江河的拥抱交融是壮烈的，澎湃汹涌，它让人联想到两颗心灵的契合也是如此，热血沸腾。海德格尔说过，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我们的交往包括这次安排都充满诗意，她乐于接受。这里为我们的重逢提供了壮阔的场面甚至音乐背景，以后的任何回忆都诗意盎然。

记得那晚是她买单，打开的是由我赠送的红色皮夹。然后我们没有打的，而是让她体验祖国的 Bus 回去——却回不到我们的过去。在桂花幽香的街坊附近，她与前来迎接的亲戚走了，回头挥手，又成永诀，娇小的背影消失在灯火阑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人生的无奈，尽在无言中。

10、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并没有带去我的长篇小说。回国之后，她却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以鉴湖女侠的姿态出现，介入到那场与此书相关的网上论争。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已没有意义，事实上我和对方也有了和解。但由此表现的她的爱恨情仇，让我深为感动。

我始料未及的是，或许是有了这次难得的重逢吧，她回加拿大后的第二年，从网上传来了她写的《与你同行》。这是去国十年后的回忆，以她的角度诠释了“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心灵之旅。时过境迁，又是异国他乡，并非优闲的她还能重温旧梦，写出如此细腻优美的文字，说明那场情爱于她的烙印之深。

我至今不知道，她在怎样的情景下写出了这篇她一生中最长的文章。按说她在国外，日渐西化，适应北美生活，怎么还能依恋旧情返回古典呢？古往今来，多少情爱佳话。令人称道的如陆游唐婉夫唱妇随，“错错错”，“莫莫莫”，再如唐寅与苏小妹的唱和，那只是传说。像她这样的惊艳之举，神来之笔，何人能出其右？这是 21 世纪的情爱佳话，两个版本，珠联璧合，阴阳对照，如日月轮回空中，构成纯情文学的至境。艺术上的评价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于不动声色中完美地挥出了如《搜神记》里的雌雄二剑，令人震撼。

罗曼·罗兰说过，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一段经历鲜活在两个人的内心里，成为延续一生的情感，这是最美好的生活，也是真正的成就和财富。

以后的几年，我们偶然电话和通信，主要还是网上交流。她似乎更愿意向我露出文学的一面，不致太快地被北美文化同化吧，还一度介绍在多伦多形成的中国文学社团。至于在谋生工作方面，她透露很少，好像不想让我担心。事实上她不会比我清闲，在努力打拼，实现她的人生价值，何况她本来就是优秀的。我们都忙着，一年里可能确保“相会”的有三天，生日和纪念日。我的生日天下皆知——平安夜，她的生日鲜为人知，据说没有第四个人知道，其中间的“六八”，则是我们共同的生日。这多年来，我是从没有忘记过这三个日子的，有一种生理感应，她有时会遗忘自己的生日（说明太忙）而绝不会忘记我的生日。在这个问题上，我俩都有点洁癖似的郑重其事。还有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自住进新房后我的钥匙串上就有了她赠送的枫叶徽章，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设计，结论是让你不得不天天记住。

两只鸟想着对方，仍在各自的森林里飞翔。

形势对我越来越有利了，首先是年休假的落实，2007 年起，大的出游年年有，我于六十岁以前完成了到达中国所有行政区的愿望。这些经历给了我写不完的素材，西藏之行早已完成，有待成书。不为人知的是，我曾在鸭绿江边徒步 5 个小时；在海参崴海滨游泳；夜间绕行平遥古城一周；在黄河“几字形”的右上角十二连城住过一宿；骑着骆驼进入沙坡头……这些都是独自一人，不再可能有人“与你同行”。有待时日我会从容写来，晚年的退休生活不会没有事干。

谈到退休，我为自己作好了铺垫，用一本书实施了“软着陆”。 2009 年元月 20 日这天，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写一本书，这样既可以不浪费我的积累也促使我接受新知，使时光不致虚度，兴许会有所作为。世界上的事，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当然是对有条件者而言，没条件者想都不会想。我“无知者无畏”，不因循旧说，也不囿于框框，对这场革命的认识更多地尊重史籍而不是盲从概念。把我的所能发挥到极致，既具有史学之“史”、文学之“文”，又具有新闻之“新”、杂记之“杂”，力求严谨、生动、新颖、丰富，让言说使百年前的历史在这座城市鲜活起来。这是第一本从市民的角度图文并茂地解读武昌首义的书，也是第一本不需要我自己销售并获得不菲报酬的书，我应该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回望新的世纪，我在文学园地业余耕耘，如果谈得上有所建树的话，我不经意地完成了我的城市三部曲，为生活于斯的城市作出了力所能及的无愧贡献。除了文学，我们还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呢？今年又有新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感觉十分充实。

所有这些，不知是我的运气还是神祗的冥冥指点，也许，二十年前那双美丽的眼睛就

一直在深情地注视着我吧。可以借用雨果 1844 年 5 月 21 日的信中语："你想要我给你写些什么呢？你想要我给你说些什么呢？我心中充满了对你的爱情。十一年多来，你难道没有我的呼吸、我的血液、我的生命？我能告诉你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难道你不是自始至终生活在我的思想里？呵，亲爱的，我觉得你成了我本人。我觉得跟你说话，就是跟我的灵魂说话。"

11

今年以来，我的身体状况其实很差，也许是暂时独处的原因，心情有时也不佳，甚至悲观失望，深感来日不多。退而不休，我在做着很多事，比如整理过去的文字和照片，觉得可以形成几本书。这样做，说冠冕一点是延续事业，说直白一点何尝不是安排后事？首先要完成的当然是《天府遗梦——与你同行二十年祭》（暂名）这本书，把我们交往的所有内容整理出来，形成两人的私秘档案。这个想法以前有过，现在更为迫切。我知道，如果我不来做这件事，以后不会有任何人来做；而现在做正合时宜，让有意义的事占满时间，同时为此生尤其是这 20 年来一番回顾与总结。

从 1992 年起至今，我们之间有过上百次通信（包括明信片），这是从保存的资料中得出的数据，其中我占六成，她占四成。这些信有的只见信封不见信瓤，信封与信瓤完全吻合的少见；有的信纸和信封没署日期或邮戳模糊，辨不清时间；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我们也没有两片相同的信封。寄信地址不断变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狡兔三窟似的；这其中有特意隐蔽的原因，也有展示行踪的意思。还有，两人的落款也各不相同，有缺无滥，我用得最多是"夏青"、"陆芭"，她则多是诗意的署名，都能心领神会。另外，随信寄出的剪报、纸条、书签等等，由于表里分离，要让它们各归其位，这都颇费周折，投入了大量时间。

9 月初的消息：《凡高书信全集》中文版即将出版。这是凡高 1872 年至 1890 年间的书信，共 902 封。本书的编纂、研究工作历时 15 年，这是可以理解的，对每一封信进行一丝不苟的注释，这要很费功夫。凡高是古人，历史遥远，而我们活在当代。尽管如此，我在整理过程中仍感到浩繁无比，且触及的历史积淀颇觉沉重。真是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

清理完书信，再来寻找日记中的有关内容，追根溯源。我不是很认真地坚持写日记的人，所幸还有几本日记，简略地、有限地、断断续续地记录了这场"天府遗梦"以及随之延伸的情感历程。

人世间红颜知己的故事很多，中国的如苏东坡与王弗、陆放翁与唐婉，这都是古代的佳话，其实他们并没有多长的交往，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不过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加上后人引申的传说。最为著名的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特的故事。1831 年雨果认识了在自己的戏剧中扮演过角色的朱丽叶特，成了朋友，并不断写情书。后来她结婚了，两人仍然保持着友谊。1883 年，朱丽叶特去世，隔了两年，雨果也跟着离开了这个世界。

"爱情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它使人生富于青春活力充满激情。我们不可能像雨果和朱丽叶特那样，情谊延续 50 多年，留给世上的情书那么多，但我们相识相知也有了 20 年，非同寻常。而现代社会的事实是，我们的经历和感受比前人多得多，从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了他们。因为有意无意间的努力，我们不仅有游记，还有书信、图片和 Email 网文等。就其丰富性来说，古今中外无与伦比。尤其是她补写"与你同行"的举动，填补了空白，以多彩的形式丰富地贮存了我们的一切，既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其品质也深深地感动过阅读者。

对于这些附着我们人生的心血之物，我们怎么办？她在本文开头写道的包裹里还夹着一封信，这是网络时代很难看到的手书。

"……希望这些东西能够保存下去。如果有困难，能不能埋在土里？质本洁来还洁去？因为纯洁，便更期待保持纯洁。"

在有生之年，我当然是要保存下这些的，因为“灵魂震撼”，因为“精神愉悦”。如何珍视呢？我的考虑是最好把它编成一本书。除了原始的积累，还要更为完善，那就是写点回忆录，认真地总结从认识对方而开始的这段人生。我觉得我们这二十年太不容易了，不管于她还是于我都是人生最精彩的时期。我从如日中天到太阳偏西，她从阳光明媚到如日中天，都运行在各自的天空。正如我们早已跳出了两人境地，所写的回忆录必然有着更大的时空。通过我们笔下的二十年，还能折射国家及社会变化的许多方面，这也更具有认知价值。

明年既是我们认识的二十年，也是她的第四个本命年。我的平凡人生已如上述，她的经历想必波澜壮阔。任何人都免不了事业和生活上的忙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值得珍惜的精神世界。人无论怎么活着——贫穷或富有、平凡或伟大，终究是为“情”所累的一生。当结束生命离开人世时，想想我们还能有什么不可放下，不就只剩下那份不了的情吗？她能否静下心来完成这项我们共同的作品呢？如果由于世俗的忌讳而不肯坦然来做，就等于对自己一腔真情的全盘否定，那么我们与芸芸众生有何区别？我们的生命价值何在？难道任凭一段堪称知己的深情厚谊终究灰飞烟灭？

还是雨果说的好，“我不希望您的生命在我的生命中的痕迹永远被抹掉。我希望它留下。我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已成泥土时，有人会发现它。那时发现它不会使任何人伤心。我希望人们知道我爱您……”

就在我着笔到此的今天，报上登载了一则新闻：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一所宫殿的墙壁中发现两具骨骸，表现一千五百年前有一对情侣死后仍旧对视并牵手的情景……生命的产生是“两情相悦”，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并且最终都以悲剧告终。亲爱的，我无疑将先你而去，如果我们“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好的“合葬”形式就是这一本书，它属于我，也属于你，可以埋进土里，也可以献给上帝！

（完稿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

下篇

12

2012 年 5 月 28 日。距二十年前还有整整十天的日子，你来了！我相信这不是刻意的选择，你是挣脱了重重亲情来的，你始终感觉到我的等待，也深知因何而回、为谁而来。你需要面对的、料理的事情太多，好不容易有一个华丽的转身，来奔赴一个约会，像冲破层层雨帘后的晴日，你在我的顾盼中出现了。

花影一样从斜阳中走过来。我注意到你是伸着双手的——好像要拥抱，我们应该拥抱，但不知是否因为怕你难堪或许有点不知所措，我竟以左手握住你伸在前面的右手，小小的柔软和温润。你说着什么，好像是“这么多年了……”我无言地看着你，虽然隔着墨镜，也许正是隔着墨镜，我看到的是多年前的你，依然青春却更成熟，热情未减，一袭青衣，难掩奔放，甚至有点性感。

5 月 28，知道吗？这个日子还是初见时你的年龄：“年方二八”。我有点想把对你用过的一词——“徐娘半老”去掉，它不属于青葱的你。

时间由你决定，地点由我选择。当然不必刻意，但要追求完美。这是千年古城最早的故事发生地，也是全市中心的美目流盼处，显示我们崇信并坚守的主题。

琴台。少年时就钟爱的地方，我曾用铅笔和纸拓下碑刻学过隶书，在亭上观荷想着课本中的王冕，莲叶蓬勃的记忆啊。今天携你而来，并非自诩高山流水，而是让你的心情在美景

中置于最佳，也为我们的相会提供雅致的氛围和背景。

如果说有什么策划的话，那就是我挑选两位朋友，晓魅和阿林，有他们陪伴，可能会消除你的某种拘谨，同时也让他们记录并见证我们。从坦诚的笑意中，我想你是满意的，要不就是你惯有的“逆来顺受”，你曾经说过的，女人最不聪明的是在不需要表现聪明的时候表现了聪明。

把故乡或祖国最好的风景献给海外归来的你，也算一种爱国主义吧。经整治而美化的湖泊湿地，兴许还能稍稍跟加拿大的生态环境有得一比。这也是城市可以示人的亮点。更重要的是，你在回国半个多月的应酬和处理中肯定累了，应该放松一下，（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在这个城市，作为地主，我最应该也最能够为你操这份心，让你步步莲花，随心所欲。

蒹葭苍苍。蒹葭凄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你的倩影穿越《诗经》，回到遥远的天沔水乡，少女的情愫宛在水中？一切都在诗情、在画意，在你内心的似水柔情。纤纤芦苇，撩挠着你心灵深处。我们的相见也是道阻且长，幸而有你溯游从之，让我们此刻就在水中央。

走过菖蒲菰草，稍离他们。我感觉到肌肤之亲，你的纤手挨过来了，十指相扣，情悦由衷，触摸到的是二十年前的初恋。你说了声谢谢，我听清了这发自内心的唇齿。

我说，明天，我们三个陪你，还有一位开车的兄弟，你就真正当一回外国贵宾吧。然后，我喊来晓魅，请阿林拍下合影。左拥右抱，我在美女中间，无比地幸福，第一次可用风流倜傥这词儿。

终于坐在一起了。在湖滨餐厅，首先，我要郑重地表示一下，刚好有一枚“2012”龙形金饰胸佩，是台湾同胞寄来的，可以给你的本命年赋以瑞气吧。有些感情一旦产生，就会至死不渝，我说，这位老兵差不多每年都要回大陆。

饭局就不用多说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晚餐，它在风景中进行。接着我要带你去看更多的风景。

漫长的木栈桥，伸向荷塘深处，我们在水中央，被夜色和初夏的荷香所包围。湖畔是美轮美奂的剧院和音乐厅，可惜的是，你没有时间去里面坐坐；我还想让你看看灯光下的汉水，它比传说中的多瑙河并不逊色，如果有时间真想一起走走，像那些徒步族一样，沿汉水走到长江。一切只能作匆匆一瞥了，我们要赶路。

把你带到家中来，是那年装修完成后就有的愿望。对自己的设计，比对自己的作品还要自豪，值得向你骄傲地展示；至于书房，绝不能表明我学富五车，但有一面望向长江的窗口。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要能干出点名堂才对得起这样的环境，也对得起你对我的冀望。在我的座椅上坐一坐吧，留下气息。如果能到你家，我也想这样。人，其实就应该生活在自己的王国中，把它营造成理想的天地。男人没有闺房，没有化妆系列，却收藏着全部的思想。

你说，这里像一个博物馆。那就把馆藏文物给你，那是属于你的和我赠送给你的东西，包括各种版本的《与你同行》——从国外寄回来，又得回到国外去，完成豪华旅行。这个“国外”是你乐意说的，没听过你把加拿大说成“我们国家”。有些东西像贝壳一样寄附着人生的航船，在航程停舶以后，该要清理一下它们。你不是考虑过与我们相关的人生档案之归宿吗，朝花夕拾。

我生活的更大环境还在江滩，每天都要漫步的地方，像我的后花园。这个季节，长江因大水而满盈，如你所说，它这么近，就掀动在你的脚下，泛着清柔的波光。夜航船也不能让我们同船过渡了，这世上最宝贵的还是时间，它的吝啬让我们想往许多而不可得。

田田荷叶连向无边的荷塘月色。牵着你的手，走过大桥下面，去看神话园。哦，你是来过的，在它刚建成的那年，也就是六年前。如果不是因为二十年纪念，我们的这次重逢还会无限期推后。

说定了明天的行程，被安排的你一点也不需要发表什么高见，或者用不着与我一般见识。

你应该回去休息了，无限美景还在明天。九时半，你从铁门关上了的士，顺带我一程，然后挥手再见。

忘了给你一点人民币，怕你身上只有加元。也许贵国公民会本能地拒绝贿赂？但你却不顾中国国情而总要施人小费。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把你送到后我再返程，可以把在一起的时间增加半个多小时，这样做会让你感到太“受宠若惊”，这是你今天用过最多的词，不知英语怎么翻译。

十点多钟，电话询问你安全到达。我们二十年后的相会就以这样的形式关上了序幕。

13

对明天的期待使我兴奋，但不敢说是“言念君子，载寝载兴。”雨滴沉重的声音如《诗经》的句子：“厌厌良人，秩秩德音。”睡梦被敲醒，不测风雨降临，心情破坏，不以为这是老天爷设置的戏剧性。起来是五点多钟，开车的兄弟在电话中说风雨无阻。于是再躺到床上，听雨。

贵人出门带风雨。这句纯粹的中国话，半是解嘲，半是恭维。不过确实有些特别，据报道，本市遭遇今年来最大暴雨，凌晨 2 时至下午 6 时，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达 80 毫米，局部地区雨势最猛，达到 90 毫米。气温下降 10・3 度。天气的安排，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你在这个黎明被惊醒了吗？你听到青城山的雨瀑了吗？你念叨巴山夜雨涨秋池了吗？满城风雨近重阳，你却处乱不惊，表现出相对的淡定，相信我依然会来接你。

在迎接从雨帘中撑伞走来的你之后，我说：二十年后的重逢，老天爷也为我们动容。

前面两位朋友，兄弟和阿林，一个敢为人先，赠你栀子花；一个追求卓越，送你巧克力。你看我们有你们多伦多没有的城市精神，多好。你像花一样嫣然而笑，把栀子插在黑发里。不是玫瑰，胜似玫瑰；不是情人节，胜似情人节。

哦，想起来了，其实我也是带来了巧克力的，吉隆坡的鸽蛋，惟一的一袋。还有蒸过的粽子，时令的端午将近，不是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一起放在有《阅读》字样的黑提袋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粽子太热情地拥抱了巧克力，使巧克力感动得一塌糊涂，大半身融化变形。真是遗憾啊，精心设计的结果，却验证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格言。

我选了一枚完整的给你，你放进樱桃小嘴，真给面子。后来知道其实你是不食甜品的，让一位严谨的医生破除清规戒律，我颇有成就感。

风雨历程开始了。让车尽快驰离混沌的城市，开向原野，开向雨雾混茫的天府遗梦。

我习惯地在你的左边，你的右边是晓魅，她是熟悉我的七零后朋友，会成为你很好的陪伴。没有接到你之前，我将随身携带的样书和日记本给晓魅翻阅，让她预先知道我们相会的背景。

这本书是我们交往二十年的全部资料，包括文字和图片。我费尽精力整理成书，初衷是给两人各留一份档案，以作为“与你同行二十年祭”，完结一个时代。书里虽然收录你的文章和不少书信，但主要是我完成的。暂时编纂成册，是想抛砖引玉，吸引你更多地参与，共同把这本书做得更全面，达到我们的理想。

去年春节前夕，这本书飞到了你的手里。你“感动得泪流满面”，知道我要寄东西来后，虽然有过很多猜想，但还是没能想到是这样的一本书。“深深地感动着你所付出的心血和时间，这份心意太珍贵，放在我心里都觉得沉甸甸的……”

也许这的确是一份重量级的馈赠，你在后来的邮件中写道：“书放在心里沉甸甸的，看着那些我们曾经的文字与灵魂的交融，把我自己都感动得稀里哗啦。好像我曾经跟你说过，有了这段经历，我的心里再也接纳不了别人，因为无法超越。……看到这本书的第一时间我就想到要留给我的孩子们。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据说会有血灾。人生无常，何况见到的生死

也多，车祸每天都有报道，便有些担心哪一天我要是有不测，我来不及妥善地保存这本书。我的儿子现在已经是成人了。虽然不会阅读中文，但成熟到足以理解大人的情感。而且正在学心理学，相信他能理解妈妈。我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时候给他保留一本，我自己保留一本。就算有什么突发事件，我也安心了。”

时间过得真快，都二十年了。我本想在今年初夏去北美旅行，见你一面，以完成我们之间的某种祭祀。你想得更周到，决定还是由你回国。你一直想探亲，这次的时间选定很突然，就冲着“6·8”这个我们共同的纪念日。

我高兴极了，马上开始设计与你同行的行程，打算和你同上青城山。这就必须安排陪同的人选，以使你更能接受。当知道这种设想已不可能实现时，我很失望，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就近安排一次旅行，同时仍考虑让同行者参与这人生之旅和文学之旅。追求完美的我，深知自己江郎才尽或精疲力尽，很想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完善全书，让她们在阅读我们的故事的同时也阅读自己的人生，把真切的感受用青春时尚的笔调叙述，给这本书赋予新的气息，丰富它的容量。这个想法跟你沟通过，你信任我超过信任自己，并没有提出异议。你会有很成熟的想法在见面时交流，因此，我们对这次相会寄予了很多期待。

相会的日子在期待中总觉得很慢、很慢。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今年的雨水真多，让我总想到清人的这一联句。就在你落地上海浦东机场给我打电话的那天，雨似乎因你而来。我听到你的声音很亲切，如你所言：“这一刻，我的心内再次升腾一份感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视的正是这份顺畅、轻松、怡人的心灵交流啊……仅此惟一……”

“接完你的电话以后——/ 雨就下起来了，我的心思也开始动起来了/ 雨越下越大，我的思虑也越来越多/ 雨住了，我的思潮仍没有平复/ 我拿把伞走上江滩，大约 10 时多/ 也就是你下机正乘车穿越江城的时候/ 阒无人迹，我一个人走着，你在江的那边/ 隔着静静的江水和灯光，也算与你同行吧/ 回味的是二十年的历程……/好了。雨又响起来了，像远方的脚步/ 像迎亲的爆竹越来越近......”这是我当天发给你的邮件。

等待的过程中又有雨天，这样就可不作指望了。我给你网上留言：“下雨了，可以不用着急了。今年的晴天不多，我们的相见更少。”这并不是怨天尤人，好戏一般在后头吧。

终于如愿以偿，在你回来近二十天之后，以为天空从此放晴。凌晨查过网上信息，知道明天又是晴天。如此变化，借刘禹锡的竹枝词发问：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情）还有晴（情）？

——雨很碎，似有似无，可以不须在意。我仍撑着伞。在这种伞翼下，你很弱小，你感觉到一种宠爱。眼光闪了一下，对我的诡秘。你拧开黑皮质的小手袋，拈出折叠的地图，展开，纤手指在一角，黑发垂落又扬起。

从见面开始，我的脑海里就时时闪回昔时印象，就会跳跃出《与你同行》里的句子。

此刻，因为你，车厢里满是晴空。因为我们，万水千山总是情。

一路谈笑，不觉路遥。弯弯山道，可是二十年前的迷途？我们不能回到从前，只有青山还在，当年的记录还在。我特意带来当年日记，可以共同寻觅那二十多天的朝夕相处，和在我们心中荡漾的千山万水。不过，你的心里已经装得太多，随着时空的转换，还在增加新鲜的感受，诗情又画意。有时，我们平庸地生活一年，也不会拥有某一天的情感聚积；同样的，一段哪怕是短暂的浪漫传奇更会贯穿终生。

葫芦丝在吹，远方在召唤。你喜欢包括车载音乐伴随的这种颠簸吗？你喜欢这样和我并坐着驰往未知的新奇吗？不能耳鬓厮磨，能够体温相濡、感受对方的脉搏，不也非常难得吗？生命中有这两三天属于你我已经满足，少少许胜许许多，备当珍惜。

14

目的地到了，我们“电视连续剧的外景地”锦里沟到了。那是群山环绕中的湖泊，缥缈而朦胧，有些蕴藏都将在云消雾散的明天揭晓。主人早已备好菜肴，摆在室外，以水墨丹青为背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我们像王维那样可餐秀色，在山山水水中觥筹交错，激扬话语，风卷残云。我对他们说，从你在这种环境中仍不沾酒水来看，说明你的原则性有多么强、对情感的把控多有分寸。你知道话中有话，解释是对酒过敏。当年我们在青城山双双分别请酒以活跃团体气氛时，难道你也滴酒未进？记得我是喝醉了的。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我早就不喜劝酒，并不认为这是个好风俗。因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注定会保持理智。

接着在湘鄂西风格的木楼下榻，我们都需要放松一下身心。你有陪伴，安心地睡一觉吧，在祖国的怀抱。我在隔壁，房号是 8201，真巧，这是一个卫戍部队的番号，你是安全的。

单人床对我来说很辽阔，枕头很柔软，没能在熟睡中享受简直就是奢侈。小楼一夜听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你在隔壁还好吗？踌躇了很久，突然想如果你也没有睡着，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去敲你们的门，你竟没睡，正好可以过来进行某种交接。通过笔记本电脑，你把加拿大的文件打开了，我第一次扫描你的生活和家庭，但只选择那些壮丽的风景图片存盘，这也是你的考虑；而我能提供的是我们过去的文字，那几十封书信，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成电子稿的。各种各样的信封，邮花像植物的标本，封存着我们情感的春华秋实。你在我的身边，情景多像在青城山的寝室，那时我们是屏息静气的，不敢僭越；现在能够拥抱一下吗，为我们的精彩过往——这可是与国际接轨的礼仪。你的本命，我的耳顺，行为准则烂熟于心，有所为也有所不为，秉承着对彼此和他人的尊重。

你还得回到房间去做很多要抓紧做的事，清理一下这二十年来的记忆。我也有必要到朋友的房间去，不仅是一种团队意识，还有些共同的事情要商量。不是特别知心的人，是不会邀来参与这一重要活动的。

晚餐后，天善解人意地要晴了，只洒着零星的雨滴，给撑伞漫步点缀诗意。山峰黛青而朦胧，湖波纯清而淡雅。走过风雨廊桥，你踱出江南的感觉了，那是你梦里水乡的意境。也是“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你心目中的麦迪逊县罗斯曼大桥，中文把那本书译为《廊桥遗梦》。我不是金凯，你不是弗朗西丝卡，但我们都有梦，也处在相仿的年龄，都因不期而遇而怀念终生。今天，命运把我们放置在这样一个时空，梦境里的廊桥，比起世界任何地方都算极品。桥上的我们，如此钟情纯洁的境界和心灵，真想朗诵某位诗人的句子，“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这里的水。

扶着桥栏，相视无语。水势茫茫，心事茫茫，都在层层地荡漾。

像空气一样纯洁的你和像你一样纯洁的空气，捎带着雨后的湿润，如你的眼睫。你太感动于这样的意境了，不愿辜负如此山水，更不愿辜负我的良苦用心。你像水一样循山而流，跟着我走进暮霭，走进云深不知处。

我选择了以前没有走过的路径，那是我们的处女行，盖着水泥板的渡槽，平坦而舒展，可以并肩而行。静谧中有蟋蟀类的虫声间或弹拨，扣动心弦。春宵一刻值千金，这样的行走多好啊，只要正在拥有，不管前程多远。二人世界里的交谈，你的声音格外清雅，如山泉奔

泄，我的声音有些浑厚，像山谷回音。昨天的琴台碑文，今天音犹在耳：汤汤乎若流水，巍巍乎若太山，有沉鱼出听、有六马仰秣。在山水交响、暮云四合中，我们与自然亲近，虽不操琴瑟，但心有共鸣，两个依然纯粹的生命，在大洋两岸撞击回荡，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就在此刻。像多年前那样，你俯在胸前，以医生的身份听我的心律，显然，它跳得有点快，但还有力，不像恭维。其实，生命已向我敲过警钟，无疑将先你而去。谁能断定我们这次不是最后一次见面呢？

一条道路总有终点，如一段生命终有完结。我们在渡槽上站住，下面是拦河坝，跟三峡大坝是一个原理，高峡平湖，碧波如镜。往昔和现在未能共同登临的地方，好像遥远地出现了，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不能继续前行，除非我独自探险。看你那征询的明眸，还像当年在寻仙沟的路上，猜想我不知还会制造什么诡秘。

“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其实天是有些寒意的，初牵你的手水一样凉。现在问冷吗？你说：不冷，你的体温传导了我。正负电的连接，自然会产生热量，何况我用伞用身体挡住了风雨，让你再受娇宠。沿风景区的路线走到寨门，又转回来，撇开宽敞的公路，重回幽静，缠绵悱恻。这时有一弯半月于云缝中划出，长毛的睫，好像在隔帘窥视。身边的你像孟庭苇笑靥甜甜，长发飘逸出一轮圆月。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你看你看，扁扁的扁扁的岁月的书签。长长的长长的寂寞海岸线。我们已走得太远已没有话题吗，只好对你说你看你看……台阶如音阶，一步一蹬音，哼着你也熟悉的老歌。很多人说相见不如怀恋，我们依恋犹如初见，唱红的正是二十年前的我们。

再过风雨桥，月亮已不再，人影也不见。月亮桥上只剩下我们，伸手可见五指，也见五官，那是淡月的朦胧。惟有声音是清晰的。很多情景模糊地隐现，那峨眉山下桥，不过是从白天转向了黑夜，涛声依旧，激流不辍，转动着时间的水车。跟我在一起，你从没有害怕，只有惊讶，为我提供的梦境。我们依恋对方，却是依恋自己的过去，我们沉浸于在一起的浪漫，却更执着于分离时的现实生活。因此，保持初恋般的矜持，享受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欲求，似乎有点缺憾但也始终贯穿了我们的交往史。此刻，除了你知，我知，就是天知，地知，但我们都是有戒律的人，不愿因某种违逆而有损如此纯净的境界。深情拥抱之际，你软软地说怕控制不了自己，挣开要回去。于是，我们的身影和欲念融化在无奈的夜色中。

送你到门口，我笑笑说，早点休息吧，别担心有人会敲你的门——这其实还是重庆大足场景的重现啊，是的，我不会因彻夜难眠而再去敲你的房门，你若听到的那是风声雨声，既在咫尺，也在天涯。

——晚间独居一室，一边捧读《大足石窟艺术》一书，一边等待你轻盈地来临。这几乎成了习惯，就像病人等待医生查房，一句问候、一瞥眼神即能给他以抚慰、以安宁。我很疲倦，仍顽强地支撑着，期待你送我入梦乡。每一阵风都是你的足音，每一阵雨都是你的话声。风风雨雨响了一夜，朦胧中起床……

15

像难忘的清晨记忆那样，山居一日的我依然早醒，推门出去，想看到手上捧满了白栀子花的你走来，但宾馆大门是关的，还只五点多钟。这样，我就在空荡荡的两个天井间踏步，

不时望望你的房门。灯笼是红的，我的眼里不知是否布满血丝。（后来才知道，你的眼睛不知何故红了，莫非是异化。）

“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剑能斩愁……”反复哼唱的竟是湖南民歌《送别》，心里却很平静，没有怒潮。惋惜的是时间不多。

还是敲开了朋友的房门，一起去捕捉风景，天要亮了。

昨天的水墨画变成了今天的油画，湖波明媚而清新，山色由青而返绿，经过大雨洗涤的世界，只等阳光照耀，增加它的亮丽与斑斓。我不禁想，多么好的山水才能跟我们的完美境界相匹配呀？我们的重逢之旅就要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了。

沿湖走了一会，是昨天没有走过的一边。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中心娟娟（心旁）。溯流而上，道阻且长。溪流的光亮闪烁在岩石间，与之摩擦出喧响，洋溢着清洌的气息。快来分享吧，如果你醒着。我打你的电话，这是专属于我的电话。早上好，XY，快点出来吧，就在我们昨夜的明月桥下，摄影师等待着模特呢。你的枕间缱绻，声调是柔媚的：好的，我收拾一下就来。

这“一下”有些嫌长，我不知但凡女人，特别是高雅女人出门前都要化妆，只可惜时光如水逝去很多，太阳已经爬上来了。你于光芒万丈中出现，迸射着金箭万簇，簇拥着祥云五彩。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渠出渌波。我迎上去，你走拢来。“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用曹植《洛神赋》里的词语形容你，一点也不觉多余或堆砌。猛然想起年轻时我曾把这段诗句抄录在本子上，常于朗诵中歌颂，遥有所思。何曾想到，梦幻会在这一刻真实地呈现。

“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

我们拥抱了！没有谁会不想拥抱盛妆的你、盛情的你，没有谁会不为我们盛大的拥抱喝彩！虽然短短两秒，却历经了二十年！太阳、朝霞、青山、绿水，可以作为见证，满怀相恋的心还这么年轻、这么愉悦。

你像一朵紫罗兰莞尔绽放，短衣裙和高跟鞋都是紫色的。你为这一闪亮登场准备了多久呢？你是第一次穿着它在国内出现吗？二十年前的一袭长裙，也是这个色调，不过浓烈些；如今的你淡若兰菊，仍芳香四溢，风情万种。情人眼里，尽出西施。

——早上好!姑娘。你穿着那件紫色偏蓝的高领长摆裙，从石阶上走来，足跟像啄木鸟奏出一种节奏。为着这清新的早晨圣洁的早晨你也许兴奋得一夜没睡，你的手上捧满了白色的栀子花，每一枝结实的花苞里都含着你的祝愿。

从一丈青到一身蓝，从前天到今天的着装你都精心设计，由徐娘的铺垫推向新娘的高潮，你也在追求完美，追求我们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

十三世纪就有一位权威医师说过，视觉是心灵的乐园。黎明的小河边，紫罗兰花开了，笑声和泉水一起荡漾。你在溪涧跳来跳去，有时惊险万分，真担心你在岩石间香消玉陨，那至少会有三个男人英雄救美。你活跃在大自然的乐园中，二十年前那样欢笑着，挥舞着，进

入角色，在某些风光片或恋情剧中充当女一号。阿林主摄，兄弟司道具兼场记，晓魅则执导，用专业尼康反光板，时金时银地翻转，把自然之光调集到你眼神中，让你顾盼流萤，回眸一笑百媚生。

我以探班记者的身份对倚在岩石上摆 FS 的你发问，XY 同志，你以为明星是那么容易打造的吗……你对我的每一句话都读出幽默，心领神会一笑。知道今天你是红花，而我们都是绿叶，你是大腕，我们都是粉丝，乐意为你打造或帮衬最灿烂的一天。按照最高指示为纪念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所言，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也是我们的“城市精神”。

也许你一生的相片也没有今天照得这么多。一日之际在于晨，属于我们的雨后初晴的早晨，这方圆几十公里惟一的经典山沟，成了视觉的乐园，你在摄影师的镜头里成了最美的风景。我为你撑开了一把竹骨伞，张着蓝底白花，以民俗和古典的点缀，与你的紫罗兰装组成呼应和默契，中西合璧，十分高雅，也卓有诗意吧。

一切都是完美的，我在流水之间的山沟，因那蓝花阳伞的绽放，想哼一曲陕北老歌，“青线线那个蓝线线哟——蓝格英英的采。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心目中的你究竟是黄土高坡的婆姨，还是繁华市井的贵妇？说不清。关于紫罗兰，其实不仅是紫色，还有蓝色和白色，网上的“花语”称它们各有寓意：质朴，美德，永恒的美；警戒，忠诚，将永远忠诚；让我们抓住幸福的机会吧。似乎都专对我们而言。幸福的机会就像手指缝流过的水，让它流吧，让手放进去就是抓紧了，让心沉浸去就是幸福了。而幸福总是两个人的事，从今天看，其实精心设计的不仅仅是我，你也在追求着诗意和浪漫，寻找青春的伊甸园。

宽大的瀑布翻溅着无数水菊花，蓬蓬勃勃，奔涌在昨夜的明月桥下。涛声依旧，当阿林以此背景为我们的相会作特写定格的时候，我们注目对视，眼睛灼热地投向对方，精光四射，销魂夺魄。那一瞬，有一种全身酥软的感觉，恨不得倒在对方的怀中，如落花，如流水。哦，多年前与你同行的情景再现了，那是在长江轮舱里：“我们的眼睛胶合在一起，默默对视，很久也不离开。只觉得全神贯注中消耗着全身的精魂，释放了所有的生物电。”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眼睛是掩不住的心灵之窗，显然，二十年后的我们依然是当年的你我，你读出了我，我读出了你。都说眉目传情，才发现我们还深藏在各自的心里。

雨后青山格外绿，天空也格外蓝，飘逸着一抹温润的云。

岩石边的金银花开了，我俩站成坚强和柔弱，把给你作装饰的银白花瓣给一半我，伸手掬在胸前，像给我戴徽章。这是真情的流露，我虽然闻不到花的芳香却看到你倾心的微笑，那指间的温情，如玉手观音赐我吉祥，给我殊荣。不知道你何以此举，简直是神来之笔，和苗寨风俗中情人相赠异曲同工。不管阿林是否拍下，都影像于我的心底了。

好了，早晨的序幕到此精彩结束。我走在前面，突然想着打个电话，给远方的小它。那是今年在山西之行认识的小女孩，计划中的山水之行暨文学之旅是有她的，如此场景她若在场，应该也因备受娇宠而感到无比幸运吧。你看过她的文章，也相信我的安排没错。你和我一样，感觉美好时也希望喜欢的人来一起分享，多增加一人自己也增加一份满足。

当时是七时多，小它也许在去向教室的路上。我说，你的缺席也许是很大的遗憾，我们正在风景区，向你这样说你能理解吗？不知怎地，我竟有点哽咽，为她惋惜，也为自己的良好愿望而感动。那边在沉默，似很压抑。我说，小它，你想听听阿姨的声音吗？于是把手机递给了你……

有很多时候，我会莫明地冲动，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柔弱。

16

我们去村里早餐，然后你们要进房去收拾收拾，按徒步族的要求整装出发。这意味着，你要由贵妇变为村妇，从大家闺秀到小家碧玉，脱下高跟鞋，改裙为裤，恢复接近二十年前的那身装束。

新的起点，在我们昨夜缠绵的明月桥那头开始，白天不懂夜的黑，阳光剪彩，一条崭新的山沟等着我们探索。

二十年前的你又来了。“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你比画幅上的洛神更美，立体、活跃，且舞且歌地穿越这美丽的山谷。走在你的身后，我看见了青城山上的你，跟上你的步伐，我又感知了峨眉山上的我们。

回顾一下《与你同行》里的叙述吧：

——在我钻进沙坪镇上的一家小茶馆帮别人物色天麻时，没注意你竟沿山路走了很远，你的黄裙子远远地闪耀，像勇敢的旗帜，辉煌了我的期待。

——林茂草盛，绿意沁人，我后悔没有邀上你。走着走着，正担心误了船，忽然看见鲜明的你，你在哼哈祠侧边不知在找什么，慌慌张张的像只梅花鹿。

——以后，在我展开地图回想丰都的时候，会永远看到一个跳跃的身影，那是一位美丽的长发女巫向我招魂。

一切都是二十年前的再现。我们共同的人生，从出发走到了这段结束。

这是很特殊的日子，因大雨的阻拦，景区昨天的游客身影全无，今天的还没到达——如果有的话，首批游客只属于我们五个。在中国，享受这种殊荣的只有中央领导，全线清场，以特级保护，只留两三个保镖和秘书陪同。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整天的大雨为我们清场了，山路被洗得干干净净，纤尘不染，石阶上几乎看不到一片落叶，似乎从来没有人走过。

很快，我们汇合到流水浩歌中，以心声共同合唱。平静的湖面是由不平静的溪流导演的，溪流来自天雨，来自千山万壑、树根草丛间的涓滴汇集，以不同程度的急迫心情顺势而下，因坡度而直接，因阻碍而曲折，因激烈而壮观。湖的背后或源头是溪，如果生活的很多时候我们平静，那激情是隐藏着的，一定时候就会湍急地奔流，那是心灵的浪漫。

不管是现实还是梦境，我们在一条溪涧上相会了，激流之上的牵手，把粗拙的木桥演绎成华丽的彩虹。

哦，清音阁。在双龙潭边，你仰望磐石上的楼阁忽然叫了一声，像失忆的人突然发声那样令我惊异。哦，你是在呼唤峨眉山、呼唤遥远的青春和我们相携走过的起点？你的声音汇合山谷的回声——好一座清音阁！

眼前一切都是天府遗梦的再现，一泉一石皆似曾相识，现实和历史相作映衬。那时的我们是对自然山水的钟情欣赏者，现在却多了几分鉴赏的眼光。一直往前走，你显得特别好奇，这是去国多年从没有过的境地，大自然以及对其的欣赏没有国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为自己暗暗得意，较早地考察过这条山沟，并为景区的开发作过文案设计。这时我恰到好处地拿出彩色折页请你校正，实际也是请你现场对照加深印象。

你又一次显出言听计从的样子，停下来阅读，并对着山谷朗诵："说你坚韧，那是岩石的不屈；说你激情，那是水流的湍急；说你清幽，那是满山的林树；说你柔美，那是湖湾的涟漪……"当然，我从你的眉眼间看到的是认可、是佩服——这种文字哄老外还是绰绰有余的。正是这篇千字短文，也忽悠过很多人前来寻幽探奇。你纠正说，这不是忽悠，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发现的，它客观存在，需要你这样的慧眼来发现，并用文笔写出来。

是的，同样是天府之行，我们有了两个版本的"游历者美文"《与你同行》，而别人没有。美的发现关键还在于心情，更在于有心仪的人同行。

一步一景，一步一步走回历史的深处。我们忘了随从，（不是以前那样想甩开他人）且行且止。"我们如飒飒作响的绿色草木，一呼一吸着大山的精髓、天地的灵气，心胸如水过滤净化，剩不下半点尘埃。沉醉山林，目不暇接，专注这分分秒秒的感受……"在一面爬满藤蔓的岩壁下曾驻足仰望，感叹生命的顽强。

不平则鸣，流水潺潺的时候，山道崎岖，这正是你最开心处。你叫人提心吊胆地跑到溪边，笑铃与撩起的浪花一样欢快，又舀起一掬啜饮，直叫好甜好甜，让我的心里也津津生液。我知道，当你孩子气地跳跃、少女般欢笑的时候，就是你忘乎所以的时候，你被触动了，我也被感染了。我们离开山道，沿巨石滩上行，忽上忽下，相互搀扶，两小无猜，两情相悦。当整个山谷成了两人世界，我俩的心会靠得更近。曾经想过到北美去与你同行，现在看这里才是我们的根，更有归宿感和安全感。

你是初来的，想法一定更多，加上这些天的亲情所累，应该在大自然里放松一下，沉思一会，索性让你在这里独处吧，面壁听涛。

我转去照应他们一会后回来，在溪边竟看不到你。我一下惊了：是叫水冲走还是叫狼叼走？那可不得了。你惟一一次没听从我的安排，去了哪里呢？你真傻，以为我会把你撂在这里不管吗？你不知道我会来找你吗？我沿着山路朝上跑，树林间没有一位女巫山鬼的身影，你消失了。跑了一段，我大叫一声，山林回音，却没有你的应答。我有点恐慌了，万一出什么事，这可是开国际玩笑啊。我又喊着你 XY——也许是你在这世间唯一的昵称，让我喊出了胸怀无限，有点呼天抢地。真的，这不是预设剧情而是意外"情变"，你该不会为山水而情觞，坐化云水之间吧，这是最大的可能。我为自己奔跑的心强健有力而自幸，意念闪回到二十年前的奔走。

终于跑到路的终止，下面是一道飞瀑，突然看到你沐浴般地站在瀑下，与泉浑然一体，"斯水之神，名曰宓妃。""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遁形这里的，水中鱼倘能溯溪也不可攀崖吧？简直是曹植笔下的洛神。

瞧你旁若无人的样子，哪能听到我焦急的呼喊呢。看到了我，你像出水芙蓉，款款走来，挽着我，眼含清澈，似有些害怕。水声飞溅，听不清你说着什么。后来，你离开水雾波击区，在石凳上记录着，应该是此刻的心情和感悟吧。

我们没有打扰你。我对坐在身边的晓魅说，看着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

17、

太阳在林叶茂盛间迸射着光晕，它多时才露面，给潮湿的山林带来清朗之气。好时光不愿结束，我还想带你去山顶人家，开始一段完全属于我们的路程，就是回到天府之行时撇开团队所走的老路上去。

“游人止步”这样的提示对常人意味着禁区和危险，对我们却有无穷的诱惑。一直坚信远在景区开发之前就有山里人行走的道路，可能狭窄、可能陡峭，却更有原始野趣和奇妙风景。毫无疑问，你会在这个问题上百依百顺，“夫唱妇随”，而不管路程多么艰险遥远。

攀上一段陡坡，上得一个台阶，便见一条小路，比想象的更为天然。就像跟小它打电话那样，我和你先后呼唤晓魅，希望她也来分享。她闻声上来了，看山路弯弯，好像也有兴趣，但不知怎么考虑，并没有跟上，只看到我们两个情侣消失的背影。

我们一直是牵着手的，路窄不能并行时，就一前一后地走。

——这是一场愉快的经历，踏着湿润的碎石山路，我们并肩而行。两把伞，一左一右，一红一黑，如开着寂然的花。

那些文字好像就是二十年后的写照，我们要回到从前。二十年前，山路上是有不少人踪的，看看这条栈道的铺设、一溪一涧上的搭砌，就可想象山民下山进城的主要通道。近二十年来农村发生了巨变，许多人走向城市，再也没有回来，原本磨砺的路就生满苔藓，踩上去光滑。你说你喜欢走这样的路，哪有比我更具情商呢？平原上长大的你只有天府之行的那一段山路，而有过知青生涯的我有更多的人生体验。我仿佛回到神牵梦绕的鄂南山乡，那里有很多伙伴，让我产生青春豪情和萌生儿女恋情的人，他们都鲜活在我的灵魂中。而此刻的身边只有你，XY，我必须说，你是她们的化身，我是跟着我的青春岁月同行。还是那样的季节——春夏之交，我们最好的人生年华。

所有的路都集中在这条路上，包括我曾三次走过的三峡。虽不壮阔，但很幽深，且极尽曲折。平缓的不多，时而踏过水石，时而上百步阶，时而从昔日的田间小路走过。山路上不只我们两人，还有无数同属于大自然的动植物品类。因为我们的行走，蜥蜴惊慌地钻进草丛；螃蟹却纹丝不动，像块赭黄的片石；蝴蝶、野蜂，包括蚊蝇都在前后翻飞，为我们舞蹈；还有青蛙和蟀蟋类昆虫在跟流水一起为我们伴奏。更不用说那些鹧鸪、布谷鸟啦，“惊起山禽我亦惊”，飞起一番惊喜。

——你像位公主生活在大家的宠爱中。如果还抓来一条鱼，和螃蟹养在一起，你就俨然荣任海陆空三军司令了。小鸟并没有对你肃然起敬，它一个劲地叫唤着。这时又是你发现那黑瓦屋顶上有一只鸟在回应着叫唤。你说，“它的妈妈找它来了，太可怜了，把它放了吧。”眼里竟湿润着。

我们的血液在愉快地流动，走走停停，不知拥抱了多少次，在五黄六月纵情恣意、耳鬓厮磨。话语是不断的，听鹧鸪说鹧鸪，见螃蟹谈螃蟹。比如我说，很多昆虫和甲壳类小动物是随着自然环境而形成它的保护色的，这里的螃蟹就跟岩石差不多。你在加拿大变得不少了，那里好像更适合你。是的，你说，我在那里看到的螃蟹就是黑色的。我像二十年前那样逗你玩，提个抢答题考你的急智：黄螃蟹、黑螃蟹和红螃蟹，哪只跑得最慢？你一下懵了，眼神在乞求我提供答案。我不相信你在国外单纯到智商退化，故意不答。走了几步，回头看你，

才忍不住说，红螃蟹是煮熟了的，它还能跑吗？

哦，你噗哧笑了，站在那里，双手相抚：你真坏。

——我们悄悄离开安静的宾馆，走过湍急味江上的大桥，绕过一间古老的水车磨房，向烟雨蒙蒙的原始村落走去。我们那样年轻，像雨中清新的空气，你的红裙子在葱绿的川芎地上鲜艳而芬芳，给自然的山野点缀热烈的色调。

这是描写还是虚构，当时你穿过红裙子吗？反正人到中年的你不尚鲜艳而芬芳，更愿在自然的山野中点缀深沉的色调，但仍然是鲜丽地出现。

“田园将芜，胡不归？”在我的眼中，这是多好的梯田，一畦一畦的，水源充足，但因无人耕种，它们都荒芜了。一头牛也派不上用场，在蓁荆中自由地觅食。这是你首先看到的，因为角而说是羊，因为耳而说是狗，不知道它是牛，是你不认识的黄牛。我抢白你道：有比这更大的羊和狗吗？真是的。你又一次站在那里发窘……

山村人家可以看到了，斜坡上的石屋，因少人居住而冷清。因担心有狗扑出，甚至不愿犬吠让你不宁，我们没有走拢去，保持悬念。

我回乡知青一样在村外伫立：“啊，故乡，我的七月的没有一个闲人的故乡。我不计较你的怠慢，但我并非没有惆怅，我来偿还对山的思念，滋润多年的渴望，离开你，却又带去了更重的思量啊，故乡……”

你饶有兴趣地蹲下看地里的绿色生长，当听说这是花生、因开花落土结果而叫“落花生”时，你不相信地叫了：真的吗？花生是这样的，我第一次看到。

对什么都表现出孩子似的无知和好奇，并充满喜爱，这就是你。你抚摸着花生的绿叶，无限怜爱，我看到一种浓厚的乡情在泥土里茂盛地生长。

回去的路上，你脱下鞋，光着脚走了一段田间小路，以足底亲吻泥土，我又看到知青女友从初夏中走来。不，这就是你，你走在外婆的澎湖湾，感觉之好不亚于走在香榭丽舍大街。

也许太忘情山水、沉浸梦境，你一不留神滑倒在苔藓山道，我上去拉起你，但并没有进一步予以抚慰，就像对当年知青女友那样。让你一跤摔个明白吧，这是在故乡的疼记忆。

真不愿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我们站下来，慢慢品味身边的一切。从茂林修竹过滤的阳光，洒下如网的光斑，把我们紧紧网络，浑然一体。幸福是短暂的、也是极致的，虽然我们不能共欢床第，却也同衾天地。“它不狭小，充分容纳我们的世界；它不短暂，永久延续我们的人生。”

——在共同的时空中，我们心心相印。舱顶仿佛悬崖，江涛仿佛山泉；你的秀发是悬崖上披拂的茑萝，你的话语是山泉里跳动的水花。我们的情绪很好，忘掉了本身的社会角色，忘掉了两人之外的一切，在空旷无人的原野亲密交谈，窃窃私语。

二十年后的相会，我曾因不能同上青城山而沮丧，此刻遗憾全释。景区一沟，浓缩了天府之国的精华，圆满了天府遗梦。这样的选择很完美，达到了想象的境界，我为自己感动。如果说尚有欠缺，那是因为你的羞涩，从没听到你呼喊过我——而你的芳名被我无数次呼唤。

这时我魔术似地拿出香蕉来，让你补充能量，品味这片山野不能生长的果实，以继续下山的路程。时间在我的掌控中，像上次那样的特立独行。“三时差五秒，我们大步流星跨上等待的客车。人们心悦诚服，说我们比《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英国绅士弗格和印度少妇爱欧达还要准时。”

我们回到瀑布，登上三重门。那里守候着两棵“鸳鸯树”，竟是你们的国树——枫，叶片青绿，没有秋冬时的红艳。你知道吗？我家门的钥匙串一直以来就用你所赠，上面有一枚红枫叶。我们男左女右，双双背倚这并蒂连理，默默对视一会，以完成某种仪式。接下来要走一段烈日当午的公路才能回到出发地，我不会让你受苦，给先期回去的他们打了电话。

兄弟远远地把车开过来了，白色的桑塔纳越野车，像是迎亲。

一切都尽善尽美。

你是沐浴后换上早晨的一身紫罗兰装前来共进午餐的，光彩照人，额际间有聪慧。之后，我们去寨子兴致勃勃观看了土家舞蹈，与众同乐。然后回城，还顺道参观了一座古老的村庄，传说这里与知音故事有关。

阿林把你在依恋的祖国大地上款款漫步的形象拍摄不少，有的场景是我们在车上所讲民间笑话的形象再现，比如让你在花雕木门前迈一条美腿到门坎上，让"一目了然"的另一只眼掩在门框背后，以这种媒婆设计的方式应对男方的上门相亲。你笑个不停，假戏真做，仍百依百顺地按照几位"大导演"的指示摆出姿势，实际也是心甘情愿地溶合于古朴的环境氛围中，让数码相机留驻这最后的时光。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和你坐在一座刻有"嘉庆廿二年"的大石碾上，或相向倾诉，或相背远望，时间和空间，历史和现实，白云苍狗，地老天荒，定格了我们的一世沧桑。

分别的时候，你和晓魅拥抱了。夜幕降临在我们各自栖息的这座城市，又是咫尺天涯。

18

今年伊始，也就是壬辰龙年正月十五之前，我鬼使神差梦游般地去了中国北极，决定去的那天凌晨在哈尔滨给你发过一个邮件，有一种绝笔的心境。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去了，我在黑龙江边捧着《天府遗梦——与你同行二十年祭》样书与冰雕合影，以冰雪见证友情的圣洁，并在书上盖了漠河的邮戳。你一定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这是我在我们的"二十年"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南下返回时顺道到了天津、河北和山西。离开太原还有半天，朋友突然说到一个陌生的名字：蒙山，并提议我们去看看那里的大佛。就是在登山路上，我们认识了 90 后女大学生"小它"。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奇妙的邂逅。各自回去后，我们有些网上交流。看了她的作品，我深感自己的眼力不错：她的确是优秀的，假以时日必将脱颖而出，若稍加修饰自然光彩照人。于是想象遥远的灰色天空下的蒙山，一个有着苦难经历的她、一个敢于独自寻觅的她，在我的心中隐隐耸起了一尊玉观音。

整个龙年我都笼罩着一种情绪，我把《与你同行》传给了小它：我的和你的两个版本。她的读后感写得好极了，说一开始读完我的就有感觉了，"像是在等待行将圆满的月亮完全的呈现在眼前"；看到你的，"我就知道指尖已经开始痒了，流淌在心底的那份冥冥因了对文字的喜欢，借着与你同行的美丽与遗憾，有了归属。"

你不是说过想重上青城山看看那个叫"赵青"的女孩吗？这个小它跟那女孩一般年纪，冰雪聪明，既然未能见到赵青，也可以通过小它而想象她的模样。这二十年，婴儿长成了少女，我们由青年变成中老年。而小它代替赵青的出现好像也是上帝的安排，让她参与我们的相会很有意味。看看这位 90 后的孩子怎么看待我们的故事，如果能文学地表现，不也可以丰富整个文本使之更有青春活力与现代气息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又陷于重重的亲情纠缠中，我不愿向你争夺时间。再说也是事务缠身——接待事后执意而来的小它，让这个苦难的孩子享受"未曾有过"的父爱。

“6·1”据说是北美西方社会没有的节日，这一天中国的孩子们很幸福。就在你熟睡着的时候，我竟“在美梦（对你不忌讳地说是春梦）中惊醒！”干脆起来跟你写信：“你知道我多么想念着你，你在身边，却如天涯，你在天涯，也在身边。还会给我一次机会吗？”邮件发出是五时整。与此同时，小它正从太原至江城的列车上风尘仆仆地驰来。

这是文学之旅，小它的写作状态慢慢进入佳境。那天早晨，她还在熟睡时，我读完她的未完初稿后写道：“你纯洁的眼睛像水洗涤了我的灵魂……”天亮时她接到老师的电话：必须回校，一切都戛然而止。离开之前，小它最大的愿望还是要见你一面。你答应了，并且安排在离火车站更近的区域，于是我们有了这“二十年”的第三次会见。

来时雨，去时雨，心空何时晴。我们的见面又在风雨桥上，那是一座巨大的人行天桥。先是小它跑上去和你有冲击力地拥抱，接着是我钻到你的伞下。而她拖着箱包随后跟着，看到我们相亲相爱的背影。

在吧厅里坐下，你把早已准备的一串项链亲手挂上小它的颈项，像母亲对出嫁的女儿那样慈祥。小它说，伯伯也送了我项链，幸福地接受着双重的宠爱。我们为什么又一次不约而同地想到一起？莫非天意。这时，我猛然想到在青城山抱过的那个襁褓中的女孩，她长大了，就在我们身边。冥冥中觉得，小它，就是我们二十年前那场相爱所诞生的孩子啊！

——你被满屋的女人包围，而我只能退避出去。过了一会，你出来了，说主人央求我们给娃取个名字。我们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郑重，离开喧闹走向黄桷树。我们对着雨中的青山思考，这个幼小的女孩长大之后，也许山里的闭塞落后会结束而走向现代文明，但她永远会葆其大山的天生丽质。

坦然地对视着你的眼睛，我很欣慰，为自己市俗之上的高尚，也为自己对你及她人始终如一的尊重。

你安排好了践行的午餐，跟小它融洽地交谈着。小它说过，她和阿姨你有很多相同的爱好。如果加上与伯伯我相同的文学爱好，那她就是继承综合我们两人的优长和个性了。小它的这辈子还没承受到如此浓厚的抚爱，她的经历和感受很多，也许远远超过我们所提供的。

这是一个意念中的“三口之家”，精神世界的组合，我们团圆在今天，家门清风，其乐融融。相聚在王府井酒店，也不知是否你的特意安排，不过此王非彼王。酒席丰盛，情意浓郁。最后我们照了两张“全家福”，一是我俩把小它拥在中间，一是她站上一级台阶以双臂搂着我俩，孩子似地笑着，这是她最后的表达：感谢生活，感谢生命！

她走了。你也要走了。

19

其实这次相会中还有一些内容没有记述，为行文的简洁、也为对现实的超脱，我作了舍弃，以不损害文本的完美。作为必须的仪程，我们还进行书籍等等的交接，让你寄给我的印章、卵石等重新回归你，伴你终生。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如果场面因不是我所安排或缺乏诗意，就不愿展开记述。

但是，2012年的6月8日，夏日里的“陆芭”，作为最后的记忆，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

这是全国高考的第二天，在你姐家附近的轻轨车站，墙上贴着关于高考英语听力期间轻轨一号线停运的公告。以此为背景，我让持一束红玫瑰的你留影，纪念这特定的时刻。二十斯年，白驹过隙。你安排的这次见面十分隆重，但过于短暂，我们没有长谈，明天你就要走了，有很多事情要办。

望着绿波充溢的汉水，你说，在“我们那里”没有这宽阔的河，只有很大的湖。眼里已流露出对远方的思念。汉水上游是你的祖籍，下游是你生活过的家和亲人，你还是要远离再远离，回到北美去。尽管有某些不甘和失落，你的根已扎在了那里，那里有你的家人和子孙，你将终老于大洋彼岸，变成墓碑和泥土。

时光在迅速地流逝。时间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间是个极限。

有些设想未能实现，结局总是遗憾的。值得欣慰的是，跟上次回国时一样，你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知道更多。我有太多的爱，也有太多的恨；不能说我有多少成就，但有着足够的充实，为什么让自己活得很累？苦心孤诣地凭着良知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二十年，是我们人生中最有作为的二十年，也是我们共同思念的二十年，它因那个美好的夏日为开端而布满锦绣，也因这个美好的夏日作结束而充满缺憾。

——多么想重新开始这一段旅途人生，多么想重新度过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

回顾历程，万水千山总是情。我们相看两不厌，你有山的妩媚、水的柔美。我无法遗忘与你并肩走过的每一条山径、每一道水流，也不能遗忘我们身边流过的每一个夜晚、每一个早晨。二十二天，时间并不短暂，一季庄稼应该成熟，一度花期应该盛开。

——你把我的手放在唇上，我把你的发捧在手中，千言万语，滔滔江流。
想通了，想透了。从这蜜月般的理想中回到现实中去吧，让生活任意地冲激我们，改变我们，创造我们或扼制我们。不管往后怎样，爱是不能忘记的。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二天?这样的机会对谁也不多，也许终生只有一次。”人生又有几个二十年？这样的人生，因你我的情缘附丽而无比精彩。

“你是我在这里最放不下的人，你知道的！”看到你欲哭无泪，眼里灼热，我也一样难受……那首“投入地爱一次”是怎么唱的？哦，投入蓝天，你就是白云，投入白云，你就是细雨。“在共同的目光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十年后的凝眸，四目相对，我们还能读懂对方，深爱彼此，眼里包含着不负此生的真诚，和不负对方、不负他人的坦荡。

最后地挥手。你几次回头，娇小的身影踅进小区的大门，高高的栅栏已遮住了你的脸，依然看到你手臂在挥动，且行且舞，消失在斜阳中——像溺水者那样被时光的河流冲走。

为什么圆满的结局留下的总是凄婉的背影？

“我样样都记得，你的气息、你夏天一般的味道、你紧贴着我身上的皮肤的手感，还有在我爱着你时你说悄悄话的声音……”这是《廊桥遗梦》里的句子。你说过，“若说相知，

我们不输知音传说。我想是你给了我这份自信。”我想说，若说相恋，我们不逊“廊桥”佳话，也是你给了我这份自豪。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仅仅是东方和西方吗？仅仅是活着和死去吗？可以告诉世人的是，我们的故事无与伦比，已然跨越东方和西方，并且不仅因为我们活着而生动，还将因为我们死去而隽永。面对夕阳就像面对朝阳一样，我们的态度是既珍惜又不沉迷，挽留的是吉光片羽，享受的是两情相悦。

20

在即将分别也许是永别的前夜和凌晨，我们多想长谈，泡泡电话粥啊——那是最后的时刻。但是，你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离开我之后你还要与亲人话别，我几次打消了拨动号码的念头，劝阻自己不再发生什么。出乎意料的是，知道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阿林竟连夜从江南赶到江北，把为你精心制作的照片送达：一身紫罗兰装的你以瀑布以撑开的蓝底白花竹骨伞为背景在溪边的留影，定格了你本命年永远的美丽和忧伤。连你也惊叹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美”过，你无限感激，向阿林赠送了从加拿大带回的巧克力。并再也抑制不住地向姐姐展示了照片，同时公开了我们二十年的故事……姐姐陪你流泪，她不相信这世上会有如此真情故事，第一次惊异地看着自己为情而伤的妹妹……

知道吗？这照片是用现代科技装裱的，可以保存一百年！我对阿林说过，用得着那么长时间吗？五十年就够了。相信你会很好地保存到生命的终结。谁也不知道，你的内心还有多苦。总是不愿“伤害”丈夫，这张精美的包含忆念的照片你可能不会摆在家中，甚至带回去都成为问题——我理解，你这是在追求另一份完美。

此行，你索性专门配置了一只手机，这个手机号只有我知道，并且仅仅使用半月就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我很快地记住了它，13554465625。在此公布无妨，因为再有人拨打它的时候，将永远是空号或无法接通。我把最后一次使用它的权利给了小它，于是，已经回去的她在校园深夜，向你遥祝一路顺风。

想想当年我们不曾拥有现代的通讯工具，联系多不容易，只有借助鸿雁传书，这也正好成就了我们的文字，留下了那些书信。但很多感觉“锦书难托”，现代通信给我们便捷的情感交流，然而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语言是不能像文字那样存留痕迹的。

还是看看我们留在网上的最后文字吧：

“早上好！姑娘。早醒了，担心打扰你，没好意思打电话……”

“昨夜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眠。或许是心灵感应，或许是你醒来后的一句早上好叫醒了我，今晨也很早醒来，看过时间，那是五点三十八分。姐疼惜地对我说：再睡会儿吧，你这是在折磨自己。 同样是怕打扰你，我没好惊动你，静静地躺在床上直到听到你的电话……”

这天是 6 月 9 日，“16：31”你居然还在网上发来呼唤：

“上海浦东机场飞往多伦多的飞机已经徐徐进站，登机时间已到。

在离开国土的最后时刻向你作最后的告别……

在没有我的日子里，请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自己。别忘了我们还有约定。。。”

这个约定是三十年后我们重上青城山吗？怎么你在机场还能发邮件？几乎与此同时，也就是 6 月 9 日 17：20，我回复道：

“……你起飞了吗？云山万重。洋隔彼岸。

此时我正在接小魅的电话，她说在为我们两个人的故事而感动……

我们还会相见吗？那最好还是像现在这样‘年轻’的时候，我不愿以老态龙钟的样子破坏我们全程的完美，若是那样，则相见不如怀念……”

此刻，我的泪眼模糊了，你的身影呢——也模糊了。

（初稿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

花开的声音（序一）

晓魅

梦里出现的人，醒来时就该去见他。生活真的这么简单吗？２０年了，他们梦见过对方多少次？醒来时却依然两眼茫茫。

五月了，正是花开的季节，小区的香樟树散发出迷人的气息，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理不出头绪。

她要来了，在他们相识的２０年后，是她梦见他了？还是他们的约定？

她从加拿大回来了。我想找个人陪着她，这样她会感觉轻松些，也算是给我们做个见证吧。他在手机那头小声地说。

天啦，我还是有点晕。那是他们的约会，要我这个电灯泡干嘛？电脑里存放着那小夜曲般醉人的《与你同行》长篇散文，两个版本，他的和她的。那是他们的故事，是他为她画的素描，是她给他留下的永远美丽。我的梦都还没醒，现在却要走进他们的梦？真的需要我见证吗？我的见证会不会碎了谁的梦？

一整天纠结在去与不去之间，仿佛幽会的是我的情人，让我如此难以抉择。

五月的天，不冷不热。窗外，整片的绿色映入眼帘，广玉兰正在孕育着她的花骨朵儿，等待着怒放的时刻。“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那还成个什么世界？”呵，这是郭沫若的诗呢！——去了！出发！让我看一看真的爱！

琴台。他还真会找地方。

一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引得无数文人骚客追忆感怀、泼墨飘香，只为追寻生命中的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他却约定在这里，想必也是精心挑选的。这符合他的性格：细心、周密。

顺着琴声往里走，过印心石屋，进琴园，浓荫密布，我看见了他。穿一件红白黑相兼的格子衬衣，分明想显得更年轻而有活力。在他几步远的地方，绿色琉璃瓦的小亭特别醒目，红圆柱子间一袭黑衣黑裤的女子正凝神遥想，黑发披肩——那定是她了？“江风撩起你的黑发，扇在我的脸上，柔情地抚慰我。”《与你同行》中，他曾这样深情而痛惜地看着她。此刻的她，一个人想起了什么？是他们围炉而坐猜谜语，还是牵手在那狭小的山洞中？

突然间木讷起来，伸手，握手，问好，不知下一句该说什么。

想象中，他们至少应该是肩并肩的，风景在她眼里只是他，风景在他眼里也应该只是她。

这真不是我心目中的约会。

出琴园，往高山流水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里有这样一段话：“古琴决不是如同金庸武侠小说里成名于江湖的秘密武器，而是文人雅士在都市灵魂遭遇中焕发出的一种高雅乐器，其中不乏悲欢离合，浸透了生命与鲜血。”突然间想，他们这２０年的情与爱，如用古琴演绎，会是怎样一种深沉的鸣咽？人相望，情相思，心相守。

馆对面有一方五尺来高的方形基座，四周石壁为清代浮雕，刻画出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惟妙惟肖。基座正中立一石碑，刻有“琴台”二字，相传为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所书。他提议在这里合影，正好将门额的“高山流水”四字尽收画面。

也许因为有不熟悉的我们在场，她惊讶地叫了一声，却依然顺从，那一低头的羞涩竟涨红了脸，在阳光下清清楚楚。这是一个快知天命的女子么？如此不可思议的纯真。

２０年前同行时，他是一个崇尚自由、小有成就的作家，正直、虔诚、深情、理智；她是一个年轻美丽、充满文艺气质的女子，善良、活泼、热情、清澈。

２０年了，时光老去，但时光从来没有欺骗过人们。努力的他收获着成功，而她依旧清纯如故，只是多了一些初次见面时的矜持，或许，连这份矜持也是原本就有的。

琴台是一幅经典构图。他住这里，写过这里，哪一块山山水水不了然于胸？以琴台为背景，第一张合影就不动声色地表明心迹。我们只是陪衬，他才是真的总导演啊。

有他作伴，她很放松。我不敢惊扰那份默契，小心地与他们保持距离，无论从语言还是肢体。心却在紧紧相随：她从遥远的加拿大飞回来，只为一个承诺，还会有谁能给她这个动力？赛尔乔•莱翁说："当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厌倦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想到你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生活着，存在着，我就愿意忍受一切。"２０年，他不是她的丈夫，她不是他的妻子，远隔重洋，是什么让他们愿意忍受一切？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让他们如此眷恋？

在湖边客舍吃罢晚饭，沿着他早就安排好的路线转悠。后来我才知道，不仅仅是这天，连着以后的行程，包括交通、就餐、住宿、人员，他都做了精心准备，比外事接待还仔细，就差一份书面的活动安排表了。

天渐暗下来，大剧院和音乐厅的灯光在夜色里分外妩媚。

湖面的荷叶楚楚可人，她喜欢闻荷的清香，很陶醉，不知是因身边的这个男人还是因这暧昧的夜色。没有风，花香仍是执着，淡淡萦绕。

夜在湖边分外温柔，她靠着栈桥栏杆，偶然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她是惬意的，是娴静的。此刻，夜色、花香、女人，皆如潭水。

看着她柔美温婉的剪影，一时记忆全都复活，我开始在她面前滔滔不绝：县志里曾经记载过的八景，其中就有荷风曲溆。

他与我俩持一定的距离，有时在前面，有时落在后面，好像约会的是我和她。噢，这该死的感情，让他这般谨慎，往前一步怕拘束，退后一步又怕冷落了？

这傻傻的呵护，带着揣测，一点小心、一点不安、一点慌乱，与黄昏前在琴台时竟不同了，都是夜色惹的祸？

一路如此，我和她并排而行，而他，一直若即若离，就像２０年来他们共同保持的那种姿态：守候，静等花开。

那边就是汉水。光影里，他脚步匆匆，为不能陪她多看一眼而似有歉意。顺着汉水可以走到他的家，他还要带她到家里看看，时间不允许情感发醇，“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思念在半空里生生被截断。

对于他的安排，她一如先前，侧侧低头，浅浅一笑，不反驳不质疑，信任而顺从。是的，总有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做另一个人的傻瓜。

一路上我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难道我错了？他不避我，让我们做他们的见证者；也不避家人，大大方方地邀她登门；更不避世俗，二十年前《与你同行》散文发表，二十年后又将出书作祭。他是在效仿一代经学大师朱彝尊？——“宁拼两庑冷猪肉，不删风怀二百韵。”

开门，开灯，进客厅，过餐厅，直捣黄龙到书房。

我把自己塞到一个最不能打扰他们的角落里，翻书、再翻书，这不是我的夜。

噢！她发出惊叹。所有关于她的记忆不只存在于他的脑海，书桌上除了照片、书籍和收藏，还有她的余香——他们往来的信件、电子邮件打印稿、共同的书籍、甚至曾经的电影票、门票……天啦，这个男人，从来没有让思念空闲过。

她坐在他的座椅里，即使惊叹后仍如莲花般寂静开放，像林徽因在深夜里听到了徐志摩的乐声:“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她懂得，但她怎能应和？她是我们刚走过的那湾湖水，有荷的清香，有夜的沉静，即使兴起微澜，也被满湖荷叶遮住，掩在夜色里。她平和地翻阅资料，

触摸他现实的生活，偶尔发出小女生般的赞叹，敬重他的成就。夜像个警察站在窗外，一切都只在眼神里交流，无声胜过千言万语，笑也云淡风轻。

这一刻，杀我自己的心都有。我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坐在这里窥视一个男人的深情和一个女人的无奈？即使在最不显眼的角落，我也感觉到自己的突兀和别扭。这恼人的安排！

白天与夜晚确有不同，开阔与狭小亦别有天地。从湖边到他的书房，经历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我却分明看到悲意爬满了房间，在夜里丝丝入扣。这悲是因了情的深沉、情的压抑、情的结局。“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那还成个什么世界？”我是准备看一场慑人的美丽的，却在这夜里撩开了悲切的哀怨，聚如短尺，相视也匆匆。２０年的不了情，融在她环视所有、面对所有的苦笑和低叹中。

感情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停留。他将他这些年的积累一一拿出，像极了一个学生在等待老师检查功课。

她是了解他的，她与他一样，有着诗人的敏感。不同的是他还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让他在自己的领域走得更远更昂然。

空间也没那么逼仄了。灯光下，她的影子随着他翻阅的手在摇曳。哦，那是什么？——云破月来花弄影。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电话两度叫醒了我的梦。第一次迷迷糊糊向客厅走去，抓起手机。雨哗啦啦狂泻，五月的天全没有妩媚的气息，在窗外稀里哗啦的吓人。被爱冲昏了头，可怜的人也不知道一晚上睡了没。我有点口齿不清，眯着眼睛一头又扑到床上。

第二次电话又来，和雨点一样地急。我以最快速度洗漱完毕，背上昨晚就整理好的行李，撑着伞冲出家门。

２０年后的山行，由我们来见证。前面司机、摄影师，后排左他右我。嘿嘿，中间是为她准备的——这个随时随时地都在用心的男人。

我不停地道歉，为猜错了他不可阻挡的决心。他给她打电话了吗？她也对这次约会风雨无阻吗？

啯，约定就约定、坚守就坚守呗。这天气对平日里上下班的人来说是恶劣的，对他而言，风雨更有情。听口气，他是没跟她打电话了，他相信她一定会等他。不像我，看着天气不对就要撤退。

……车在雨中稳稳停下，他急切地拉开车门就下。还没等我们说声：小心后面！他已站在车流之中。

隔着车窗玻璃，我紧张地看着。车在他身旁呼啸而过，溅起一地雨水。他撑着伞，浑然不觉，只朝着要去的方向。他的眼里似没有自己，没有旁人，只想着昨日才见的她，是相思便要执着相寻，用情的人从不在乎别人。

等待中，翻看“与你同行”那年的日记。这些只属于他俩的隐秘文字，全在这里，我读不懂它们语句背后的省略。“一路上渠水横流；与她同座，也很惬意。”“一路与她谈笑不止……为愉快之一天。山好、水好、树好、人好。”“晚在院内转转，与她数次接谈，真有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味道。”“一路谈笑不止，打谜、编谜，即兴发挥。半轮月华在路两边跳跃。四川的蟋蟀与蛙鸣声调各有不同。此景难忘，此情难忘。”“难熬的最后一夜。伊亦早早来到７室。瘦得只剩下一双眼睛。”

雨兀自无情地下着，我沉浸在他们往昔的欢娱和相思中，在日记里她的称呼由医生变成了“她”，再变成秋水伊人的“伊”……２０多天的相伴，化作２０年来的相思和相知。

来了！从后视镜里发现了他们。

一把伞，两个人，越来越近。是谁的心在颤抖？是谁握伞的手在倾斜？开门，上车，栀子花，巧克力，一路欢笑一路歌。不是２０年前的山，却依旧是２０年前的人。

烟雨蒙蒙，青山绿水中有雾浓淡相宜的袅袅，轻盈、别致、灵性、妙曼。雨，将锦里沟洗涤得水灵灵、油绿绿的。雨，淅淅沥沥，远离城市的喧嚣后，雨声显得分外清脆，像要敲打着什么，表达出什么，又像在陶醉着什么。

赏月楼里，透过毫无遮拦的窗棂，看缠绵的雨雾摩挲着层层叠翠的山峰。一方桌，五张椅，和风细雨话平生。

山水最让人寄情了，何况是雨中的山水，朦胧——更让人怜惜。他站着，张口却道："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时，还来就菊花。"我在心里接着后面那句，却不敢说出来。待到重阳时，他们早就一个天涯一个海角了。孟浩然逍逍遥遥的农家乐，被他在此时此景道出，竟添了些不合时宜的伤感来。

我更惊讶于他的古今穿越。"开轩"倒是真的，"场圃"难道是指我们眼前的湖水？"桑麻"是那２０年不断的情吗？ 剪不断，理还乱？

酒准备的是王朝９２干红，正是他们相遇的年份——９２年。他是真的用心了。

她却礼貌地婉拒，侧着身子捂紧酒杯。刚才还在车上给我们讲北美没有历史文化的她，此刻对着水墨丹青般的山峦湖水，全忘了酒的历史和文化，忽略了国人喜欢在特殊环境时对酒赋予一种情感内涵。她是不想在我们面前失态还是不想给他更多的机会？抑或真的如她所说对酒精过敏？

这是20年后相逢的隆重仪式。亭台楼阁上，春雨淅沥中，面湖，隐约遥峰，有情有意有景致，有酒有朋有佳人。不得不佩服他活动安排之细腻，细腻到对就餐环境的构图都考虑周全，不做导演太可惜了！

虽不劝酒，却相聊甚欢。她骨子里的文艺细胞此时此地恣意裂开，享受冲击和爆发的快感。是的，语言是会让人着迷的。看得出来，毕竟她长时间没有机会说母语，每次开口，她都小心斟酌，谴词造句，以至每次她的话语都特别精致，更显优雅。

这是一个让文艺害苦了的女人。她陶醉在自己想象的氛围里，陶醉在他精心设置的诗情画意是中：九曲流觞、琴酒诗乐，歌尽桃花扇底风。在异国应该没有享受过这般古典情趣的餐宴的，这种情趣是他的设计，也是投她所好。她不止一次地赞叹：太好了！也不止一次地感谢：太盛情了！

山水有情，诗意不减。

雨仍在下，大家回宾馆休息，不管那雨下个天老地荒。

和她共处一室，我知道自己有任务，他交待的，她同意的。访谈开始。

不知道怎么开头，这其实是一个令人棘手的话题。在没见到她之前，她在《与你同行》里，相见不如怀念。真见到了，喜欢她那浅浅的笑、淡淡的羞涩，还有那极真诚的礼貌，我才发现，这个话题对这如此优雅的女人来说是那样残忍。

他要出一本关于你们俩的书，你同意了？谨讟许久，终于提问。

他要这样做，就让他做吧。语调缓和，像母亲护着孩子般慈爱。

没有顾忌？她是懂我的意思的。这是个难堪的提问，再纯净的感情也绕不过世俗的眼光。

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知己……看她迟疑，我抢着说：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尊重我们。

我们并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坐在床沿的她，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之间没有性别的差异，没有禁忌，无话不谈。我跟他在一起……她顿了一下，努力搜索什

么词，然后抬头看看床头镜子中的自己，认真而向往地说道：我跟他在一起，有一种交流的愉悦。是的，她笑了一下：有时候不说话都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不说话都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是说三毛吗？只有和荷西在一起才可以静静地坐在撒哈拉沙漠看日出日落；是说徐志摩吗？只有和林徽因在一起才可以让自己的灵魂真正的释放；或者是说贯休：不知天地间，知者复是谁？

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我抱歉地笑退。出房间站在天井处，看雨落在一楼的雨池中，盛开成雨花又瞬间消失在水里。对着电话那边的他，我兀地冒出一句：我们也是朋友吧……

雨线如帘一直垂到水池，溜溜地顺滑下去，分不清是雨还是水。它们也是愉悦的，它们的交流，就是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

推门，进房，她安静地靠在床头，半躺着捧着《与你同行》样书在校读，枕边安放的桅子花香味氤氲。这是一幅画吗？我从没要求过你给我／你的一生／如果能在开满了栀子花的山坡上／与你相遇／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那么，再长久的一生／不也就只是／就只是／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

……

夜浓了，雨淡了。像雨像雾，适合暧昧。我们一行走出房间，邀月楼和赏月楼被远远地拉在身后。湖水伸向夜里，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山草掩映的台阶深处，自然，无需解释。我靠在栈桥的扶手上想着她的话：我和他有一种交流的愉悦。

朱彝尊给心爱的女人写过这样一首词：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这是沉到心底的悲哀和无奈：共在一条船上，无法传情，却只能各自听雨数相思。现在的他们同处一楼，比邻而居，拥有同一个天井，也只能各听一夜春雨。她的身边是我，不是他。天下有比这更无奈的事吗？

可怜天有意，雨后乍晴。

山里的早晨跟城市就是不一样。窗外的溪声特别清亮，远处的鸟叫则显得犹为空旷。远山含黛，山坡竹林翠绿，被雨洗刷后的清新直入心底。

我是晚起的鸟儿，房间里早就没了她的踪影，住在隔壁的他和住在一楼的他们也都到云雾深处了。顺着勤奋鸟儿的指引，我径直来到明月桥。

他总是会选地方。明月桥下乱石野趣，人工瀑布也有几分天然之意。在这大雨洗刷后的山沟，阳光、花香、清风入怀，一场蓄谋已久的摄影活动拉开帷幕。主角是她，一袭深紫色短裙配紫色高跟鞋，白皙的皮肤在太阳下愈发水嫩，令我等之辈羡慕得抓狂。配角是他，白底红格衬衣，特精神。剧务人员是剩下的我们仨。

他竟拿出一柄竹骨伞，撑开，递过去。碎碎的蓝花瞬间将镜头拉至妩媚江南，娇柔心动。他伸出手，以桥寓意，以瀑布为背景，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四目相对。巨石上两个人，牵手之时是凝望。瀑布前，他们离得那么近，灵犀通，两心知，只相望，不能语，仿佛江山千载恨，装下的只有生死二人心。

我蹲在岩石上，拿反光板仔细调整角度，心却读着水中的凉意。我是不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总是看到悲意尾随着欢乐上演，一点点侵入，让人心碎。这短暂的相会，随时随地都在惊恐离别。这反光板聚着的缕缕阳光，稍不留神就会消失殆尽。

他又拿出一根短竹。我正诧异，他竟将它横放在唇边，想做江南丝竹高手，有桥下吹笛少年，配石上顾盼佳人。她则不语，低低暗笑，由着他决断。这是一种习惯的信任，即使他坚持用那根竹节做道具，她也会欣然同意，配合上演一场才子佳人的洞箫横吹。

也好，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

在我们的笑声中，他终究舍弃了道具，走到我们这边，指点她摆弄姿势。

她是完全的主角了，受三个大男人和一个小女子的摆布，一时间有点不自然。她又是顺从的，不表示反对，依着我们一会儿侧身一会儿回眸，一会儿扭腰肢一会儿收下颌，充分展示对我们工作的尊重。即使在发表意见时，也是弱弱地问：我可以这样吗？

这片空旷的场地似乎专为我们这班摄影组而设，不用清场，不用选景，每一个镜头都有风景，每一处画面都是净地。有痴心的他，有殷勤的朋友，阳光怜人，风送花香。这愉悦的春日清晨，又会让她回首缅怀多久呢？

向云山深处进发，好像是回溯历史。

野山之沟，一路湖水、小溪相伴，做尽了水的文章。沿山路怪石嶙峋、树木葱郁。大雨将石径冲洗得干干净净，阳光努力拨开浓荫，把树叶照得绿闪闪。沿路的我们，恣意、自在，无拘无束。

野山沟的宣传策划有他的参与，小折页上的宣传词是抒情诗，也是他的得意之笔。昨晚在他书房里呈现的是大作，现在亮出的则是雕虫小技。

轮到她进入角色了，在一块平缓地段仔细揣摩着小折页，又撩动了她的文艺情怀。先是小声诵读，继而沉思，而后再读，与他低声讨论。这会儿他是老师，她成为学生了。

我们跟了上去，山谷里回响她清溪般的声音：说你坚韧，那是岩石的不屈……

她有些激动，抑制不住对他的敬佩。这是生活在两个不同圈子里的相似人，偶尔交织，必有一个首先臣服。她臣服，是因为真的喜欢文学，没有半点矫情。也许她的圈子里没有这般融洽的氛围，所以她更爱这惬意的交流。在风雨之中思索，在山水之间吟诵，有知己相伴，抚杖高歌，有空谷回应，鸟语花香，是快意人生更是诗意人生，也许正是她梦里人生。

我也朗诵，却是抬头挺胸雄纠纠气昂昂般：说你激情，那是水流的湍急……呵呵，我气太盛，做不了她那如水柔情。

且向山行，一路起伏，过了一山又一山。他们总在前面，年长的脚年轻的心。

上陡坡，听到哗拉哗拉倾泻的水声。坡越陡，水声越近，凉意渐起。待到高处向下望，眼前一亮，嗬，好大一个飞来瀑！好大一片清凉地！

瀑布下，一块巨石挺立，任水从天而降猛烈冲击，不躲不闪，化成傲然形象。她面对瀑布，看流水击石任情思驰骋。他坐在她不远处的石凳上，不回头不惊扰，隔空闻音，默默守护。

我们下了缓坡，各自坐下，一行五人又聚在了一起。她找我要了笔和纸，坐在稍远处，陷入了她的诗意构思。

我很好奇，想问，他说过可以问她任何问题，可这又好像不很礼貌。犹豫再三，终于忍住。

他们又要出发了，向更高地。我跟着上了一段坡，看看那块清凉地，再看看那条未知路，退了吧，白云深处有他们就够了。

山坡上，一片一片的茶树在阳光下闪着绿油油的亮光，沿路有紫色的、蓝色的、粉色的小花活泼泼地自由舒展。

殊途同归，他们回来了。他描述山顶梯田、唯一的留守人家，半怜爱半取笑她的牛羊不识、落花生不知。她小声地辩解，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到实际年龄，那神态就像青梅竹马时，坦诚而纯洁。

回房小憩，用完午餐后就要告别这里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她站在瀑布前的画面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太想知道她究竟想到了什么、写了些什么。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什么神来之笔的瀑布，可为什么她可以沉思那么久？难道２０年前他们曾遇到过同样的瀑布？没有，日记里似乎没有提到过。

提问是需要勇气的，还有感情和技巧。

交流几句，我小小得意，趁机抛出憋屈了半天的问题：在瀑布前待了好久，你肯定想起了什么吧？

噢。她一低头，应该是组织了一下语言接着说：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它们历经千山万水，穿越那么多的丛林沟壑？她虽侧着身子，我仍能感觉

到她因动情而眼睛潮湿。停了一下，她坚定而缓慢地说：我想到了我们的感情，也是这样，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

没有再说下去。我也再没有勇气接下去问了。我们都是感性的女人，能察觉到对方悲切的气场在渐渐弥漫。

２０年来，刻骨铭心。那份纯洁、坦荡，仿佛人间梦境；那些理智、约定，从来就心心相印。她是他的女神，他是她的英雄。而这神圣的情感，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玛格丽特·杜拉斯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当体察到生活的忧伤时，他们中的一个人在世界的另一边、在只能给予温暖和希望的黑夜里。珍重这份感情，同时热爱自己家人，让自己的坚守和成就鼓励另一个人，这就是他们坚强不渝的情。

瀑布前的凝思，岩石上的守护。他懂她那时的心吗？懂的，应该懂的，他在听她心跳的声音。不懂的是我们，所以傻傻地问。我心子所达，子心我所知。情到这份上，便是永久。我还能说什么？

爱没有多难，只要你愿意停下来倾听，听江边浪花的声音，听空中小鸟的声音，听花开的声音，走进彼此心里听心跳的声音。这，就是爱。

别了，弯弯的山路。

车在通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他看着前面，又哼起清早在山沟里的歌：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剑能斩愁……反反复复就那几句，恍惚间老了许多，似乎精魄全留在了山野。我不敢看，咬着嘴唇，这即将到来的离别伤痛，随着他间断的哼唱，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曾在一个美丽而安详的村庄前停留。一溜明清古建筑，石板路、马头墙、古老的石碾、水井，岁月静好，恍若世外桃园。

在长长的小巷处，他又撑开那把江南雨伞递过去。这是又一幅精致的油画了：

撑着油纸伞，独自 / 彷徨在悠长，悠长 / 又寂寥的雨巷， /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 / 结着愁怨的姑娘。

打着蓝花小伞的她从悠长的巷子深处走来，走出了戴望舒的诗意，走出了属于她的温雅、端庄和秀丽。我从镜头里看到的却有几分凄婉，真想大声喊：撑着油纸伞的姑娘，你就是我春天的方向！

每间房子都雕梁画栋，光影拉在木质门窗上斑驳点点。墙壁上没有褪尽的各种标语，见证岁月如梭。屋前檐额上的彩绘更独具特色，有花鸟鱼虫、自然风光，也有渔樵耕读、民间掌故。

我急切地寻找到那知音故事的彩绘。在青苔新绿的一户人家黑瓦石墙上：一叶扁舟间，伯牙端坐抚琴，子期则伫立聆听。这户人家没有住人，叶自飘落，幽阶苔生，显得格外寂寥。千古传说在高墙上兀自享受夕阳。

她一个人寂寂地站在院落前的浓荫下，身后宅门深闭。一片叶落，两处愁绪。

相聚的行程，从知音起，到知音落。故事变成了不老的传说，变成了凝固的建筑，变成了历经风雨的彩绘。

车又启动了，车里已经没有了她。

紧紧拥抱她的时候，我的眼里早就热了。我尚如此，他更如何安放自己？最后的背影消失了。车在夜色里行驶，我和他之间的位置空着，栀子花的香味在车厢里若有若无。

翻着《与你同行》的样书，扉页有他今年伊始在漠河北极村盖的邮戳。我不敢说话，心疼地听他讲着属于他们的故事，遥想冰雪般纯净的情谊。长欲语，欲语又蹉跎！

仓央嘉措似在身边独自呢喃：

我问佛：世间为何有那么多的遗憾？

佛曰：这是一个婆娑世界，婆娑即遗憾。

没有遗憾，给你再多幸福也不会体会快乐。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他们的会见结束了吗？我的任务完成了吗？夜又会将谁带进谁的梦里去呢？

小区的栀子花也开了，一簇簇白色在月光下晶莹柔美。这是春天的尾巴了，谁说我们不能抓住？我蹲下来凑近它，想听听花开的声音。

没有任何事物比情爱的交流更优美动人了。这经典、这极致，其实只有一瞬，便是永恒。

有点小懒

跟儿子的对话

昨天，我在送儿子去会同学时跟他谈到了书，他已经成熟到了很开通很理解妈妈的程度，真让我感到欣慰。

对话如下：

我：XX，你已经长大了。 你觉得你成熟到了什么程度？

儿子：我认为我成熟到了可以理解世界上已有的比较深的概念、观点等。

我：妈妈想跟你说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对你说这件事。可是，今年是妈妈的本命年，听说可能会有不好的事发生。我担心一旦突然有什么不测，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了。

儿子：妈妈，你不会有事的。 你现在的身体这么好。

我：孩子，有些事很难预料的。我不担心我的健康状况，我是怕有车祸。 你看车祸每天都在发生，妈妈每天都要开车上班，说不定的。

儿子：这算遗嘱吗？还有爸爸呢。

我： 哦，你可能误解了。 我绝对相信你爸爸在财物上对你们的照顾。 何况妈妈没有财产，也没有私房钱，不需要在财物上跟你们交代什么。 我有一本书，想让你帮我保存。

儿子：书？

我：嗯，一本书。有一个人送了妈妈一本书，是与妈妈有关的。

儿子：那个人吗？

上次我丈夫知道了我的“与你同行”时，说话没有回避孩子们。那时我还以为他听不懂大人说的中文。事后他没问我也没有特意去关照他。现在看来他大概明白了一些。

我：是的。 但我想对你说，请别想太多了，特别是不要用你这种开放的西方的大脑去胡思乱想。我们之间仅仅是精神上的交流，与性无关。

这里的孩子们很开放。儿子已有两任女友，我不希望他想歪了。

儿子：我理解，我理解。爸爸是一个很不善交流的人，你遇到了一个能够理解你的人，这很正常。

我： 可你爸爸不能理解，而且还很在意。如果他知道，他会很受伤的。我不想让他知道，这才想到要跟你说。

儿子：我很荣幸地听你这么说，这说明你信任我。

我：孩子，我倒是觉得我不该现在就跟你说。可你知道，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家庭朋友，你爸爸也都认识。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这不合适。

儿子： 是的。请你相信我，如果你把书给我，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如果你不希望我看，我也不会看。

我：你又看不懂中文，想看也看不懂。我遗憾地说。

儿子：我已经安排明年学中文。 我现在更有了学中文的动力了。

我：你学的那点中文也会看不懂。 这本书需要相当的中文水平才能看懂。

儿子：真的吗？ 我一定尽量努力。 这本书与你有关？

我：准确地说是与我们有关的事。主要是我们相遇的故事还有一些书信。书里所有的内容都是来自我们的真实的东西。他希望把我们的故事重新编辑后对外发表，并希望我也写写我在国外的生活，可我没有时间。你知道妈妈很忙。

儿子：你写啊。这很好的。

我：妈妈到哪里去写？上班这么忙，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三天假，也没有一刻闲着。

儿子：请一段时间的假，出去度假。

我：出去度假？我哪里有假？就算我有假，不论我到哪里，你爸爸都会时刻关注，你知道的。何况我根本就没有假, 而且还不能在家里写。

不知道是过度重视，还是过度小心，孩子他爹就好象我一出门就会出事似的，历来都是能不让我自己出门就不让。只要他能接送的就接送，除了上班没办法以外。刚开始开高速周末上班时，他不放心，连续来回接送了几个月。我自己出门他比我还着急。有时候感激的同时也感到很无奈。

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里，眼泪忍不住无声地滴落。。。好象是觉得自己很委屈，这么多年来都是为别人活着，为孩子，为家人。

儿子：你可以写了放在电子邮箱里。

我：再说吧。时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能确定安全保存这本书吗？你经常要移动，我担心你搬家时容易丢失。

儿子：相信我，妈。如果你把书给我，我保证永远不会让这本书离开我，无论我到哪里。如果你还不放心，等今年过去了或者你觉得安全的时候我再把书还给你。

我：你不用还给我。将要给你的这本书是给你永久保存的。我还有一本。

儿子：你是说你有两本书？

我：是的，我有两本书。现在放在诊所里。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做到。
儿子：什么事？

我：如果我有什么不测，我希望我保留的那本书随我而去。。。

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里，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儿子：你是说随你入土？

儿子懂事地摸摸我的头，并替我抹泪。

我：是的。这件事我没有别人可以说，只能托付给你。

儿子：妈妈，请放心，我一定做到。我能问个问题吗？儿子试探道。

我：你问吧。

儿子：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我们是在一次公司举办的旅游休养中认识的。。。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跟儿子的对话中泪线不断。。。理解妈妈的他时不时拍拍我的肩，或抚

摸一下妈妈的头，或递上纸巾为妈妈擦泪，给了我许多安慰。说话间，目的地到了。儿子从后座上拿出行李包后又折回到前座来拥着妈妈亲了一下额头。

儿子：妈，我下个月再回来看你。你要好好的。

我：你也要好好的。为妈妈注意安全。。。

儿子：妈，我会的。

车门关上了。欣慰地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轻松了许多。。。

20120227